

性理大全書卷之五十九

歷代

唐虞三代

堯舜

程子曰得天理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堯舜知他幾千年其心至今在○泰山雖高矣絕頂之外無預乎山也唐虞事業自堯舜觀之亦猶一點浮雲過於太虛爾

龜山楊氏曰舜在側微堯舉而試之慎徽五典則五典克從納于百揆則百揆時敘賓于四門則四門穆穆以至



以天下授之而不疑。觀其所施設。舜之所以爲舜。其才其德可謂大矣。宜非深山之中所能久處。而爲舜者當堯未之知。方且飯糗茹草。若將終身。若使今人有才氣者。雖不得時。其能自己其功名之心乎。以此見人必能不爲。然後能有爲也。非有爲之難。其不爲猶難矣。

禹

南軒張氏曰。禹之有天下也。無所與於己。又曰。禹之爲聖。本由學而成。皆其工夫至到者也。

湯文武

程子曰。聖人無過。湯武反之也。其始未必無過。所謂如日

月之食。乃君子之過。○或問高宗之於傳說。文王之於太公。知之素矣。恐民之未信也。故假夢卜以重其事。曰。然則是僞也。聖人無僞。

或問湯之伐桀也。衆以爲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而湯告以必往。是聖人之任者也。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是聖人之清者也。龜山楊氏曰。非也。湯之伐桀。雖其衆有不悅之言。憚勞而已。若夏之人則不然。曰。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故攸徂之民。室家相慶。簞食壺漿。以迎王師。湯雖欲不往。不可得矣。文王之時。紂猶有天下三分之一。民猶以爲君。則文王安得而不

事之。至於武王。而受罔有悛心。賢人君子不爲所殺。則或爲囚奴。或去國。紂之在天下。爲一夫矣。故武王誅之。亦不得已也。由此觀之。湯非樂爲任。而文王非樂爲清也。會逢其適而已。

宣

華陽范氏曰。昔周宣王任賢使能。吉甫征伐於外。而王之。所與處者。張仲孝友也。夫使文武之臣征伐。而左右前後得正良之士。善其君心。則讒言不至。而忠謀見用。此所以能成功也。苟使儉邪之人。從中制之。則雖吉甫無以成其功。宣王能復文武之業。以致中興者。內順治而

外威嚴也

伊尹 傳說

程子曰。伊尹之耕于莘。傳說之築于巖。天下之事。非一一而學之。天下之賢才。非人人而知之也。明其在我者而已。

朱子曰。伊尹是兩截人。方其耕于莘野。若將終身焉。是一截人。及湯三聘。翻然而往。便以天下之重爲己任。是一截人。

總論

程子曰。五帝公天下。故與賢。三王家天下。故與子。論善之

盡則公而與賢。不易之道也。然賢人難得而爭奪興焉。故與子以定萬世。是亦至公之法也。○堯與舜更無優劣。及至湯武便別。孟子言性之反之。自古無人如此說。只孟子分別出來。便知得堯舜是生而知之。湯武是學而能之。文王之德則似堯舜。禹之德則似湯武。要之皆是聖人。○聖人無優劣。堯舜之讓。禹之功。湯武之征伐。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伊尹之任。周公在上而道行。孔子在下而道不行。其道一也。

張子曰。稽衆捨己。堯也。與人爲善。舜也。聞善言則拜。禹也。用人惟己。改過不吝。湯也。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文王也。

皆虛其心以爲天下也。

華陽范氏曰。象日以殺舜爲事。舜爲天子則封之。管蔡於商以叛周。周公爲相也則誅之。其迹不同。其道一也。舜知象之將殺己也。故象憂亦憂。象喜亦喜。盡其誠以親之而已矣。象得罪於舜。故封之。管蔡流言於國。將危周公。以間王室。得罪於天下。故誅之。非周公誅之。天下之所當誅也。周公豈得而私之哉。後世如有王者。不幸而有害兄之弟。如象。則當如舜。封之是也。不幸而有亂天下之兄。如管蔡。則當如周公。誅之是也。舜處其常。周公處其變。此聖人所以同歸于道也。

五峰胡氏曰。堯舜以天下與人。而無人德我之望。湯武有
人之天下。而無我取人之嫌。是故天下無大事。我不能
大。則以事爲大而處之也難矣。

庸齋許氏曰。五帝之禪。三代之繼。皆數然也。其間如堯舜
有子之不肖。變也。堯舜能通之以揖遜。而不能使己子
之不肖均。湯武遇君之無道。變也。湯武能通之以征伐。
而不能使夏商之無桀紂。聖人遇變而通之。亦惟達於
自然之數。一毫之已私無與也。

春秋戰國

曾衛

程子曰。崩殯得罪於父。不得復立。輒亦不得背其父而不
與共國。委於所可立。使不失先君之社稷。而身從父則
義矣。

五峯胡氏曰。欲撥亂興治者。當正大綱。知大綱。然後本可
正。而末可定。大綱不知。雖或善於條目。有一時之功。終
必於大綱不正之處。而生大亂。然大綱無定體。各隨其
時事故。魯莊之大綱。在於復讎也。衛國之大綱。在於正
名也。讎不復。名不正。雖有仲尼之德。亦不能聽魯衛之
政矣。

管仲

或言使管仲而未死。內嬖復六人。何傷桓公之霸乎。程子曰。管仲爲國政之時。齊侯之心未盡也。旣盡矣。雖兩管仲將如之何。未有盡心於女色。而能盡心於用賢也。

涑水司馬氏曰。孔子稱管仲之器小哉。先儒以爲管仲得君如此。不勉之以王。而僅止於霸。此其所以爲小也。愚以爲周天子存。而管仲勉齊桓公以王。是教之篡也。此管仲所耻而不爲。孔子顧欲其爲之邪。夫大人者。顧時不用則已。用則必以禮樂正天下。使綱紀文章粲然有萬世之安。豈直一時之功名而已邪。管仲相桓公。霸諸侯。禹迹所及。冠帶所加。未能使之皆率職也。而偃然自

以天下爲莫己若也。朱紘而鏤簋。反坫而三歸。此其器豈不小哉。揚子曰。大器其猶規矩準繩乎。先自治而後治人。斯言得之矣。

荀息

涑水司馬氏曰。晉獻公使荀息傅奚齊。荀息曰。臣竭其股肱之力。不濟則以死繼之。及里克殺奚齊。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荀息有焉。杜元凱以爲荀息有此詩。人重言之義。以愚觀之。元凱失左氏之意多矣。彼生與君言死而背之者。是小人穿窬之行。君子所不譏也。夫立嫡以長。正也。獻

公溺於嬖寵廢長立少。苟息爲國正卿。君所倚信。不能明白禮義以格君心之非。而遽以死許之。是則苟息之言玷於獻公未沒之前。而不可救於已沒之後也。然則左氏之志所以貶苟息而非所以爲褒也。

狐偃 趙衰

西山真氏曰。狐偃。趙衰。晉文之以父師事之者也。從亡十有九年。其所以輔翼扶持者。不遺餘力矣。然聖賢脩身治國之道。二子蓋未嘗講也。故其始霸也。請王者之隧。圍天子之邑。勤天王之狩。使二子嘗從事於格心之學。素以義禮迪其君。詎至於是哉。以行事考之。惟用人一

節頗得古人推賢遜能之意。其餘則皆孔門之所羞言者也。然自二人而觀。則子餘之言論風旨。又非咎犯可及。

趙文子

東萊呂氏曰。趙文子其中退然如不勝衣。其言訥訥然如不出諸其口。及宋之盟。談笑當衷甲之變。神閑氣定而不亂。晏子長不滿六尺。及崔慶之盟。白刃在前。毅然貴育不能奪。蓋其怯者血氣也。其勇者義也。

西山真氏曰。趙文子之賢出於天資。而未嘗輔之學。故志不能卽。氣年未及。老而偷惰形焉。其視畢公弼四世而

克勤小物。衛武過九十而以禮自防。何相去之遠耶。此無他有理義以養其心。則雖老而神明不衰。苟為不然。則昏於豢養。敗於戕賊。未老而已然矣。有志之士。可不戒諸。

子產

或問子產相鄭。鑄刑書。作丘賦。時人不以為然。是他不達。為國以禮底道理。徒恃法制。以為國故。鄭國日以衰削。朱子曰。是他力量。只到得這裏。觀他與韓宣子爭時。似守得定。及到伯有子皙之徒。撓他時。則度其可治者治之。若治他不得。便只含糊過。亦然。當時列國。世卿每國。

須有三兩族強大。根株盤互。勢力相依倚。卒急動他。不得。不比如今大臣才被人論。便可逐去。故當時自有一般議論。如韓獻子分謗之說。只是要大家含糊過。不要見得我是你。不是。又如魯以相忍為國意思。都如此。後來張文潛深取之。故其所著。雖連篇累牘。不過只是這一意。

西山真氏曰。鄭子產以鄭簡公十二年為卿。明年得政。簡公在位二十六年乃卒。又歷事定公。獻公。聲公。合凡四十餘年。方其始也。內則有諸大夫之爭權。互相誅殺。外則晉楚之兵無歲不至城下。國之危且弱。幾不可為矣。

子產於此從容回翰皆有次第其於內也務息諸大夫之爭而去其猶不可令者然根之難拔者不輕動以激其變惡之既稔者不緩治以失其機有勸懲之公而無忿疾之過故自子南逐子哲死豪宗大姓弭然聽順無復有梗其政者其於外也事大國以禮而不苟徇其求故終其身免於諸侯之討而鄭能以弱為強考其所為惟作丘賦鑄刑書見譏當世自餘鮮不合於理者然大人格心之業則未之聞焉豈其所事四公皆凡庸之主不足與有進耶不然何其無有以一善著者至於用人各以所長蓋得聖門所謂器使之道春秋卿大夫未有

能及之者後之以權衡人物為職者當觀法焉

商鞅

或問商鞅說孝公帝王道不從乃說以霸道鞅亦不曉帝王道但是先將此說在前者渠知孝公決不能從且恁地說庶可以堅後面霸道之說耳朱子曰鞅又如何理會得帝王之道但是大拍頭去揮那孝公耳他知孝公是行不得他恁地說只是欲人知道我無所不曉○問開阡陌曰阡陌便是井田陌百也阡千也東西曰阡南北曰陌或問南北曰阡東西曰陌未知孰是但却是箇橫一箇直且如百夫有遂遂上有涂這便是陌若十

箇涂。恁地直在橫頭。又作一大溝。謂之洫。洫上有路。這便是阡陌。只是疆界。自阡陌之外有空地。則只恁地開在那裏。所以先王要如此者。也只是要正其疆界。怕人相侵互。而今商鞅却開破了。過可做田處。便墾作田。更不要恁地齊整。這開字。非開創之開。乃開闢之開也。或問商君初變法。秦民不悅。言不便者以千數。令行之後。秦道不拾遺。鄉邑大治。秦民後來言令便。潛室陳氏曰。始言不便。猶是三代直道之民。終復言便。則戰國刑戮之民矣。不下毒手。如何得他合口。當看商鞅行法始末。○問秦謫戍法。先發吏有謫籍。及贅婿。賈人。又父母有

市籍者。所以重困商賈。何故。曰。秦自商君立法。欲民務農力戰。故重耕戰之賞。以商賈務末不能耕戰。故重為謫罰。以抑之。所以立致富彊。

樂毅 孫臏

或問樂毅伐齊。文中子以為善藏其用。東坡則責其不合。妄效王者事業。以取敗。二說孰是。朱子曰。這只是他每愛去立說。後都不去攷教子細。這箇是那田單會守。後不奈他何。當時樂毅自是兼秦魏之師。又因人怨湣王之暴。故一旦下齊七十餘城。及既殺了湣王。則人心自是休了。他又怕那三國來分他底。連忙發遣了他。以燕

之力量也。只做得恁地。更是那田單也。忠義盡死節守。那二城。樂毅不是不要取他。也煞費氣力。被他善守。後不奈他何。樂毅也只是戰國之士。又何嘗是王者之師。他當時也恣意去鹵掠。政如孟子所謂毀其宗廟。遷其重器。不過如此舉措。他當時那鼎也去扛得來。他豈是不要他底。但是田單與他皆會。兩箇相遇。智勇相角。至相持三年。便是樂毅也。煞費氣力。但取不得。及騎劫用。則是大段無能。後被田單使一箇小術數子。便乘勢殺將去。便是國不可以無人。如齊但有一田單。盡死節守。地守。便不奈他何。○樂毅莒即墨之圍。乃用師之道。適

當如此。用速不得。又齊湣王人多叛之。及死而其子立。于莒。則人復惜之。不忍盡亡其國。即墨又有田單。故下之難。使毅得盡其策。必不失之。

或問孫臏料龐涓暮當至馬陵。如何料得如此好。沈憫曰。使其不燭火看白書。則如之何。曰。臏料龐涓是箇絮底人。必看無疑。此有三樣。上智底人。他曉得必不看。下智。獸底人。亦必不看。中智底人。必看。看則墮其機矣。嘗思古今智士之謀略。詭譎固不可及。然記之者。能如此曲折書之。而不失其意。則其智亦不可及矣。

毛遂 趙括 曾仲連

潛室陳氏曰。毛遂上不數於其主。下不齒於其徒。而卒能奮身決起。著名楚趙。苟非見棄於人。安能以有激乎。吾觀戰國游士。所以策名當時。致身將相。快平生之憤。酌夙昔之願。徃徃皆因所激而能致之。蘇秦之相六國。其家激之也。張儀之相秦。其友激之也。范雎談笑而取秦柄。其讎激之也。故善用人者。於其凌厲頓挫之時。而乘其感慨奮激之氣。則雖尋常之人。皆能以自效於尺寸。如其習安於豢養之餘。而生平之意願已足。則雖奇人節士。亦或無以自見也。趙括虛張無實。言大而才踈。其父母知之。趙廷之臣知

之。而敵國之人亦知之。獨其君不之知者。蓋當是時。應侯行千金於趙。以爲反間。是必左右近臣。陰受秦賂。相與蒙蔽主知。故其君不悟至此。人多以名用人。失之趙括。不知括之在趙。未嘗以名聞也。使括而以名聞於趙。則秦當忌之矣。而胡爲利括之爲將也。是括虛張踈繆之實。已久聞於隣國。其主不知之耳。○問趙長平之敗。曰。長平之敗。豈不哀哉。此不惟一趙括爲之。兵端一開。平原君實爲之也。蓋當是時。秦嘗有事於魏韓。而馮亭欲嫁禍於隣國。故以上黨自歸於趙。夫秦拔野王而上黨。路絕。是上黨之在韓也。有已亡之形。而秦有垂得之

勢。今韓以空名歸趙。實欲嫁秦兵於趙。此蓋馮亭狙詐之術耳。夫秦日夜勞心苦力以蠶食於韓。今上黨有垂得之勢。而趙乃欲安坐而利之。則雖彊大不能得之。弱小而弱。小顧能得之。彊大乎。且無故之獲。有道之所深憂也。非望之福。哲人之所甚禍也。平原不見天下之大勢。暗於狙詐之術。棄龜鑑之名言。而自速危亡之禍。則長平之敗。豈獨趙括為之哉。

曾仲連亦戰國策士耳。而奇氣踈節。憤激陳義。有非策士所能及者。鷹隼高飛於雲漢。虎豹長嘯於山林。其頡頏飛騰之氣。豈人之所能近哉。一旦受人之羈繫。而豢

養於鞴圈之中。則與雞犬何異。何者。惟其有所欲故也。戰國游士。大抵不勝其利欲之私心。擔簦而往。鼓篋而遊。夫孰非有富貴之心者。故一受人之羈縻。甘人之豢養。則雖有奇氣踈節。將無所用之。而俛首帖尾。碌碌人下者。徃徃而是也。尚何望其憤激陳義哉。仲連惟不見其所欲。故不受人之羈縻。不甘人之豢養。是以高飛長嘯。而足以頡頏於一世。雖未必為天下士。而人固以天下士竒之矣。

蘭相如

龜山楊氏曰。周室之季。天下分裂為戰國。游談之士出於

其間各挾術以干時君。視其喜怒悲懼而捭闔之。微名射利。固無足道者。間有感情激昂以就一時之功。其材力有足過人。而鮮克自重其身者。何多耶。予讀藺相如傳。未嘗不壯其為人。而惜其如此也。夫秦藉累世之資。肆虎狼之暴。搏噬天下。有并吞諸侯之心。非可與禮義接而論曲直也。相如區區掉三寸舌。入睚眦不測之秦。卒能以完璧歸。亦足壯哉。然當其捧璧睨柱。示以必死。蓋亦摩虎牙矣。夫死非難。死不失義。不傷勇。君子所難也。且秦趙之不敵。蓋雄雌之國也。身之存亡。非特一璧之重。而社稷安危之機。亦不在夫璧之存亡也。然則趙

之有璧。存可也。亡可也。初相如捧璧入秦。趙之君臣計議。非有親秦之心。特迫其威彊耳。夫以小事大。古之人有以皮幣犬馬珠玉而不得免者。至棄國而逃。况一璧乎。雖與之可也。相如計不出此。乃以孤單之使。逞螳怒之威。抗臂秦庭。當車轍之勢。其危如一髮引千鈞。豈不殆哉。當是時。使秦知趙璧終不可得。則欲徼幸不死難矣。若是則尚安得為不失義。不傷勇乎。不三數年。趙卒有覆軍陷城之禍者。徒以璧為之祟也。然則全璧歸趙。何益哉。至於澠池之會。則其危又甚矣。方趙王之西也。廉頗約以一月不返。則立太子以絕秦望。則是行也。非

有萬全之計。雖無往可也。傳曰。智者慮義者行。仁者守。然後可以會。三者一闕焉。則危事矣。挾萬乘之君。蹈危事。非得計也。相如為趙卿相。其智勇不足重趙。使秦不敢喘焉。乃欲以頸血濺之。豈孔子所謂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歟。嗚呼。周道衰。士無中行久矣。區區戰國之際。尚足追議其失哉。予於相如。惜其雄傑俊偉。於戰國士有足稱者。而其失如此。故特為之論著云。

或曰。藺相如其始能勇於制秦。其終能和以待廉頗。可謂賢矣。以其觀之。使相如能以待頗之術待秦。乃為善謀。蓋柔乃能制剛。弱乃能勝強。今乃欲以匹夫之勇。恃區

區之趙而闔強秦。若秦奮其虎狼之威。將何以處之。今能使秦不加兵者。特幸而成事耳。朱子曰。子由有一段說。大故取他。說他不是戰國之士。此說也太過。其實他只是戰國之士。龜山亦有一說。大槩與公說相似。說相如不合要與秦爭那壁。要之恁地說。也不得。和氏璧也是趙國相傳。以此為寶。若當時驟然被人將去。則國勢也解不振。古人傳國。皆以寶王之屬為重。若子孫不能謹守。便是不孝。當時秦也是強。但相如也是料得秦不敢殺他。後方恁地做。若其他人。則是怕秦殺了。便不敢去。如藺相如。豈是孟浪恁地做。他須是料度得那秦過

了。戰國時如此等也多。黃歇取楚太子也是如此。當時被他取了。秦也不曾做聲。只恁休了。

廉頗 蘇秦 張儀

東萊呂氏曰。趙使武襄君樂乘代廉頗。頗怒攻武襄君。廉頗出奔魏。以是推之。則向者肉袒負荊之悔。特感相如之義而非真悔也。悔不發於己而發於人。烏可久邪。○蘇秦約從。說齊王曰。夫韓魏所以畏秦者。爲其與秦接壤壤也。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戰而不勝。國已危亡。故韓魏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爲之臣也。吾不知蘇秦之說韓魏。敢出此語乎。此蘇秦之所以爲蘇秦也。

也。○蘇秦。張儀。同門友也。蘇秦將止秦兵。不以情而遣儀。乃以術而激儀。何邪。蓋平昔師友之間。未嘗用情。故臨事不可以情告也。

屈原

朱子曰。屈原之心。其爲忠清潔白。固無待於辨論而自顯。若其爲行之不能無過。則亦非區區辨說所能全。故君子之於人。取其大節之純全。而略其細行之不能無弊。則雖三人。猶必有師者。况如屈子。乃千載而一人哉。孔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此觀人之法也。夫屈原之忠。忠而過者也。屈原之過。過於忠者也。故

論其大節則其他可以一切置之不問論其細行而必其合於聖賢之槩度則吾固已言其不能皆合於中庸矣尚何說哉

范睢

涑水司馬氏曰穰侯相秦秦益彊宰制諸侯如嚴主之役僕夫左右前後無不如志此穰侯之功也范睢非能爲秦忠謀亦非有怨於穰侯也欲行其說而穰侯適妨其路故控其喉拊其背而奪之位秦王視聽之不明遂至於遷逐毋弟况穰侯何有哉穰侯雖擅權未至如睢之所言孔子惡夫佞者豈以此夫

總論

庸齋許氏曰春秋上下二百餘年其間人材有一節一行之可稱者固難以指而數若夫宏碩之器明敏之識端實之行正大之議論未嘗不相望于世今試舉其材美之著者言之如齊之鮑叔管仲晉之舅犯先軫卻克趙衰宋之華元楚之子文爲賈秦之百里奚鄭之子產吳之季札此十數輩者皆足以尊主而庇民皆足以捍災而制變皆足以繼絕世而興治平若較之三代王佐之才固未可同日語若求之漢唐全盛之際未見有出其右者然考諸人之事業其大者僅能輔其君以主夏盟

餘皆保全境內。幸免社稷之變遷而已。遂使後之議者。謂其規模淺狹。皆無能用於天下。而止足以用一國。斯言也。果足以病諸人乎。愚竊以爲春秋之時。吾道與元氣會合者。皆支離於光岳之分裂。天網地維。一墜而難振。民彝國政。一壞而難修。事物統類。一紛亂而未易以整齊。當是之時。陰陽氣運之厄。方有以成吾道之厄。雖有偉人特起。欲以天下爲己任。吾知其材力無所施。

秦

始皇

或云秦始皇用王翦將兵伐楚。翦請田宅甚衆。或者非之。

翦曰。王但中而不信人。今空國中之甲士。盡以委我。儻不多請田宅爲子孫業。則王疑我矣。范陽張氏曰。君臣至於此。衰世之風也。君不信其臣。故以術而御其臣。臣不信其君。故以術而防其君。君臣上下。無非以術相與。欲其終始無間。難矣。然當此時。三綱五常。旣已淪斁。使秦皇不疑其臣。則臣下必移其權。使王翦不防其君。則後日必被其禍。君臣之風。喪至此。天下可知矣。

或問自秦始皇變法之後。後世人君皆不能易之。何也。朱子曰。秦之法。盡是尊君卑臣之事。所以後世不肯變。且如三皇稱皇。五帝稱帝。三王稱王。秦則兼皇帝之號。只

此一事後世如何肯變。又問賈生仁義攻守之說。恐秦如此亦難以仁義守之。曰。他若延得數十年亦可扶持整頓。只是犯衆怒多。下面逼得來緊。所以不旋踵而亡。如三皇五帝三王以來。皆以封建治天下。秦一切掃除不留種子。秦視六國之君如坑嬰兒。今年捉一人。明年捉兩人。絕滅都盡。所以犯天下衆怒。當時但聞秦字。不問智愚男女。盡要起而亡之。陳涉便做陳王。張耳便做趙王。更阻遏他不住。漢高祖自小路入秦。由今襄陽金商藍田入關。項羽自河北大路入關。及項羽盡殺秦人。想得秦人亦悔。不且留取子嬰在也。

茅蕉 陳勝

潛室陳氏曰。秦遷太后於離宮。諫死者二十七人。而後來之輸忠者猶未已。夫秦無道極矣。而在廷何多直節臣也。且其諫者非必皆社稷之臣。皆貴戚之卿也。非必皆析秦之圭。皆僭秦之爵也。又非必皆秦之所產。皆直言之士也。而爲是奮死而不顧。蓋生乎戰國之世。無一而非口舌之士。仕於危亡之朝。無一而非口舌之功。故常喜出於波濤洶湧之間。游人之所不能泳。與齊俱沒。與汨俱出。而幸不死焉。是其所以爲工耳。若夫潢汙行潦。弱翁稚子。可褰裳而濟。彼豈以是而動其心哉。此所以

積尸秦庭而後來者愈出而愈奇也。雖然亦危矣。逆驪龍之頷下而取其珠。料虎口而奪之食。若茅蕉者亦幸矣。

陳涉之王也。其事至微淺。然縉紳先生抱祭器而往歸之。張耳陳餘房君之徒。又皆以興王之業說之。舊史按其行事。謂其不幸如是而致敗。設不如是。其事當復如何耶。至其再三致意也。猶曰其所置王侯將相。竟足以亡秦。且涉所置王侯將相。微矣。而史誇之。若曰夫涉起。謫戍而首事。志在免死而已。其大要不過偷一時之欲。其用軍行師。未嘗有一日之規。徒不勝其憤憤之心。決

一旦之死。為天下首事。蓋未知烏止誰屋也。在天下後世。正不當以興王之事責之。舊史猶復云云。至今尚論涉事者。猶惜其孰得而孰失也。吁亦悲矣。天下苦秦之禍。故家遺俗。寡人俠士。喪氣畧盡。乃其所不慮之戍卒。猶能為天下而首事。雖其人物卑陋。事至微淺。而古今猶幸之。蓋積萬年之憾。而發憤於陳王。猶曰此秦民之湯武耳。

總論

五峯胡氏曰。一氣太息。震蕩無垠。海宇變動。山勃川湮。人消物盡。舊迹亡滅。是所以為鴻荒之世歟。氣復而滋。萬

物化生。日以益衆。不有以道之。則亂。不有以齊之。則爭。敦倫理。所以道之也。飭封井。所以齊之也。封井不先定。則倫理不可得而敦。堯爲天子。憂之而命舜。舜爲宰臣。不能獨任。憂之而命禹。禹周視海內。奔走八年。辨土田。肥瘠之等而定之。立井牧多寡之制而授之。定公侯伯子男之封而建之。然後五典可敷。而兆民治矣。此夏后氏之所以王天下也。後王才不出庶物。大侵小。強侵弱。智詐愚。禹之制浸墮。浸紊。以至于桀。天下大亂。而成湯正之。明其等。申其制。正其封。以復大禹之舊。而人紀脩矣。此殷之所以王天下也。後王才不出庶物。大侵小。強

吞弱。智詐愚。湯之制浸墮。浸壞。以至于紂。天下大亂。而周武王征之。明其等。申其制。正其封。以復成湯之舊。而五教可行矣。此周之所以王天下也。後王才不出庶物。大吞小。強侵弱。智詐愚。武王之制浸墮。浸亂。先變於齊。後變於魯。大壞於秦。而仁覆天下之政亡矣。仁政旣亡。有天下者。漢唐之盛。其不王人也。非天也。其後亡天也。非人也。噫。孰謂而今而後無繼三王之才者乎。病在世。儒不知王政之本。議三王之有天下。不以其道。而反以亡秦爲可法也。

或問關中形勝。周用以興。到得後來秦又用以興。朱子曰。

此亦在人做。當春秋時。秦亦爲齊晉所軋。不得伸。到戰國時。六國又皆以夷狄擯之。使不得與中國會盟。及孝公因此發憤。致得商鞅而用之。遂以強大。後來又得惠文武昭襄。皆是會做底。故相繼做起來。若其間有一二君昏庸。則依舊做壞了。以此見得形勝也。須是要入相副。因言昭王因范雎傾穰侯之故。却盡收得許多權柄。秦遂益強。豈不是會。○問溫公稽古錄。秦論謂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秦之謂矣。又引賈生之論曰。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其竊謂秦以虎狼并天下。設使守之以道。且不可保。况又非其道耶。論者不當徒咎其守之非道。而不論其攻之已不善也。曰。賈生溫公之論。若究其極。固爲有病。然彼其立論。非爲攻取者謀。以爲可以如是取之。而無害也。乃爲旣得之後。而謀以爲如是。則或可以守耳。今且試以身處胡亥子嬰之地。而自謀所以處之之宜。則彼前日取之之逆者。旣不可及矣。吾乃可以拱手安坐。以待其亡耶。

性理大全書卷之六十

歷代二

西漢

高帝

程子曰。高祖其勢可以守關。不放入項王。然而須放他入來者有三事。一是有未阬二十萬秦子弟在外。恐內有父兄爲變。二是漢王父母妻子在楚。三是有懷王。

元城劉氏與馬永卿論圍碁。曰。碁中有一事。今與公論之。某嘗見高碁云。高低碁不甚相遠。但高碁識先後着耳。若低碁即以後着爲先着。故敗。昔有高碁曰。漢高帝方

黥布以窮來歸。故洗足不起。以挫其銳。布欲自殺。後見張御從官如漢王。則又大喜過望。此識先後着也。又有低棊曰。梁武帝方侯景以窮來歸。遽裂地而王之。其後景凡有所須。輒痛挫抑之。故景反而梁亡。此以後著爲先着也。又曰。圍棊有過行者。必須皆是高棊。而當局者爲利害所昏。故藉傍人指之爾。若低棊雖是提耳而明告之。亦不悟也。昔漢高帝聞韓信欲爲假王。輒大怒。慢罵良平躡足。此過行法也。且高帝見處不甚相遠。但高帝當局而迷爾。使良平遇暗主。雖累千萬言。亦何益哉。或問高祖爲義帝發喪。是詐。後如何。却成事。朱子曰。只緣

當時人和詐也。無如五伯假之。亦是諸侯皆不能假。故也。○漢高祖取天下。所謂仁義者。豈有誠心哉。其意本謂項羽背約。及到新城。遇三老董公遮道之言。方假此之名。以正彼之罪。所謂縞素發喪之舉。其意何在。似此之謀。看當時未必不是欲項羽殺之。而後罪之也。○廣武之會。太公旣已爲項羽所執。高祖若去求告他。定殺了。只得以兵攻之。他却不敢殺。時高祖亦自知漢兵已強。羽亦知殺得無益。不若留之。庶可結漢之懽心。使高祖屈意事楚。則有俱斃而已。惟其急於攻楚。所以致太公之歸也。問舜棄天下。猶敝屣曰。如此則父子俱就戮爾。亦救太公不得。若分羹之語。

自是高祖說得不是○高祖斬丁公赦季布非誠心欲伸大義特私意耳季布所以生蓋欲示天下功臣是時功臣多故不敢殺季布既是明大義陳平信布皆項羽之臣信布何待反而誅之

南軒張氏曰惟仁義足以得天下之心三王是也高帝之興亦有合乎此是以能剪暴秦滅強項而卒其漢業方懷王遣將入關諸老將固以爲沛公素寬大長者而心歸之至於三章之約其所以得乎民者深矣此非其所謂仁者歟予每愛三老董公之說以爲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名其爲賊敵可乃照三軍之

衆爲義帝編素聲項羽之罪而討之於是五十六萬之師不謀而來從義之所感也使斯時高帝不入彭城置酒高會率諸侯窮羽所至而誅之天下即定矣惜其誠意不篤不能遂收湯武之功然漢卒勝楚卒亡者良由於此名正義立故也○問高祖規模弘遠何事可驗曰約法三章用三老董公仁義之說此二事可驗○嘗讀漢史至平城之圍內外不通者七日用陳平秘計僅而獲免未嘗不爲高帝危之班固號良史於陳平之計亦莫得聞意必猥陋可羞之甚故平亦恥諱不欲自貶笑於後世也猶幸有平計可用耳脫或無策則漢家社稷

豈不寒心。雖欲斬十使。封婁敬。尚及爲乎。一聽之誤。爲禍如此。幸免而悔。所失已多。曷若審聽於初。而不輕用以取辱乎。又曰。高祖平生好謀能聽。自起布衣。以有天下。用人之言。鮮有誤者。至此忽輕信十輩之言。其病安在。蓋由急於功利之故。惟帝貪冒擊之利。遂欲邀功於遠夷。此念旣萌。利害倒置。故十輩之言得以入之。雖有婁敬之忠。反怒其妄言沮軍也。是故爲人主者。又當端其一心。勿以小功淺利。自惑其聰明。則臣下是非之言。可以坐照。而挾功利之說者。亦無隙之可乘矣。

潛室陳氏曰。楚懷王之立也。天將以興漢乎。懷王之死也。

天將以亡楚乎。夫懷王項氏所立。此宜深德於項。今觀懷王在楚。曾無絲粟之助於楚。而獨屬意於沛公。方其議遣入關也。羽有父兄之怨於秦。所遣宜莫如羽者。顧不遣羽而遣沛公。曰。吾以其長者不殺也。沛公之帝業。蓋於是乎興矣。至其與諸將約也。曰。先入關者王之。沛公先入關。而羽有不平之心。使人致命於懷王。蓋以爲懷王爲能右已也。而懷王之報命。但如約而已。以草莽一時之言。而重於山河。丹書之誓。羽雖欲背其約。其如負天下之不直何。是沛公之帝業。又於此乎定矣。夫項氏之興。本假於亡楚之遺孽。顧迫於亞父之言。起民間。

牧羊子而王之。蓋亦謂其易制無他。而豈料其賢能若是邪。始而爲項氏之私人。而今遂爲天下之義主。始以爲有大造於楚。而今則視羽蔑如也。則羽此心之鬱鬱。悔退。豈能久居人下者。自我立之。自我廢之。或生或殺。羽以爲此吾家事。而不知天下之英雄得執此以爲辭也。故自三軍縞素之義明。沛公之師始堂堂於天下。而羽始奄奄九泉下人矣。懷王之立魯。不足以重楚。而懷王之死。又適足以資漢。然則范增之謀。欲爲楚也。而祇以爲漢也。嗚呼。此豈沛公智慮所能及哉。其所得爲者天也。此豈范增項羽智慮之所不及哉。其所不得爲者

亦天也。○高帝之爲義帝發喪也。三軍縞素。天下之士歸心焉。雖然。帝亦詭而用之耳。夫帝之於懷王也。君臣之分未定也。生則嘗以天下之義主而事之。死則以爲天下之義主而喪之。此蓋項氏之短而大其辭以執之。是三老董公之善謀。豈出於帝之本情哉。○問高帝約法三章如何。曰。沛公之始入關也。與秦父老約法三章。是時沛公猶未王關中也。而輒與其民私約如此。殆類於兒曹嘔咆之爲者。當雌雄未定之時。務爲寬大長者。以媚悅斯民。孰不能者。及項氏旣滅。天下一家。正高帝創法定令之時也。而三章之法不移如山。豈兒輩嘔嘔

之恩姑以媚悅於一時者哉。使其仁心仁聞出於至誠
憐恤之意。雖草莽私約。遂以爲漢世不刊之典。真主一
言其利溥哉。○問高祖大封同姓。卒有尾大不掉之患。
高祖明達。何不慮此。曰。懲戒亡秦孤立之弊。故大封同
姓。聖人謂百世損益可知。此類是也。周以封建亡。故秦
必損之。秦以不封建亡。故漢必益之。事勢相因。必至於
此。兼漢初戶口減少。封諸王時。計地故封三庶孽分天
下半。其後戶口日蕃。所以彊大。○問漢高人謂其實仁
長者。韓彭英盧。曹果免於誅死。何耶。曰。方事之殷。能奪
諸公死力。是高祖善將將處。及事之定。置諸公於死。即

將將之餘習未忘。寬仁其天資。殘忍是無學問。○問漢
高祖爲義帝發喪。與曹操挾天子以令天下。未審如何。
曰。爲義帝發喪。因人之短而執之。挾天子以令天下。負
己之有而挾之。雖皆詭之爲名。但一則豪傑起事。舉動
光明。一則奸雄不軌。蹤跡暗昧。爲義帝發喪。無君之罪
在項羽。挾天子以令諸侯。無君之責在曹操。

曾齋許氏曰。高祖自有取天下才量。如推車子。須是自推
得六七分。則人扶領二三分。雖陡峻處。都行得。若全推
不得。全仰別人。平地上也行不得。况陡險乎。諸功臣但
輔翼之也。躡足不悟。後大害事。

文帝

程子曰。漢文帝殺薄昭。李德裕以爲殺之不當。溫公以爲殺之當。說皆未具。據史不見他所以殺之之故。須是權事勢輕重論之。不知當時薄昭有罪。漢使人治之。因殺漢使也。還是薄昭與漢使飲酒。因忿怒而致殺之也。漢文帝殺薄昭。而太后不安。柰何。旣殺之。太后不食而死。柰何。若漢治其罪而殺漢使。太后雖不食。不可免也。須權他那箇輕。那箇重。然後論他殺得當與不當也。

龜山楊氏曰。文帝以竇廣國有賢行。欲相之。恐天下以爲私。不用。用申屠嘉。此乃文帝以私意自嫌。而不以至公處已也。廣國果賢邪。雖親不可廢。果不賢邪。雖疎不可用。吾何容心哉。當是時。承平日久。英才間出。擇可用者用之。可也。必曰高帝崔杼。過矣。

朱子曰。三代以下。漢之文帝。可謂恭儉之主。○問文帝好黃老。亦不免有慘酷處。豈是纔好清淨。便至於法度不立。必至慘酷。而後可以服人。曰。自清淨至慘酷。中間大有曲折。却如此說不得。惟是自家好清淨。便一付之法。有犯罪者。都不消問自家。但看法如何。只依法行。自家這裏更不與你思量得。此所以流而爲慘酷。或曰。黃老之教。本不爲刑名。只要理會自己。亦不說要慘酷。但用

之者過耳。曰。緣黃老之術。凡事都先退一着。做教人不防他。到得逼近利害。也便不讓別人。寧可我殺了你。定不容你殺了我。他術多是如此。所以文景用之如此。文帝猶善用之。如南越反。則卑辭厚禮以誘之。吳王不朝。賜以几杖等事。這退一着。都是術數。到他教太子。晁錯為家令。他謂太子亦好學。只欠識術數。故以晁錯傳之。到後來七國之變。弄成一場紛亂。看文景許多慈祥愷悌處。都只是術數。然景帝用得不好。如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問文帝欲短喪。或者要為文帝遮護。謂非文帝短喪。乃景帝之過。曰。恐不是恁地。文帝當時遺詔。教大

功十五日。小功七日。緘三日。或人以為當時當服大功者。只服十五日。當服小功者。只服七日。當服緘者。只三日。恐亦不解恁地。臣為君服。不服則已。服之必斬衰三年。豈有此等級。或者又說古者只是臣為君服三年。服如諸侯為天子。大夫為諸侯。及畿內之民服之。於天下吏民無三年服。道理必不可行。此制必是秦人尊君卑臣。却行這三年。至文帝反而復之耳。

南軒張氏曰。文帝初政。良有可觀。蓋制事周密。為慮深遠。懇惻之意。有以得人心。三代而下。亦未易多見也。文帝以庶子居藩國。入踐大統。知己之立。為漢社稷。非為

已也。故不敢以爲己私。有司請建太子。則先示博求賢聖之義。而又推之於吳王淮南王。有司請王諸子。則先推諸兄之無後者而立之。其辭氣溫潤不迫。其義誠足以感人。也。凡所以施惠於民者。類非虛文。皆有誠意存乎其間。千載之下。即事而察之。不可掩也。史於其編年曰。帝旣施惠天下。諸侯四夷。遠近躡洽。乃修代來功。觀諸此。又可見其明先後之宜。而不敢私己。記史者亦可謂善發明矣。其待夷狄。若衆有道。以南越尉佗之強恣。自高帝猶難於服之。而帝特施恩惠。遣使遺以一書。而佗即自去帝制。下令國中。稱漢皇帝。賢天子。皇恐報書。

不敢慢。予嘗詳味帝所與書。則知忠信之可行於蠻貊也。如此書之首辭曰。朕高皇帝側室子也。棄外奉北藩于代。蓋後世之待夷狄。往往好爲夸辭。於是等皆在所蓋覆。矯飾以示之者也。而帝一以其實告語之。彼亦豪傑也。見吾推誠如此。則又安得不服。故其報書首曰。老夫故越吏也。文帝不以高帝側室之子爲諱。則佗敢以越吏爲歎哉。若吾以驕辭蓋之。則彼亦且慢以應我。必然矣。推此一端。忠信可行於蠻貊。可不信哉。以文帝天資之美。初政小心。畏忌之時。得道學之臣佐之。治功之起。豈不可追三代之餘風。惜其大臣不過絳灌申屠嘉。

之徒。獨有一賈誼爲當時英俊。而誼之身蓋自多所可恨。而卒亦不見庸也。故以帝之賢。僅能爲一時之小康。無以垂法於後世。如淮南薄昭之事。未免陷於刑名之家。衰世之事。至於即位歲久。怠肆亦萌。新垣平之邪說。故得以入之。然終以其天資之高。旋即悟也。其終詔有曰。惟年之久長。懼于不終。蓋可見帝之能察乎此矣。嗚呼。亦賢矣哉。故予猶重惜其諸臣之無以佐下風也。

或問肉刑始于苗堯。因之而不革。更虞夏商周而又不革。漢文以一女子之言而革之。何唐虞三代不知出此也。文帝除之而刑亦措。何邪。潛室陳氏曰。先儒謂井田學。

校封建肉刑四者廢一不可。不知秦變古法。凡古人教民養民。處掃地不存。單獨留肉刑以濟其虐。雖微文帝必有變之者。此蓋損益盈虛理勢必至。能通變宜民。雖成康復起不能易也。○問漢文平生所爲大抵出於黃老。至其得力處亦是黃老。不聞有無情少恩之病。何邪。曰。文帝天資粹美。却能轉得黃老不好處作好處。景帝天資刻忍。却將黃老好處作不好處。○問漢文殺薄昭。李德裕以爲殺之不當。溫公以爲殺之當。未知孰是。曰。雖未免少恩。然以文帝仁厚之資爲之。乃是借一人以行法。於仁厚中有神武焉。○問漢文時吳王不朝。賜

以几杖。此與唐之陵夷。藩鎮邀節旄者何異。不幾於姑息之政歟。曰。文帝是純任德教。權綱在上。伸縮由已。唐一向姑息。權柄倒持于下。予奪由人。兩事不可同日語。○問晦翁以三代而下。皆人欲而非天理。且如漢文帝資稟純粹。如何斷以人欲。曰。晦翁此語。止謂秦漢而下。不曾有徹底理會學問人。其中好者。只是天資粹美。暗合聖賢元不從學問中來。是文帝若似此人主。更從學問中徹底理會。便是湯文以上人。○問天下之患。莫大於本小末大。周之內輕外重。宜若難久而卒綿遠。漢之內重外輕。宜若足以相制。而猶有七國之禍。何邪。曰。周雖

景帝

諸侯彊大。猶能支吾數百年。先史喻為百足蟲。所以難死者。扶之者多也。漢七國之禍。亦自外重。自此以後。日以輕矣。

五峰胡氏曰。漢景以郅都寤成爲中尉。以嚴酷治宗室貴戚。人人惴恐。夫親親尊尊之道。必選天下有節行賢德之人爲之師傅。爲之交遊。則將有大人君子可爲天下用。何有憂其犯法耶。治百姓亦然。修崇學校。所以教也。刑以助教而已。非爲治之正法也。

武帝

朱子曰。武帝病痛固多。然天資高。志向大。足以有爲。使合下便得箇真儒輔佐。豈不大有可觀。惜乎無真儒輔佐。不能勝其多欲之私。做從那邊去了。欲討匈奴。便把呂后嫚書做題目。要來拚蓋其失。他若知得此。豈無修文德以來道理。又如討西域。初一番去不透。又再去。只是要得一馬。此是其甚氣力。若移來就這邊做。豈不可。末年海內虛耗。去秦始皇無幾。若不得霍光收拾成。甚麼輪臺之悔。亦是天資高。方如此。嘗因人言太子仁柔。不能用武。答以正欲其守成。若朕所爲。是襲亡秦之迹。可見他當時已自知其罪。向若能以仲舒爲相。汲黯爲御史。

大夫豈不善

南軒張氏曰。武帝奢侈窮黷之事。與秦皇相去。何能尺寸。然不至於亂亡者。有四事焉。高帝寬大。文景惠養。其得民也深。流澤滲漉。未能遽泯。非若秦自商鞅以來。根本已蹶。民獨迫於威而強服耳。此一也。武帝所爲。每與六經戾。夫豈真能尚儒者。然猶表章六經。聘召儒生。爲稽古禮文之事。未至蕩然盡棄名教如秦之爲。此二也。輪臺之詔。雖云已晚。然詳味其辭。蓋真知悔者。誠意所動。固足以回天人之心。自詔下之後。不復萌前日之爲。思與民休息矣。與卒死於行而不之悟者。蓋甚有間。秦穆

之誓聖人取其悔過列之於書。予於輪臺之詔每三復焉。蓋以爲存亡之幾所係耳。此三也。惟其能悔過也。故自是之後。侈欲之機息。而清明之慮生。是以能審於付託。昭帝之初。霍光當政。述文景之事。以培植本根。於是興利之源窒。而惠澤復流。有以祈天求命矣。此四也。以四者相須而維持。是以能保其祚。然向使武帝老不知悔。死於熾然私欲之中。則決不能善處其後。雖使賴高文景之澤。以免其身。旋即殆矣。故予深有取於輪臺之詔。以爲存亡之幾所係也。然其能卒知悔者。則以其平日猶知誦習六經之言。聽儒生之論。至於力衰而意怠。

則善端有時而萌。故耳。然則其所以不至亂亡者。亦豈偶然也哉。

潛室陳氏曰。武帝之伐匈奴也。不絕大漠。不襲王庭。則不足以泄其怒。其通西域也。不窮河源。不歷懸度。則不足以快其欲。其事土木也。不千門萬戶。則不息其聚斂也。不告緡。則不休其深刑也。不根株。則不已其崇儒也。不辟雍。則不樂其務農也。不代田。則不爲至其老而悔過。不下輪臺之詔。則不足蓋天地之間。凡可以力致者。武帝皆能以力致之。而有不容於力致者。獨其終身用力於神仙。曾不獲如其意。蓋嘗凝神於蓬萊。蛻形於海上。

魂交黃帝而夢接安期矣。亦嘗父事少君。師事文成五利公孫卿。而賓齊魯之士矣。而卒莫能致也。豈其力尚不足耶。嗚呼。武帝窮奢極欲。以從富貴之樂。使神仙道家之事爲不無。蓋非帝之所可異。矧其實無有哉。今徒狃於力之所可爲。而謂神仙可以力致。曾不察其理之有無也。使天下而有是理。則須帝之力而可致。如其無是理也。則雖帝之力何所用哉。觀諸此。世之言神仙者。亦可以已矣。○問漢法宰相必出於列侯。武帝變而通之。是耶。非耶。曰。漢法非軍功不侯。非列侯不相。儒者旣無軍功。可論求無入相之路。此高祖馬上之陋規。非三

代之宏規。至武帝元朔中。始下詔嘉先聖之道。招四方之士。遂以御史大夫公孫弘代薛澤爲丞相。封平津侯。丞相封侯。自弘始也。其後遂爲故事。夫武帝崇儒之君子。厭文吏武功之不學無識。陋國初淺近之規。以爲儒道不能光顯。遂革其故習。不吝厚爵重封。以激厲儒者。則武帝之羨意。人亦孰得而非之也。然公孫弘起自徒步之中。以明春秋一經。不四年而超取相位。貴至封侯。則論者不能不於是而有憾焉。蓋武帝以利而用儒。儒者見利而求用。自弘以明經而爲相。後之爲儒者。孰不欲競章句之末習。以僥倖於一遇利祿之門。一開而士

大夫之心術自茲盡壞矣。况漢家以軍功立國，必以列侯爲相。雖漢之規陋，然而非軍功不侯，則漢之良法使儒者而不相，則已。使儒者而可相，則自版築而遽登相位，乎何嫌而猶欲假封侯以爲重。此又武帝之不善變也。故自弘之侯平津也，而由相封侯者，漢史自爲恩澤侯。自是以恩澤侯者相望於前後，使恩澤而可侯，則無復軍功之足競矣。故自侯法之既壞，至元成之間，士大夫之氣習，豢養於富貴之餘，無復剛心銳氣之可畏。而委靡巽懦之風，猶婦人女子生長于閨房之中，求欲如周昌、趙堯、申屠嘉、張蒼輩，愈不可得矣。夫相者既非眞

宣帝

豫章羅氏曰：漢宣帝詰責杜延年治郡不進，乃善識治體者。夫治郡不進，非人臣之大罪，而宣帝必欲詰責之，何耶。蓋中興之際，內之朝廷，外之郡縣，法度未備，政事未修，民人未安堵，或治郡不進，則百職廢矣，烏可不責之。夫一郡尚爾，况天下乎。予謂漢宣帝識治勢。

或問宣帝言漢雜王伯。此說也。似是。朱子曰。這箇先須辨別得王伯分明。方可去論。他是與不是。胡叔器云。如約法三章。爲義帝發喪之類。做得也似好。曰。這箇是他有意無意。叔器曰。有意。曰。既是有意。便不是王。又曰。宣帝也不識王伯。只是把寬慈底便喚做王。嚴酷底便喚做伯。

南軒張氏曰。宣帝謂漢家雜伯。固其所趨。若此。然在漢家論之。則蓋亦不易之論也。自高祖取天下。固以天下爲己利。而非若湯武弔民伐罪之心。故其即位之後。反者數起。而莫之禁。利之所在。固其所趨也。至其立國規模。

大抵皆因秦舊。而無復三代封建井田公共天下之心矣。其合於王道者。如約法三章。爲義帝發喪。要亦未免有假之之意。其誠不孚也。則其雜伯。固有自來。夫王道如精金。美玉。豈容雜也。雜之。則是亦伯而已矣。惟文帝天資爲近之。然其薰習操術。亦雜於黃老刑名。考其施設。動皆有術。但其資美而術高耳。深攷自可見。至於宣帝。則又伯之下者。桓文之罪人也。西京之亡。自宣帝始。蓋文景養民之意。至是而盡消磨矣。且宣帝豈真知所謂德教者哉。而以爲不可用也。如元帝之好儒生。蓋竊其近似之名。委靡柔懦。敗壞天下者。其何德教之云。夫

惟王者之政。其心本乎天理。建立人紀。施於萬事。仁立義行。而無偏弊。不舉之處。此古人之所以制治保邦。而垂裕乎無疆者。後世未嘗真知王道。顧曰儒生之說迂闊而難行。蓋亦未之思矣。

或問孝宣綜覈名實。而王成。以僞增戶口。褒賞遂起天下俗吏之僞。然綜覈者安在。潛室陳氏曰。刑名術數之家。各是執一實以御百虛。老蘇所謂人服吾之識其一。而不知吾之不識其九也。宣帝殆用此術。間有受人欺處。不害他大體也。

元帝

涑水司馬氏曰。甚矣闇君之不可與言也。天寶剝喪漢室。而昏塞孝元之心。使如木石不可得入。至於此乎。哀哉。京房之言如此。其深切著明也。而曾不能喻。何哉。詩云。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匪手携之。言示之事。又云。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噫。後之人可不以孝元爲監乎。

項羽

范增附

涑水司馬氏曰。世皆以項羽不能用韓生之言。棄關中之險。故失天下。竊謂不然。夫秦據函谷。東嚮以制天下。然孝惠昭襄以之興。而二世子嬰以之亡。顧所以用之之道。何如耳。地形不足議也。項羽放殺其君。不義之名。明

於日月。宰制天下。王諸侯。廢公義而任私意。遂其君以置其臣。其受封者爭奪不服。踈斥忠良。猜忌有功。使臣下皆無親附之意。推此道以行之。雖重金龍。湯不能以一日守也。况三秦之險哉。

龜山楊氏曰。予讀漢紀。至高祖謂項王有一范增不能用。故爲我禽。常以爲信然。及讀項羽傳。觀范增所以佐羽者。然後知羽雖用增。無益於敗亡也。夫秦人齟齬其民。天下背而去之。莫肯反顧。當是時。民之就有道。正猶飢者之嗜食。不必芻豢稻粱而皆可於口也。項藉以閭閻匹夫之資。首天下豪傑。西向而並爭。視秦甫之覆。稟

知戒。猶蹈其故轍。欲以力致天下。所過燒夷殘滅。是以秦攻秦也。范增曾無一言及此。乃區區欲立楚後。爲足以懷民望。何其謬哉。其後項王卒有弑義帝之名。爲敵國之資。增實兆之也。增之得計。不過數欲害沛公耳。使項王不改其轍。則前日之亡秦是也。借令沛公死。天下其無沛公乎。

或問高祖言項羽有一范增不能用。所以亡。夫項羽之失無數。初未聞范增之有諫。使項羽而終用范增。又將如何。潛室陳氏曰。係興亡處。但看人物有無是第一節。范增豈三傑比耶。但就項羽人物言之。有此人耳。

董公

庸齋許氏曰。方楚漢爭雄之時。能使沛公激發天下之大機括者。誰歟。三老董公說之以三軍素服。共誅楚之弒義帝者。順德逆德之辭。昭然與日月爭光。人心稍知義者。其從順去逆。已於此決擇矣。董公之說。又豈蕭何文墨議論之比。以子房號為帝師。籌幄之間。亦未見有此大計。當時仗義而西。天下為之響應者。董公力也。

蕭何

龜山楊氏曰。高帝收民於暴秦傷殘之餘。而蕭何秉國鈞。盡革秦苛法。與之更始。天下宜之作畫一之歌。其法令

終漢世守之。莫能損益也。班固謂為一代宗臣。豈虛語哉。然高皇帝既平天下。於功臣猶多忌刻。何為宰輔。至出私財以助軍費。買田宅以自汙。以是媚上。僅能免其甚。至於械繫之。猶不知引去。豈工於為天下而拙於謀身耶。蓋不學無聞。暗於功成身退之義。貪冒榮寵。惴惴然如持重寶。惟恐一跌。然而幾路者。亦屢矣。蓋高帝慢而侮人。而輕與人爵邑。故不得廉節之士。而一時頑鈍嗜利無恥者。多歸之。以何之賢。猶不免是。惜夫。

元城劉氏曰。蕭何治未央宮之意深矣。高帝項王皆楚人。豐沛臨淮。相去至近。二人之心。豈一日忘山東哉。羽見

秦地皆已燒殘。乃思東歸。使其如昔日之盛。未必不都關中也。漢五年夏。雖自雒陽駕之關中。然長安宮殿未成。寄治櫟陽。又高帝之在關中。無幾時矣。五年秋。親征臧荼。復至雒。六年十二月。取韓信。還至雒陽。七年冬。十月。自征韓信。又自雒陽至長安。時宮闕已成。乃自櫟陽徙都長安。則高帝都長安之心。方定矣。然何欲順適其意。以就大事。不欲令窺其秘也。故假辭云爾。此何之深意也。而史氏見蕭何之意。又不欲明言之。又不欲不言之。乃書上說兩字。以見高帝在何街中。而且樂都關中也。

南軒張氏曰。蕭何佐高帝。定一代規模。亦宏遠矣。高帝征伐多在外。何守關中。營緝根本。漢所以得天下者。以關中根本先壯故也。此何相業之大者。又何為相之初。首薦韓信為大將。而三秦之計遂定。此亦得為相用人之體。曹參雖不逮何。然以摧鋒陷陣。勇敢果銳之氣而施之治民。乃能盡歛芒角。以清淨為道。遵何約束。不務變更。其人亦寬裕有識矣。此參相業也。然二子惜皆未之學。以高帝之資質。何不能贊助遠追三代之法。創業垂統。貽之後嗣。一時所定。未免多襲秦故。如井田封建等事。皆不能復古。在高帝之世。反者固已數起。此在何為

可憾也。至參但知以清淨不擾為善，而不知呂氏之禍已復著，見當逆為之處，以折其謀。惠帝憂不知所出，但為淫樂不聽政，而曾不能引義以強其君心，為可罪也矣。

東萊呂氏曰：蕭何治未央，但欲高帝安於此，不欲之他爾。要之創業之君，自當以儉為先，何慮不及此也。

潛室陳氏曰：沛公之入關也，諸將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庫，蕭何獨先入收丞相府圖籍藏之，以故沛公得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強弱之處，世常以刀筆吏少，何此特書生之論耳。何非刀筆吏，何以知丞相府之有圖籍耶？然

刀筆吏多矣，而何獨知丞相府之有圖籍，則自其為郡縣小吏時，固已習於國家之體要若此。此其器已不在人下矣。况當草莽角逐之時，見秦氏府庫宮室之盛，雖沛公不能不垂涎者，而何之器度越人如此。沛公之有愧多矣。及項羽王沛公於漢中也，沛公意大不滿，自絳灌以下，莫不勸攻項羽。何獨諫曰：能屈於一人之下，而伸於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嗚呼！何之器度若此，其位當不在人下矣。昔者晉重耳之亡也，從亡三人者，皆相國之器也。夫以羈旅喪亡之餘，而其從者

皆可以相國。君子曰：用臣如三人，公子何患於喪乎？吁！此固沛公所以興也。○問：蕭何未央之營，前殿建北闕，周匝二十重九十五步，街道周迴七十里，臺殿四十三所，宮門闈凡九十五，壯麗如此，宜高帝之所以怒。溫公譏其非，元城乃以爲蕭何堅漢高都長安之深意，當從何說爲正？曰：高帝都關中之意，猶豫未決，蓋嫌殘破故也。何大建宮室以轉其機，至其自夸壯麗，今人皆譏其無識，不知何不欲以據形勢定根本，正言於高帝，恐費分踈。姑假世俗之言以順適其意。與買田宅自污意同

韓信

龜山楊氏曰：韓信以機變之才，因思歸之衆以臨江東，而燕代趙齊之間無堅城疆敵矣。其用奇無窮，所向風靡，自漢興名將未有倫儗也。至其軍脩武也，又輔以張耳，二人皆勇略蓋世，余竊怪漢王自稱漢使，晨馳入壁，即卧內奪其印符，麾召諸將，易置之，而耳信未之知也。此其禁防闊踈，與棘門霸上之軍何異耶？使敵人投間竊發，則二人者可得而虜也。豈古所謂有制之兵者，信亦有未逮歟？

或問太史公書項籍垓下之敗，實被韓信布得陣好，是以一敗而竟斃。朱子曰：不特此耳。自韓信左取燕齊趙魏

右取九江英布收大司馬周殷而羽漸困于中而手足日翦則不待垓下之敗而其大勢蓋已不勝漢矣

張良

程子曰張良亦是箇儒者進退間極有道理人道漢高祖能用張良却不知是張良能用高祖良計謀不妄發發必中如後來立太子事皆是能使高祖必從使之左便左使之右便右豈不是良用高祖乎

或言正叔云人言沛公用張良沛公幾曾用得張良張良用沛公耳良之從沛公以爲韓報秦也既滅秦於是置沛公關中辭歸韓已而見沛公有可以取天下之勢故

又從之已取天下便欲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良不爲高祖之臣可見矣此論甚好以前無人及此龜山楊氏曰此論亦未盡張良蓋終始爲韓者方沛公爲漢王之國遣良歸韓良因說沛公燒絕棧道此豈復有事漢之意及良歸至韓聞項羽以良從漢王故不遣韓王成之國與俱東至彭城殺之先是良說項梁以韓諸公子橫陽君成可立梁遂使良求韓成立爲韓王良爲韓司徒良以韓見殺之故於是又間行歸漢其意蓋欲爲韓報項羽也至漢高祖用其謀已破項羽平定天下從高祖西都關中於是始道引辟穀有從赤松子之語蓋爲韓

報仇之心於是方已故也。據良當時說高祖燒絕棧道，然後歸韓，此亦似有意使韓王成。若在良輔之，并天下未可知。良意以謂可與之爭天下者，獨高祖。高祖既阻蜀不出，其他不足慮矣。不幸韓王成爲項羽所殺，故無以自資而卒歸漢也。如高祖亦自用張良不盡良之術，亦不止於如此。須更有事在其臣高祖，非其心也。不得已耳。○子房起布衣徒步，以三寸舌爲帝者師，其奇謀秘計轉敗爲成，出於困急之中者數矣。故高祖稱之配蕭韓爲三傑。天下旣平，功高者往往以才見忌。疑魯一開，雖韓信有解衣推食之誠，猶不克終。竟以蒞醢。蕭何

雖能以功名自全，而見疑亦屢矣。是三人者，惟子房功成智隱，不適權勢。視去權利如脫敝屣，雖寄身朝市而儵然如江湖萬里之遠。鴻冥鳳舉，矰繳不及。方諸范蠡，其優矣哉。夫漢興，將相於去就之際，皆中機會而不違理義者，吾獨於子房得之矣。

或問養虎自遺患事。張良當時若放過，恐大事去矣。如何。未子曰：若只計利害，即無事可言者。當時若放過未取，亦不出三年耳。問幾會之來，間不容髮。况沛公素無以繫豪傑之心。放過即事未可知。曰：若要做此事，先來便莫與項羽講解。旣已約和，即不可爲矣。大抵張良多陰

謀如入關之初。賂秦將之爲賈人者。此類甚多。問伊川却許以有儒者氣象。豈以出處之際可觀耶。曰。爲韓報仇事亦是。是爲君父報仇。○三代之下人品皆稱子房。孔明子房今日說了脫空。明日更無愧色。畢竟只是黃老之學。及後疑戮功臣時更尋討他不著。○問子房孔明人品。曰。子房全是黃老。皆自黃石一編中來。又問一編非今之三略乎。曰。又有黃石公素書。然大率是這樣說話。輔廣云。觀他博浪沙中事也。甚奇偉。曰。此又忒嚙不黃老。爲君報仇。此是他資質好處。後來事業則都是黃老了。凡事放退一步。若不得那些清高之意來。緣飾

遮蓋。則其從衡詭譎。殆與陳平輩一律耳。問邵子云。智哉。留侯善藏其用。如何。曰。六燒絕棧道。其意自在韓而不在漢。及韓滅無所歸。乃始歸漢。則其事可見矣。

南軒張氏曰。子房蓋有儒者氣象。三代之後未易得也。五世相韓。篤春秋復讎之義。始終以之。其狙擊嬴政。非輕舉也。其復讎之心。苟得以一擊而遂焉。則亦慊矣。此其大義根諸心。建諸天地。而不可泯者也。子房之心。非以功利也。始終爲韓。而漢之爵祿不足以羈縻之。故予以爲有儒者之氣象。三代之後未易多得。此其出處大致也。至於從容高帝之旁。其計策不汲汲於售。而所發動

中節會使高帝從之有不庸釋者蓋子房非有求於高帝故能屈伸在已而動無不得此豈獨可以知計名哉
○高帝之英武慢侮士大夫其視隨何酈食其陸賈輩皆撫而忽之至如蕭相國之功一旦下之廷尉亦不顧也獨於子房蓋敬而不敢慢順而不可強則以子房所守在義而不以利故爾嗟乎秦漢以來士賤君肆正以在下者急於爵祿而上之人持此以為真足以驕天下之士故也若子房者其可得而驕之哉雖然以高帝之英武而能虛已以聽信子房蓋亦可謂明也已矣可謂遠也已矣

或問高帝暮年猜忌功臣張良不能開釋帝意友見諸將沙中偶語乃指示曰此屬相聚謀反毋乃益其猜忌之心而溫公反謂因事納忠何也潛室陳氏曰子房言無虛發平生智謀都因事方用所以撥轉主心如轉戶樞
○問子房之於漢高言無不盡晚年廢立乃不敢言至四皓之來而後定豈天下既定子房之言不足以動帝之聽耶曰此事子房自度不能得之於口舌之間故於人主機括中撥轉來伊川生平不喜人用智獨喜子房此著具見易傳可玩味自是轉移君心一道理未可以一筆勾斷○沛公有三傑故雖遷漢中而卒定三秦項

羽無三傑故雖王三將而終不能有三秦嗚呼羽非失險也失人也夫項羽遷沛公於巴蜀而王三降將以拒漢漢勢若已屈矣吁彼豈知巴蜀果非死地也耶羽以巴蜀為死地而謀遷沛公沛公亦以死地視巴蜀而忿嫉項羽當是時也取捨屈伸之理惟蕭何知之故何勸王王漢中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及其既就國也項羽肺肝之謀惟張良知之故良說王燒絕棧道以示項羽無東意此蕭何之所以強沛公之行也而張良所以安沛公之心也使巴蜀而果能為死地也則蕭何張良之謀是置沛公於死也蕭何張良可謂見之明計之熟矣至

於韓信登壇之日畢陳平生之畫略論楚之所以失及漢之所以得漢一日舉兵而東秦民其為沛公耶為三降將耶此三秦還定之謀所以卒定於韓信之手也噫三傑宜人傑也向也蕭何張良有卓越之見而始勸沛公之入今也韓信乘罅漏之餘而徑勸沛公之出其入也所以養其出也其出也所以用其入也三子之見智謀略同故蹙楚之效同孰謂關中非沛公囊中物耶善乎史臣之論高祖曰從諫如轉圜也夫天下之勢成敗未易料也見近者昧其勢而慮遠者審其勢蓋勢者成敗之所係也一舉措之不謹則俄頃之間大事去矣方

羽之王三降將於三秦。而王高祖於漢中也。高祖蓋不勝其忿而欲奮於一擊之間。周勃等又從而從吏之。當是時高帝死固未可保。而何以成敗爲也。及蕭相國進諫。而高祖翻然改悟。罷兵就國。徐起而還定之。如取諸寄。此豈有他術也。知成敗之勢在己而已。己能屈之亦能伸之。是以高帝之還定三秦也。不在於引兵故道之時。而在於不攻項羽之日。不在於拜將之後。而在於聽諫之初。

彭越

龜山楊氏曰。天下之禍莫大乎不明。分之不明。由較材

程力之過也。予觀韓彭之亡。皆以此歟。蓋西漢之初。高皇帝以匹夫起阡陌之中。一時名將非屠販亡命輕猾之徒。則里巷齟齬布衣之交也。其平居握手素非有君臣等威也。論其材力亦豈足相過哉。天下未平而大者已王。小者已侯。皆連城數郡。一搖足則秦項之爭復搆矣。漢方收民於百戰凋瘵之餘。而臨諸侯王之上。凜乎其猶蹈春冰而常恐其潰也。故疑隙一開。則蘊醢隨之矣。嗚呼。是豈知先王所以維持天下者哉。雖朝委裘植遺腹而不亂者。亦有名義以正其分耳。故君君臣臣而天下治。如將較材程力以彊弱勝負爲君臣。則天下之

禍何時已哉。漢之君臣不知出此。卒至相夷而不悟。悲夫。

或問司馬溫公言漢之所以得天下者。大抵皆韓信之功。則知彭越又其次耶。今考其本末。二子各有所長。其功一也。故張漢家之勢者。信之功多於越。破魏取代。什趙。脅燕。擊齊。滅楚。是也。困項氏之勢者。越之功多於信。楚積聚而項氏敗。擾梁地而項氏急。是也。未審如何。潛室陳氏曰。彭越人物功勳。皆非信比。但其常以游兵出入梁楚間。為項氏腹心之疾。所以有功於漢。

曹參

程子曰。曹參去齊。以獄市為託。後之為政者。留意於獄者。則有之矣。未聞有治市者。

龜山楊氏曰。曹參從高帝起豐沛間。與之並馳者。皆一時熊羆之士。而陷敵攻堅。必以參為首。宜其勇悍彊執。為其於擊斷。天下已定。參為齊相。乃退然不自用。盡召長老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者。既得。蓋公避正堂舍之。尊用其言。而齊大治。其後為漢相。亦以治齊者治天下。故其効如之。觀參所為。其始以戰鬪為功。而終則以清淨無為自守。何其不相侔也。非其資務學。樂用人言。而勇於自克。其何能爾。若參者。可不謂賢矣。夫初參與蕭何。

有隙。何且死。所推賢唯參。參代何爲相國。舉事無所變。更一遵用何法。二人者。苟無體國之誠心。忘一己之私忿。則排陷紛更。將無所不至。推之以爲賢。守之而勿失。尚何有哉。其卒爲一代宗臣。蓋有以也。○後世如曹參。可謂能克己者。觀參本武人。攻堅陷敵。是其所長。至其治國爲天下。乃以清淨無爲爲事。氣質都變了。

婁敬

龜山楊氏曰。婁敬建和親之策。欲以適長公主。妻單于。以謂冒頓在固。爲子壻。子壻死。外孫爲單于。豈聞孫敢與大父亢禮哉。可毋戰以漸臣也。其說何謬哉。且子壻之

與外孫。孰與父子親也。彼且殺父以代立。况妻之父乎。其何足恃哉。然屬人主厭兵。故以一言之謬。而遂成千載之患。惜夫。

周勃

程子曰。周勃入北軍。問曰。爲劉氏左袒。爲呂氏右袒。旣知爲劉氏。又何必問。若不知而問。設或右袒。當如之。何已。爲將乃問士卒。豈不謬哉。當誅諸呂時。非陳平爲之謀。亦不克成。及迎文帝至霸橋。曰。願請問。此豈請問時耶。至於罷相。就國。每河東守行縣至絳。必令家人被甲執兵而見。此欲何爲。可謂至無能之人矣。

或問周勃。雖則重厚。少文。可屬大事。然其畏誅。令家人持兵自衛。似未得人臣事君之義。而班固以爲漢伊周。何耶。潛室陳氏曰。周勃處事。終有周章處。如旣入軍。復問左右袒。迎文帝至渭橋。却欲入私謁。皆非召之不來。麾之不去。舉動安。劉事特幸成耳。

性理大全書卷之六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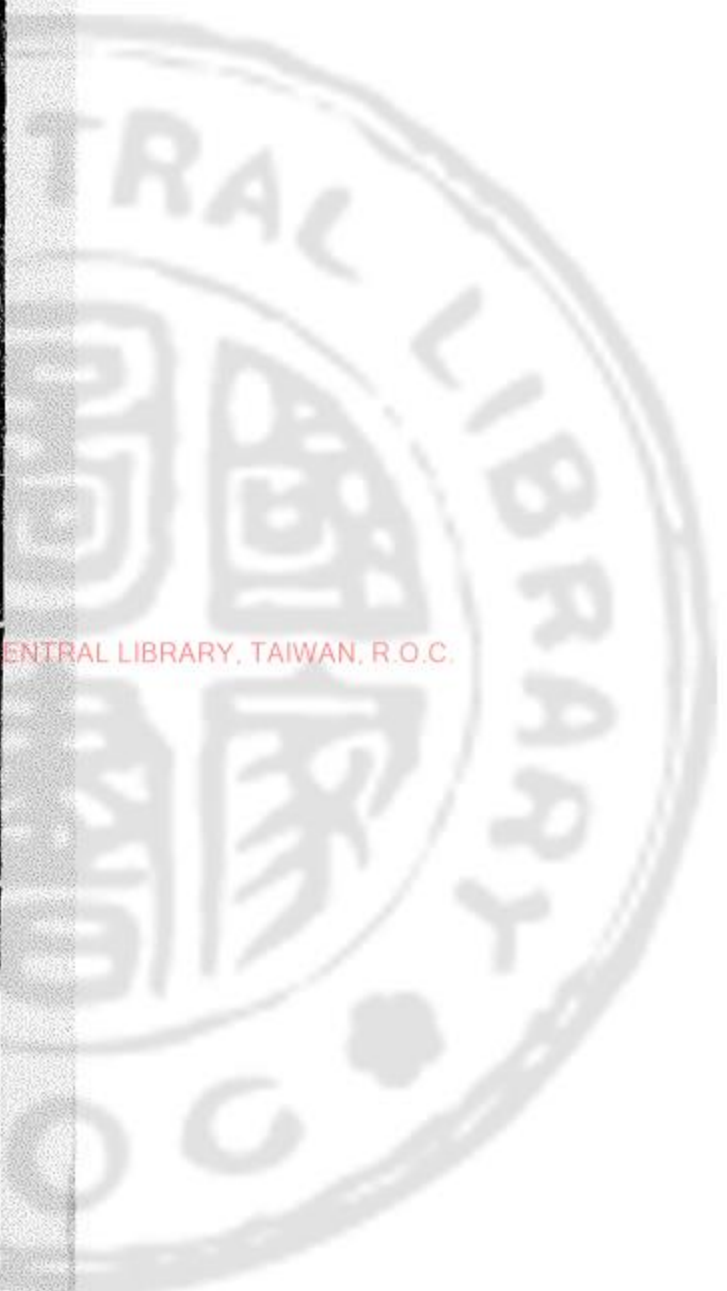


性理大全書卷之六十一

歷代三

陳平

或問陳平當王諸呂時何不諫。程子曰。王陵廷爭不從則去其位。平自意復諫者未必不激呂氏之怒也。夫漢初君臣徒以智力相勝。勝者為君。其臣之者非心說而臣事之也。當王諸呂時而責平等以死節。庸肯苟死乎。○陳平只是幸而成功。當時順却諸呂亦只是畏死。漢之君臣當恁時豈有樸實頭為社稷者。使後來少主在事。變那時他也則隨却。如今周勃先入北軍。陳平亦不是。



推功讓能底人。只是占便宜。令周勃先試難也。其謀甚拙。其後成功亦幸。如人臣之義。當以王陵為正。○陳平雖不知道。亦知學。如對文帝以宰相之職。非知學。安能此。

龜山楊氏曰。呂后問宰相。高祖曰。陳平智有餘。難以獨任。王陵少戇。可以佐之。則高祖固有疑平之心矣。然終其世不見其隙。蓋天下初定。國家多故。諸侯內叛。夷狄外陵。平為護軍。常從征伐。不據重兵。不親國柄。故能免也。然高祖謂平難獨任。王陵可以佐之。而陵終以戇見疎。無益於國。其後平專為丞相。天下無間言。卒以功名終。

不其反歟。知人惟帝難之。信矣夫。

或問文帝問陳平錢穀刑獄之數。而平不對。乃述所謂宰相之職。或以為錢穀刑獄。一得其理。則陰陽和。萬物遂。而斯民得其所矣。宰相之職。莫大於是。惜乎平之不知此也。朱子曰。平之所言。乃宰相之體。此之所論。亦是一說。但欲執此以廢彼。則非也。要之。相得其人。則百官各得其職。擇一戶部尚書。則錢穀何患不治。而刑部得人。則獄事亦清平矣。

或問良平漢之功臣也。十八侯之次。良平何以不與。高后四年。差次功臣。其位愈下。何歟。潛室陳氏曰。漢封功臣。

其盟誓之辭曰。非軍功不侯。於軍功中又三事最重。一曰從起豐沛。二曰從入關中破秦。三曰從定三秦。十八侯位次全論此三事。良平皆後附。良雖從沛公。但其時自有故君。韓氏所以不在此數。又良平皆帷幄謀議。不履行陣。所以諸軍功者率在先。

王陵

或問王陵周勃陳平處呂后之事如何。南軒張氏曰。夫以呂氏之凶暴。欲王諸呂。其誰扼之。獨問此三人者。蓋亦有所憚也。非特憚此三人。蓋實憚高帝之餘威流澤之在天下也。陵引高帝白馬之盟以對。其言明切。固足以

折其姦心。如砥柱之遏橫流也。使二子者對復如陵。吾知呂氏將悚焉。若高帝臨之在上。且懼天下之變。或縮而不敢。未可知也。彼二子者。乃唯然從之。反有以安其邪志而遂其凶謀。既分王諸呂。而呂氏羽翼成就。氣焰增長。然則呂氏之欲篡漢。二子實助之。予謂二子方對呂氏時。其心特畏死耳。未有安漢之謀也。退而聞王陵之責。顧高帝之眷思。天下後世之議。於是而不遑。則有卒安社稷之言耳。雖然。使二子未及施計。先呂氏而死。則是乃畔漢輔呂。不忠之臣。尚何道哉。抑二子安劉氏之計亦踈矣。不過之於爪牙。未就之初。而抹之於搏擊。

磔裂之後。觀其間居深念。與劫酈寄入北軍等事。亦可謂窘迫僥倖之甚。夫豈全謀哉。酈寄不可劫。北軍不可入。呂頹之謀行。則亦殆矣。忠於人國者。固如是哉。人臣之立朝。徇義而已。利害所不當顧也。功業之成。不必漸出於吾身也。義理苟存。則國家可存矣。借使王陵以正對平勃。又以正對呂氏。一日而尸三子於朝。三子雖死。而大義固已皎然如白日。轟然如雷霆。天下之義士。將不旋踵四面並起而亡呂氏矣。安劉氏者。豈獨三子為能哉。使人臣當變故之際。畏死貪生。不知徇義。而曰吾欲用權以濟事于後。此則國家何所賴焉。亂臣賊子所

以接踵於後世也。其弊至於如荀彧馮道之徒。而論者猶或賢之。豈不哀哉。夫所貴乎權者。謂其委曲以行其正也。若狄仁傑是已。其始終之論。皆以母子天性為言。拳拳然日以復廬陵王為事。然其所以紆餘曲折而卒成其志者。則用功深矣。潛授五龍夾日以飛。仁傑豈必功業於其身者哉。人臣之義。當以王陵為正。濟大事者。當以狄仁傑為法。

叔孫通

朱子曰。叔孫通為綿蕝之儀。其效至於群臣震恐。無敢喧譁失禮者。比之三代燕享。群臣氣象便大不同。蓋只是

秦人尊君卑臣之法。曾二生之不至。亦是見得如此。未必能傳孔孟之道。只是他深知叔孫通之爲人。不肯從他耳。

或問叔孫通定禮樂。召兩生不至。曰。禮樂積德百年而後可興。漢初朝廷無禮。群臣拔劍擊柱。若從兩生。無救於目前。從叔孫。則又因陋就簡。揚子雲獨以大臣許兩生。如何。潛室陳氏曰。人有所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叔孫通盜儒。稍有節操。人便不因之而進。兩生不是欲待百年。但以叔孫通非興禮樂之人。故設辭以拒之耳。子雲以其自重難進。有所不爲。故以大臣許之。蓋因其出處。

之間。可卜其事業也。

四皓

朱子曰。漢之四皓。元稹嘗有詩譏之。意謂楚漢分爭。却不。出。只爲呂氏以幣招之。便出來。只定得一箇惠帝。結裏。小了。然觀四皓。恐不是儒者。只是智謀之士。○問四皓。是如何人品。曰。是時人材。都沒理會。學術權謀。混爲一區。如安期生。蒯通。蓋公之徒。皆合做一處。四皓想只是箇權謀之士。觀其對高祖言語。重如願爲太子死。亦脅之之意。又問高祖欲易太子。想亦是知惠帝人才不能。負荷。曰。固是。然便立如意。亦了不得。蓋題目不正。諸將。

大臣不心服。到後來呂氏橫做了八年。人心方憤悶不平。故大臣誅諸呂之際。因得以誅少帝。少帝但非張后子。或是後宮所出。亦不可知。史謂大臣陰謀以少帝非惠帝子。意亦可見。少帝畢竟是呂氏黨。不容不誅耳。杜牧之詩云。南軍不袒左邊袖。四老安劉是滅劉。

趙堯 季布 劉章 張蒼 酈寄

龜山楊氏曰。予讀漢史至呂戚之事。未嘗不爲之廢卷太息也。以高帝之明。惓惓於趙王。其念深矣。然卒用趙堯之策。可謂以金注也。且呂后以堅忍之資。濟之以深怨。積怒其於趙王也。欲得而甘心焉。久矣。雖韓彭之強。有

弗利於己。去之猶猶發蒙耳。一貴強相。何足以重趙哉。善爲高皇計者。蓋亦反諸己而已。不以衽席燕好之私。亂嫡妾之分。使貴者不陵。賤者不逼。夫夫婦婦而家道正矣。是將化天下以婦道。如關雎之時。豈特無毋禍而已哉。

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孔子稱其仁。管仲之不死。繩以春秋之法。則其義固有在矣。世莫有能窺之者。方季布髡鉗奴辱於朱家。非有深計遠慮也。期以免死而已。班固謂賢者誠重其死。夫死非其所。固賢者所重也。然君子固有舍生而取義者。固之爲此說。豈非

以管仲之事與之乎。是皆未明春秋之法也。揚子曰。明哲不終。事項其義得之矣。

予讀高五王傳。至劉章言田事及誅諸呂一人亡酒者。未嘗不爲之寒心也。方高后欲強諸呂。雖大臣平勃等皆俛首取容而已。其志非忘漢也。觀王陵之事。則可鑑矣。使章以才見忌。不得宿衛禁中。則後雖欲有爲也。尚何及哉。

張蒼吹律調樂。定律令。若百工作程品。其有意乎推本之也。當是時。漢廷公卿皆武夫軍吏。無能知書者。唯蒼自秦時爲柱下史。明習天下圖書。尤邃於律曆。有所建

明。宜無不從也。然其術學踈陋。猶以漢當水德之盛。正朔宜因秦。弗革。卒以此絀。惜夫。

諸呂之王。非漢約。天下莫與也。產祿擅兵。欲危劉氏。忠臣所共切齒。而酈寄固與之友。善而商亦莫之禁。何也。其謀呂祿也。劫之而後從。則商寄之罪均矣。雖絳侯賴之以入北軍。功不足以贖其罪也。使商不就劫。而呂氏得志。則寄之父。子得無非望乎。其賣友非其本心也。

張釋之

龜山楊氏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利口捷給。古人賤之。若上林尉。居其位不知其任。至十餘問不能對。是謂

不任職。非訥於言者也。張釋之以絳侯張相如方之過矣。文帝問絳侯：「天下一歲決獄幾何？」絳侯不能對。又問：「天下錢穀一歲出入幾何？」又不能對。帝以問陳平。平條析甚辨。文帝善之。絳侯愧汗洽背。自以其能不及平遠甚。若是以絳侯為賢，平為喋喋可乎？予謂上林尉真亡賴，而虎圈畜夫雖口對響應亡窮。然上所問乃其職事，非利口捷給也。豈足深過之歟。

或問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為廷尉，民自以不冤。二者何以異？東萊呂氏曰：以史氏之辭論之，則民自以為不冤者，勝於天下無冤民。蓋天下無冤民者，所

斷皆當其罪，罪人未必皆心服也。然以實攷之，則定國實不勝釋之。

或問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為廷尉，民自以不冤。若趙蓋、韓楊之死，謂之不冤可乎？或者說宣帝時廷尉不獨一于定國，雖獨不在定國，而定國坐視四子之死，亦不能效張釋之之守法。如何？潛室陳氏曰：漢卿有罪，未必悉下廷尉。自有詔獄，多丞相御史大夫治之。或下中二千石，雜議廷尉所謂平者，非必皆寬縱之謂。剛不吐柔，柔不茹者，平也。趙蓋、韓楊之死，今作文人但浪說耳。

周亞夫

五峰胡氏曰。周亞夫。霍光不學。不知道能進不能退。殺身亡宗。是功名富貴誤之也。知道者。屈伸通變。與天地相似。功名富貴。何足以病之。張子房進於是矣。

或問周亞夫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不知是否。朱子曰。此軍法。又問。大凡爲將之道。首當使軍中尊君親上。若徒知有將而不知有君。則將皆亞夫。固無害也。設有姦將一萌。非意則軍中之人。豈容不知有君。曰。若說到反時。更無說。凡天子命將。既付以一軍。只當守法。

賈誼

或問賈誼。程子曰。誼之言曰。非有孔子墨翟之賢。孔與墨一言之。其識末矣。其亦不善學矣。

龜山楊氏曰。賈誼以少年英銳之資。抱負其器。頗見識拔。慨然遂以身任天下。而絳灌之徒。出於纖薄。販繒之武。夫先王之典章文物。彼烏足與議哉。直帝所與平天下。定法令。又皆其身親見之也。誼以踈遯晚進之人。欲一日悉更奏之。彼其心。豈能恣然耶。此謔。釁之所由起也。古之君子。自重其身。常若不得已。而後進。非固要君也。蓋天下重器。不可易爲之。王業之大。必遲久而後成。故人君非有至誠不倦之心。則不足以有爲也。其尊德樂。

義一有不至。則引而去之。萬鍾於我何加焉。非忘天下道固然也。誼之草具儀法。與夫三表五餌。其術固踈矣。當是時。人君方且謙讓未遑也。誼身非宰輔。乃汲汲然自進其說。蓋亦不自重矣。在我者不重。故人聽之也輕。及夫以才見忌。不容於朝。出爲王傅。其論國事。猶曰陛下曾不與如臣者議之。則是欲嬰撫在廷之臣。而出其上。也。豈不召禍歟。孔子曰。爲國以禮。其言不讓於誼有之。○漢之儒者。若賈誼。用力亦勤矣。其文宏妙。殆非後儒能造其域。然稽其道學淵源。論篤若終。莫之與也。朱子曰。賈誼之學雜。他本是戰國縱橫之學。只是較近道。

理不至如儀秦蔡范之甚爾。他於這邊道理見得分數稍多。所以說得較好。然終是有縱橫之習。緣他根脚只是從戰國中來故也。漢儒惟董仲舒純粹。其學甚正。非諸人比。只是困苦無精彩。極好處也。只有正義明道兩句。下此諸子皆無足道。如張良諸葛。皆兀固正。只是太麓南軒張氏曰。賈生英俊之才。若董相。則知學者也。治安之策。可謂通達當世之務。然未免乎有激發暴露之氣。其才則然也。天人之對。雖若緩而不切。然反復誦味。淵源純粹。蓋有餘意。以其自學問涵養中來也。讀其奏篇。則二子氣象如在目中。而其平生出處語默。亦可驗於是。

矣。以武帝好大喜功多欲之心，使其聽仲舒之言，則天下蒙其福矣。孰謂緩而不切也耶？

或問賈誼陳治安策論民俗奢侈盜賊垂時而發，夫文帝躬修玄默，移風易俗，以誼言觀之，所謂移風易俗者安在？潛室陳氏曰：誼煞有踈密太過處，惟文帝能受盡言。史臣謂誼之言亦略施行，文帝風俗好處，誼不為無助。

素盞 賈山 馮唐 鄒陽 枚乘

龜山楊氏曰：淮南王之驕恣，其荏禍久矣。然徵之即至，則反形未具，以檻車遷之，是將置之必死也。不早辨之，養成其禍，卒至乎敗國亡身，文帝不無罪也。鄭共叔不義。

得衆詩人以刺莊公，而春秋交譏之，正謂此也。然則人君不幸有弟如淮南者，宜柰何？若舜之於象，放之有庠可也。素盞不能明義以正其君，乃以無稽之言謂之不可過乎。若七國之反，聞見錯之，欲治已也。反以奇禍中之。此戰國策士之常也。然二人之相賊，其志一也。特繫其發之先後耳。不念國家之大計，乃欲因禍以釋一己之私怨。若二人又何足誅哉。而班固謂素盞仁心為質，誤矣。

孝文之恭儉慈仁，而賈山乃借秦為諭，盛言其侈靡貪狠暴虐，宜若過矣。然君臣儆戒，正在無虞之時，故舜之

臣猶以丹朱戒其君。則山之借秦不爲過也。後世驕君諛臣恃天下無虞而不知儆戒。有聞斯言必以爲訕矣。其取禍敗不亦宜乎。

馮唐謂文帝不能用頗牧。其言雖有激然亦深中其病也。夫李牧之爲趙將也。軍市之租皆自用。賞賜皆決於外。不從中覆。故能有成功。魏尚守雲中。上功首虜差六級。文吏即以法繩之。以是較之。文帝不能用李牧。信矣。揚雄謂文帝親詘帝尊。以信亞夫之軍。高爲不能用頗牧。夫孫武斬吳王之寵姬。穰苴斬齊君之寵臣。與其使者僕車之左。駙馬之左。駟皆在軍。不受君令也。古之爲

將者皆然。豈獨亞夫乎。然則文帝未嘗詘而亞夫之軍未嘗信也。謂之有激云爾。則得矣。

吳王怨望。陰有邪謀。鄒陽枚乘之徒不能明義以導其君。而區區以利說之。宜乎其無益也。及吳兵西嚮。而枚乘猶以民之輕重。國之大小爲言。則是使吳重大而漢輕小。則吳兵可得而進也。吳亡。乘不及禍而卒以取重於世。幸矣夫。

田叔

龜山揚氏曰。班固謂田叔隨張敖赴死如歸。彼誠知所處。子謂田叔之隨王。雖以身死之。何益於趙。此與婢妾賤

人感慨自殺者何以異哉。烏在其為知所處。孟舒為雲中守。而士爭臨城死敵。此誠長者。而田叔乃以隨張王事。首稱之。斯言豈特為舒而發。抑亦自賢耳。夫譽人以自賢。是豈長者之言乎。

五峰胡氏曰。田叔悉燒梁獄詞。空手來見。可謂善處人子。毋兄弟之間者也。漢景忌刻之君也。而能賢田叔。有過人之聰明。越人之度量者。何歟。以太后在上。不敢肆故也。天理存亡在敬肆之間耳。孔子作春秋。必記災異。警乎人君。萬世不死也。

晁錯

龜山楊氏曰。晁錯云。人君必知術數。又云。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而自親事。操是說。蓋未嘗知治體也。夫天下大器。非智力所能勝也。舜之惇五典。庸五禮。用五刑。皆因天而已。未嘗自為也。雖股肱耳目付之臣。而不自用。况以術數而自親事乎。使後世懷謫者。誤其君。挾術以自用。必資是言也。其為禍豈淺哉。若吳楚之反。不在錯。天下戶知之矣。景帝用譏邪之謀。以誅錯。其失計不已甚乎。當是時。兵之勝負。國之安危。未可知也。而誅其謀首。豈不殆哉。而在廷之臣。無一人為錯言者。蓋變起倉卒。各欲僥幸於無事。而莫敢以身任之也。然而錯亦有以

取之矣。夫漢之有七國。未若魯之三家也。孔子墮三都之城。而三家無敢不受命者。則其處之必有道矣。孟子曰。子以爲有王者作。則曾在所損乎。在所益乎。使孟子而得志。固將損之也。錯無碩德。里望以鎮服其心。而強爲之謀。其召亂而取禍。蓋無足怪者。武帝時。淮南王欲反。獨畏汲黯之節義。視公孫弘。其卑如發蒙耳。則天下果非智力可爲也。以一汲黯。猶足以寢淮南之謀。况不爲黯者乎。

南軒張氏曰。晁錯在當時。只合使口論思獻納之職。觀其言之是者行之。不是者置之。而使之爲御史大夫。則過

其才矣。至如馬謖。不是孔明錯看他。亦是用過其才。謖平生參軍事。煞有籌畫。一旦使之自將兵。所以敗耳。使參謀爲都統。如何做得。

竇嬰 灌夫 田蚡

龜山楊氏曰。景帝燕兄弟。欲以天位傳梁王。竇嬰以漢約直之忤。太后旨。可謂不阿矣。及爲丞相。推轂士類。專用儒術。雖藉福之辨。不能遷惑其所守。直己以往。不撓權貴。其節義有足稱者。至晚節末路。失位不得志。而與灌夫相爲引重。二人者。並位公侯。顯名當世。其平生意氣。何其壯哉。田蚡以外戚進。顯淫奢無度。尊己以下人。壯

夫義士宜恥出其門而二人者乃幸其臨况以為名高其志慕又何其汙也。蓋鶩勢榮者勢窮則辱而氣隨以奪其理然矣。若灌夫者勇悍不遜有死之道焉。終以一朝之忿亡其身。非自取歟。竇嬰區區復銳於為救。果何益哉。故卒與俱滅。是亦不知量也。田蚡規利賣國。其不族幸矣。

卜式

潛室陳氏曰。漢方事匈奴而卜式願輸助邊。方事南越而式願父子俱死。天下方事匿財而式猶欲就助公家之費。凡式之所樂為者。皆衆人之所難為。而武帝之所欲為者。式輒揣其意而逆為之。故天下因式獲罪者十室而九。而式之褒寵眷遇。自以為有用於天下。乃武帝當封禪而式獨以不羽白文章見棄。式乎。式乎。何不先衆人而為之乎。

公孫弘

程子曰。觀武帝問賢良禹湯水旱厥咎何由。公孫弘曰。堯遭洪水不聞禹世之有洪水也。而不對所由。姦人也。元城劉氏曰。公孫弘姦詐人也。亦有長處。諫罷西南夷。不用卜式郭解是也。且武帝之好征伐。天下皆欲諫而止之。而式身為庶人。乃願以家財助邊。以迎合人主。其後

又欲父子死南越。帝由是移怒列侯，不肯從軍，坐酎金失侯者百六人。實式激其怒也。故弘以式為非人情，不軌之臣，不可以為化而亂法。且郭解以匹夫而奪人主死生之權，且聖人之作五刑，固有輕重。今一言不中意而立殺之，此何理也。考其唱此悖亂之風，解實為之魁。故弘之言解布衣為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解不知此罪甚於解。知此二事，得大臣之體。

張湯

涑水司馬氏曰：或稱張湯矯偽刻薄，而後嗣顯榮，七葉不絕。意者積善餘慶，積惡餘殃，近虛語耶。應之曰：不然。所

謂積者，繼世相因之謂也。故傳稱八元八凱，世濟其美；覆餗三族，世濟其凶，此非積善積惡之謂耶。藥書有惠於晉，晉人思之，厲雖剛愎，猶得保其宗廟。至盈無德，卿族遂亡。然則厲之所以存，書之餘慶也。盈之所以亡，厲之餘殃也。祖父有德，子孫為不善，未免禍敗。慶何有焉。祖父不善，而子孫有德，福祿將集。殃何有焉。祖父為不善，而子孫又無德，以蓋前人之愆，則餘殃被之。是以堯舜雖至德，朱均不能免其災。瞽瞍雖大惡，舜禹無所虧。其聖若張湯者，雖險詖人也。而有子安世，保輔漢室，寔有大功。子孫嗣之，率皆忠恪信厚，恭儉周密，邦有道不

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是光顯於後。彌歷末世。固其宜矣。又何異焉。

霍光

朱子曰。霍光臨大節。亦大有虧欠處。○問君臣之變。不可不講。且如霍光廢昌邑。正與伊尹同。然尹能使太甲自怨自艾而卒復辟。光當時被昌邑說。天子有爭臣七人。兩句。後他更無轉側。萬一被他更咆哮時也。惡模樣曰。到這裏也不解恤得惡模樣了。又問光畢竟是做得未宛轉。曰。做到這裏也不解得宛轉了。良久又曰。人臣也。莫願有此。萬一有此時也。十分使那宛轉不得。○問霍

光小心謹厚。而許后之事。不可以爲不知。馬援戒諸子。以口過而褻屍之禍。乃口過之所致。二人之編在小學。無亦取其一節耶。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取人之善。爲己師法。正不當如此論也。

南軒張氏曰。霍光天資重厚。如朝謁進止。常不差尺寸。似乎知學者。後人往往輕加詆毀。使之當大事。必不能然。立君豈易事。呂氏之難。或言齊王可立。大臣以爲王舅。駟鈞虎而冠。即立齊王。復爲呂氏矣。遂定議立文帝。須謹擇於其初。至如昌邑王在國。素狂縱。光不能察知。而輕立之。豈得無罪。其後幸而能立宣帝。劉元城謂取其

無黨比則未然。○霍光天資重厚故可以當大事。而其所以失。則由於不學之故也。人臣之功。至於周公無以加矣。而詩人形容其盛德。則曰公孫碩膚。赤舄几几。夫何其溫恭謙厚也。是則雖以天子叔父之尊。處人臣之極位。有蓋世之功業。而玩其氣象。豈有一毫權勢之居。而人之視之也。但見其道德之可尊。而亦豈覺權勢之可憚哉。孟子曰事親若曾子可也。而後之君子亦曰事君若周公可也。如曾子之事親。適為人子之能盡其分者耳。非有加也。如周公之事君。亦然。蓋在其身所當為者。而何一毫有於己也。周公惟無一毫有於己也。是故

德盛而愈恭。事業為無窮也。光之所建立。想負於其身。橫於其心。而不能以弭忘。惟其不能以弭忘。故其氣燄不可掩。威勢日以盛。權利之途。人爭趨之。非惟家人子弟。門生故吏。馴習驕縱。而不可戢。光之身亦不自知其安且肆矣。此凶于乃國。敗于乃家之原也。可不畏哉。故其一時用舍進退。例出於私意。以蘇武之忠節。進不由己。僅得典屬國。而大司馬長史。雖如楊敞之庸謬。亦得為宰相。至於如魏相。蕭望之之才。皆擯不用。田千秋小不當意。則其壻即論死。作威作福。蓋如此。陰妻之邪謀。未論其不能白發於後。使其妻邪謀至此。而人敢為之。

助而無復言其姦則履霜堅冰馴致其道夫豈一日之故哉光至此亦無全理矣原其始皆由於其心以寵利居成功不知爲人臣之分故曰不學之過也雖然後之儒生如班固輩蓋知以不學病光矣然使其當小利害僅如毫髮鮮不喪其所守望其如光凜然當大事屹如山嶽其可得哉然則光雖有不學之病而其自得於天資者蓋有不可及後之儒生雖自號爲學者譏議前人而反無以自立則亦何貴乎學哉予謂人才如光輩學者要當觀其大節先取其所長而後議其所蔽反身而察焉則庶幾爲蓄德之要不然所論雖似高亦爲虛言

而已矣

或問周勃霍光在漢均有擁立之功優劣如何潛室陳氏曰霍光伏忠義舉動光明平勃任智術蹤跡踈昧

汲黯

龜山楊氏曰周勃起布衣蓋椎朴鄙人以其重厚故可屬大事則天下重任固非猶忿褊迫者所能勝也武帝時淮南王欲反獨畏汲黯之節義至論公孫弘輩若發蒙爾夫汲黯之直爲天下敬憚如此予獨疑其猶忿褊迫臨大事不能無輕動輕動則失事機難與成功故武帝謂古有社稷臣黯近之矣其有得於此乎

疏廣 受

或論二疏不合徒享爵位而去又不合不薦引剛直之士
代已輔導太子朱子曰疏廣父子亦不必苛責之雖未
盡出處之正然在當時親見元帝懦弱不可輔導他只
得去亦是避禍而已觀渠自云不去懼貽後悔亦自是
省事恬退底世間自有此等人他性自恬退又見得如
此只得去若不去蕭望之便是樣子望之即剛直之士

魏相 趙充國

南軒張氏曰魏相所存不得為正觀其有許史之累則可
見矣夫欲其說之行而假許史以為重此詭遇獲禽之

心君子不道也然其為相亦有可取者四方有異聞或
有逆賊災變輒奏言之此誠宰相事也其諫伐匈奴書
有曰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風俗猶薄水旱不時按今
年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此
非小變也凡此在他人不知為真者而相獨知憂之亦
槩乎有聞矣故予甚惜其進之不能以正也進不以正
則牽制徇從之事必多而感格正抹之風或鮮矣
漢將誠當以趙充國為最凡將之病患於勇而不詳也
充國蓋更軍事多矣及聞西羌之事則不敢以遽而曰
兵難遙度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略其不敢忽如此蓋思

慮之深。經歷之多。孔子所謂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將之病。在於急近功也。充國則圖其萬全。陳屯田十二利。持久而爲不可動之計。其規模與孔明渭上之師。何以異哉。將之病。在果於殺而不恤百姓也。充國任閩外之寄。而爲國家根本之慮。要使百姓安邊。圍疆而西戎坐消焉。此殆三代之將。非戰國以來。摧鋒折敵者所可班也。反覆究其規模。味其風旨。遠大周密。拔出倫輩。予謂充國在宣帝時。且不獨爲賢將。殆可相也。使其爲相。必能爲國家圖回制度。爲後世慮。安養百姓。爲邦本計。如魏相輩。皆當在其下風耳。

丙吉

涑水司馬氏曰。丙吉爲丞相。出逢群盜格鬪。死傷橫道。過之不問。見牛喘而問之。以爲詰禁盜賊。守令之事。陰陽不調。此乃宰相職耳。談者羨之。愚竊以爲不然。夫宰相所以治陰陽者。豈拱手端冕。無所施設。而陰陽自調。蓋亦佐人主治庶政。安四海。使和氣洋洋。薄於宇宙。旁暢周達。浸潤滲漉。明則百姓洽。幽則鬼神諧。然後寒暑時至。萬物阜安。雖古昔聖人之治天下。至於陰陽和寒暑時。時而至。治極矣。豈庸人所能致哉。當丙吉爲政之時。政治之不得。刑罰之失中。不肖之未去。忠賢之未進。可勝

紀哉。釋此不慮而慮於牛喘，以求陰陽不亦踈乎。且京邑之內，盜賊縱橫，政之不行，孰甚於此。詩云：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近不能正，如遠人何。若曰：守令之職，守令不賢，當責何人。非執政者之過，而又誰歟。昔士會為政，晉國之盜逃奔于秦。子產為政，桃李垂於街者莫援。若盜賊不禁，而曰長安令之職。風俗不和，而曰三老之職。刑罰不當，而曰廷尉之職。衣食不足，而曰司農之職。推而演之，天下之事，各有其官。則宰相居於其間，悉無所與。而曰主調陰陽，陰陽固可坐而調耶。愚以為丙吉自知居其位而無益於世，飾智譎問以揜其迹，抑亦自欺而已矣。

己矣

南軒張氏曰：丙吉深厚不伐，在他人亦無所難者，其德厚可稱也。其為相若寬緩者，雖天資則然，意亦以宣帝之政尚猛，而有矯之之意歟。然抑亦太甚矣。至於韓延壽、楊惲之死，則亦莫能救也。吉見謂不親小事，知大體。二卿之死，夫豈事之小者耶。濫刑若是，其於大體何有。若語其才識，蓋不逮魏相遠矣。

黃霸

象山陸氏曰：黃霸為潁川守，鰥寡孤獨死無以葬者，霸為區處曰：其所木可為棺，其亭猪可以祭，吏往皆如其言。

遣吏司察事既還而勞其食於道傍爲烏所攫肉事每得實人無敢欺皆以爲神史家載其得之之由以爲語次尋繹問他陰伏以相參考後世儒者乃以爲鈎距而鄙之此在黃霸雖未盡善而後儒非之者猶爲無知蓋不論其本而論其末不觀其心而遽議其行事則皆不足以論人原霸之心本欲免人之欺求事之實而已

匡衡

朱子曰嘗見一人云匡衡做得相業全然不是只是所上疏議論甚好恐是收得好懷挾又云如答淮陽王求史遷書其詞甚好又曰如宣元間詔令及戒者矣王詔令

皆好不知是何人做漢初時却無此議論漢初却未曾講實得恁地又曰匡衡說詩關雎等處甚好亦是有所師授講究得到

劉向 蕭望之

龜山楊氏曰漢武元鼎元封之間燕齊之士爭言神仙祭祀致福之術者以萬數故淫祠於漢世爲多雖當時名儒碩德繼登宰輔苟有能是正之者元成之際衡譚用事始奮然欲盡去淫祠正以古義又幸世主從之其志行矣未幾以劉向一言而廢祠復興豈不惜哉蓋人情狃於禍福而易動鬼神隱於無形而難知以易動之情

稽難知之理。而欲正百年之謬。宜乎其難矣。以劉向之賢。猶溺於習見。况餘人乎。○自孟子沒。王道不傳。故世無王佐之才。既無王佐之才。故其治效終不如古。若要行道。纔說做計較。要行便不是。何故自家先負一箇不誠了。安得事成。劉向多少忠於漢。只為做計較大。甚纔被見破。手足俱露。是其模樣。○初孝宣循武帝故事。招置名儒。劉更生以通達善屬文。與選中。可謂遇主矣。其後上復興神仙方術之士。而更生得淮南枕中鴻寶秘書獻之。言黃金可成。其所為未免長君之過也。豈其逢世希合而為之歟。抑年少學猶未能無惑於異端歟。其後與望之堪猛輩並立于朝。為羣小側目。更生乃令外親上變事。其義安在哉。夫君子小人相為盛衰。蓋天地之大義也。消息盈虛。天地且不能不以其漸。况於人乎。且許史恭顯之於漢也。憑藉私昵。寵嬖之恩。非一日矣。其培根深。其滋蔓遠。非所以朝升而暮罷。而君子之去小人。又非智謀之足恃也。亦有吾之仁義而已。彼方欲肆欺以罔吾之信。為數以敗吾之義。而吾且欲決而去之。而自為不信。其見乘也不亦宜乎。予讀更生傳。見其惓惓於其君。未嘗不為之歎息也。惜其不知義命之歸。故一蹶而不振。悲夫。

南軒張氏曰。蕭望之劉更生輔元帝初政。以元帝天資之弱。而外有史高總朝廷之事。內有恭顯制樞機之權。二子居其間。可謂孤弱之勢。危疑之時矣。所以處之之道。要當艱深其慮。正固其守。誠意懇惻。以廣上心。人才兼收。以彊國勢。謹其爲。勿使有差。密其機。勿使或露。積之以久。上心開明。人才衆多。群心歸而理勢順。庶幾有可爲者。此在易也。膏小貞之義也。而二子處之。蓋甚踈矣。其綢繆經理。未嘗有一日之功也。遽白罷中書官。官其機。蓋已盡露。而無餘策。既不蒙信用。而中外小人並起。而乘之。身之死。逐不足道。而當時之事。遂不可復救。此

矣。二子之踈也。况其所爲自多不正。用人要當公天下之選。而二子者。不惟其賢。惟其附己。不知小人迎合於外者。詎可保耶。故以鄭朋之傾邪。而使之待詔。至於華龍之汙穢。亦欲入其黨。彼蓋有以召之也。在易有之。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所謂嚴者。嚴其在我者也。二子處群小之間。而不嚴如是。其可得乎。袁安任隗。當梁冀強橫之時。非惟不能加害。而卒能去之。以安隗所處之嚴故也。故史稱安隗素行高。冀未有以害之。斯言誠有味也。二子曾不知此耶。至於使外親上變事。與子上書。則又其甚矣。予觀二子所執。雖正。然懇誠之心。不篤。勢

利之念相交。以天下之公義而行之。以一己之私。蓋不知學之弊也。吁可惜哉。然而昔人未可以一失斷其平生。若更生經歷憂患。晚歲氣象殊勝於前。處王氏之際。庶幾爲憂國敦篤者矣。

龔曉

涑水司馬氏曰。王莽慕龔君賓之名。誅以尊爵厚祿。劫以淫威重勢。而必致之。君賓不勝逼迫。絕食而死。班固以薰膏之語譏焉。未聞有爲辨之者也。可不大哀歟。昔者紂爲不道。毒痛四海。武王不忍天下困窮而征之。斯則有道天子。誅一亂政之匹夫爾。於何不可。而伯夷叔齊

深非之。義不食周粟而餓死。猶隘如此。仲尼猶稱之曰仁。以爲不殞其節而已。況於王莽。憑漢累世之恩。因其繼嗣衰絕。飾詐僞而盜之。又欲誣誇清士。以其臭腐之爵祿。甘言諛禮。期於必致。不可以智免。不可以義讓。則志行之士。舍死何以全其道哉。或者謂其不能黜芳棄明。保其天年。然則虎豹之鞞。何以異於大羊之鞞。庸人之行。孰不如此。又責其不詭辭曲對。若薛方然。然則將未免於諂。豈曰能賢。故君賓遭遇無道。及此窮矣。失節之徒。排毀忠正。以遂己非。不察者。又從而和之。太史公稱伯夷叔齊。不有孔子。則西山之餓夫。誰識知之信矣。

哉

王莽

潛室陳氏曰。莽拔於族屬。繼四父而輔政。時人未之信也。於是刻心厲行。以著其節。禮賢下士。以釣其名。分布黨與。以承其意。諂事母后。以市其權。延見吏民。以致其恩。意上下之勢。既成。而人皆知有莽矣。於是力爲險異之行。以焜耀當時。封邑不受。位號不居。視天下爵祿。若將免焉。天下之人。見其苦心如此。遂以其無他。而謂伊周復出。故其避一傳也。莫不稱其賢。其罷歸也。天下莫不訟其冤。一辭不女。而詣闕上書者千數。辭益封而吏民

上書者八千人。辭新野田而前後上書者至四十八萬。蓋當時惟恐莽之一日去漢。舉國以授之。惟恐其不受。夫莽斗筭之才。賈孺之智。兒曹之恩。妾婦之行。徒以驅委庸人。籠絡小孺。媚事婦人。女子可也。而乃掩竊大物。豈非厄會然歟。

總論

朱子曰。漢興之初。人未甚繁。氣象剗地較好。到武宣極盛時。便有衰底意思。○周人繁密。奈人盡掃了。所以賈誼謂秦專用苟簡自恣之行。秦又太苟簡自恣。不曾竭其心思。太史公董仲舒論漢事。皆欲用夏之忠。不知漢初

承秦掃去許多繁文。已是質了。○董仲舒才不及陸宣公。而學問過之。張子房近黃老。而隱晦不露。

南軒張氏曰。西漢末世。風節不競。居位大臣。號爲有正論者。不過王嘉何武師丹耳。在波蕩風靡之中。誠亦可取。比之光禹。則甚有間矣。然西漢末年。正如病者。元氣先敗。凡疾皆得以入之。而皆得以亡之。爲當時大臣者。要當力陳國勢根本之已蹶。勸人主以自強於德。多求賢才。以自輔。庶可以扶助元氣。消靡沉痾。若不循其本。而姑因一事之謬。一人之進。而指陳之。縱使一事之正。一人之去。亦將有繼其後者。終無益也。故哀帝之末。董賢

雖去而王氏即起。遂以亡漢矣。自成帝以來。受病之瘡。且大者乃在王氏。如丁傅董賢之徒。又特一時乘間之疾耳。在位者當深以王氏爲慮。以王氏爲慮。當如予所言。先勸人主以自強於德。自強於德。則不宜少有差失。顧反尊傅氏。寵董賢。以重失天下之心。是益自削而增助王氏之勢耳。故莽得以拱手而乘其後。惜當時論者皆不知及此也。可勝歎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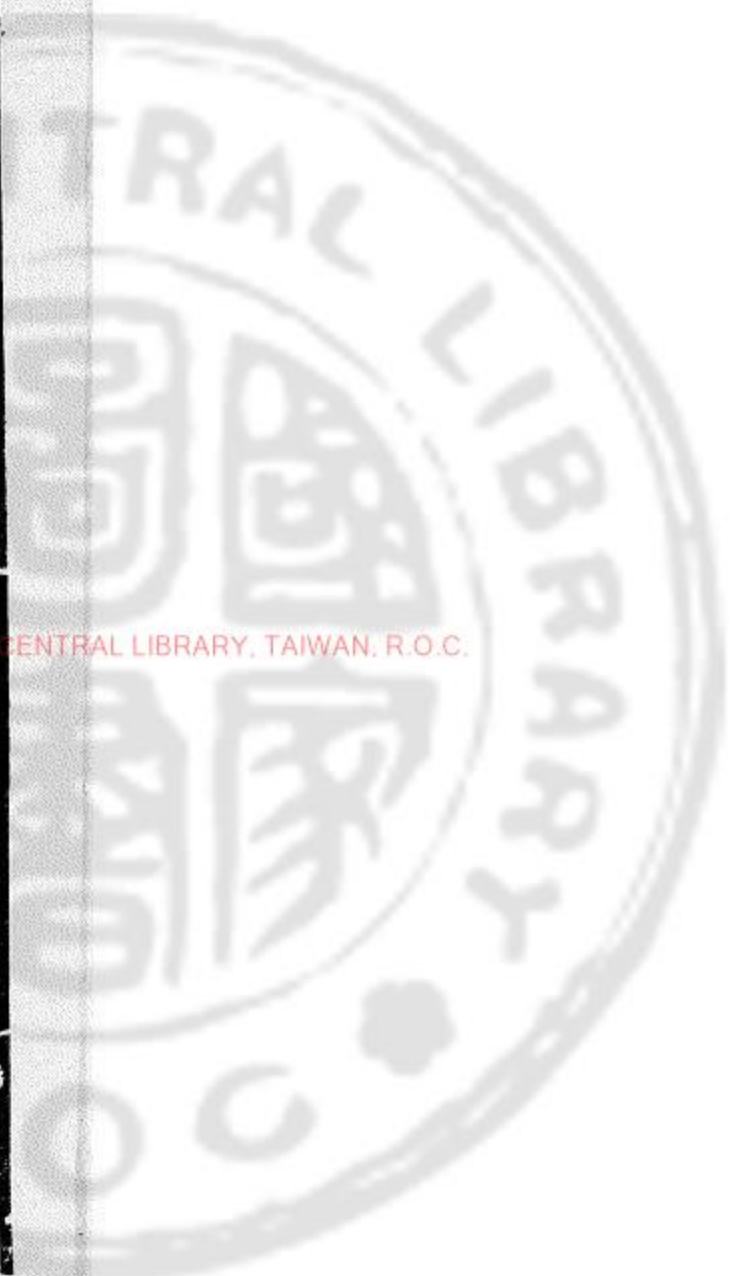
性理大全書卷之六十二

歷代四

東漢

光武

南軒張氏曰。光武之不任功臣爲三公。蓋臨高帝之弊而欲保全之。前史莫不以爲美談。以予觀之。光武之保全功臣。使皆得以福祿終身。是固美矣。然於用人之道。則有未盡也。蓋用人之道。先以一說橫於胸中。則爲私意。非立賢無方之義矣。高祖之待功臣。誠非也。如韓彭黥布之徒。雖有大功。要皆天資小人。在易之師。開國承家。



小人勿用。蓋於用師既終成功之後，但當寵之以富貴，而不可使之有國家而為政也。高帝正犯此義，是以不能保功臣之終。為光武者，要當察吾大臣有如韓彭之徒者乎？則當以是待之。若光武之功臣，則異於是。至寇鄧賈復，則又識明而行脩量洪，而器遠。以光武時所用之大臣論之，若三子者，類過之遠甚，與共圖政，豈不可乎？顧乃執一槩之嫌廢大公之義，是反為私意而已矣。抑光武之所責於大臣者，特為吏事。大臣之職，顧如是乎？惟其不知大臣所當任之職，故不知用大臣之道，而獨以吏事之督責為憂，抑亦末矣。方當亂定之後，正宜登用賢才，與共圖紀綱，以為垂世長久之計。而但知吏事責三公，其貽謀之不競，亦宜矣。

東萊呂氏曰：光武治天下，規模不及高帝，其禮嚴，光用卓茂，所以養得後來許多名節。○光武罷郡縣材官等事，其識見與秦皇相去不遠。

或問光武之失，正在攬權，而史乃稱其總攬權綱，舉無過事，何耶？潛室陳氏曰：光武再造於僂仆之後，如何不總攬權綱，但末流之弊，至不任三公，乃矯枉過正，非謂全不是。

和帝

致堂胡氏曰。和帝幼冲。能誅竇憲。自是威權不失。無大過舉。尊信儒術。友愛兄弟。禮賢納諫。中國又安。方之章帝。實過之矣。

鄧禹 吳漢

朱子曰。古人年三十時。都理會得了。便受用。行將去。如鄧禹十三歲。學於京師。已識光武。為非常人。後來杖策謁軍門。只以數言定天下大計。

古之名將。能立功名者。皆是謹重周密。乃能有成。如吳漢。朱然。終日欽欽。常如對陳。須學這樣底方。可。如劉琨恃才傲物。驕恣奢侈。卒至父母妻子皆為人所屠。今人

率以才自負。自待以英雄。以至恃氣傲物。不能謹嚴。以此臨事。卒至於敗而已。要做大功名底人。越要緊密。未聞粗魯闊略。而能有成者。

嚴光

南軒張氏曰。嘗怪嚴子陵。竟不為帝少屈。何邪。攷子陵之言論風旨。亦非素隱行怪。必欲長往而不反者。彼與光武少而相從。知其心度。為最詳也。以謂光武欲為當時之治。則當時之人才。固足辦之。而無待乎已。若欲進乎兩漢之事。則又懼有未能信從者。不然。徒受其高位。饗其尊禮之虛名。則非子陵之本心也。故寧不就之。然而

以子陵爲光武之故人。名高一世。而竟高卧不屈。光武亦不敢以屈之。其所以激頑起懦。扶植風化。助成東京風俗之美。人才之盛。其爲力固亦多矣。豈不美哉。

黃憲

龜山楊氏曰。黃叔度學充其德。雖顏子可至矣。

或問黃憲不得似顏子。朱子曰。畢竟是資稟好。又問若得聖人爲之依歸。想是煞好。曰。又不知他志向如何。顏子不是一箇衰善底人。看他多少聰明。便敢問爲邦。孔子便告以四代禮樂。

李固 杜喬

南軒張氏曰。李杜二公精忠勁節。不憚殺身。百世之下。凜乎猶有生氣。其視胡廣趙戒輩。真不翅如糞土也。但恨於幾會節目之間。處之未盡。要是於春秋提綱之法。講之不素耳。李固方舉於朝。卽就梁商之辟。商雖未有顯過。然如固之志業。其進也將以正邦。殆不可以苟也。一爲之屬。卽涉梁氏賓客事。必有牽制者矣。此其失之於前也。方質帝之弒也。固爲首相。又質帝忍死有語之以被毒之事。則任是責者非固而誰。質帝旣不幸。固便當召尚書發冀。冀正大義。顯言于朝。則忠臣義士孰不應固。冀雖勢盛。然名其爲賊。逆順理殊。蓋可誅也。此間不

容髮之時而固昧夫大幾獨推究侍醫等舉動迂緩使冀得以措手大義不白人心日以懈弛其幾既失固身據大位當大權持大義而反聽命受制於賊豈不惜哉此其失之於後也夫以冀之悖逆而固且奏記與議所立固豈不知冀心之所存哉失太阿之柄而陵遲至此耳度固之不自發冀罪非黨梁氏也恐事之不成無益故欲隱忍以待清河王之立庶幾可扶社稷而不知天下大變已爲冢宰理當明義以正之事之成與不成蓋非所問況如前所論逆順之理冀決無以遁死邪固之隱忍乃所以成此異姦謀殺身不足道而社稷重受害矣

若固者盡其忠國之心而無克亂之才奇勝惜哉杜喬在九卿中若懷是見必贊固爲之矣及繼固爲相已制命於冀矣相與就死嗚呼悲夫

朱穆

龜山楊氏曰蔡邕謂朱穆貞而孤有羔羊之節觀其立朝論議有足稱者然乃從梁冀之辟何也孟子曰觀近臣以其所爲主觀遠臣以其所主以穆之賢貞而主梁冀焉在其爲貞孤哉然邕之從董卓無異於梁冀宜其不以朱穆爲過也

荀淑

朱子曰。近看溫公論東漢名節。處覺得有未盡處。但知黨錮諸賢趨死不避。爲光武明章之烈。而不知建安以後。中州士大夫。只知有曹氏。不知有漢室。却是黨錮殺戮之禍。有以毆之也。且以荀氏一門論之。則荀淑正言於梁氏用事之日。而其子爽已濡跡於董卓專命之朝。及其孫或則遂爲唐衡之壻。曹操之臣。而不知以爲非。蓋剛大直方之氣。折於凶虐之餘。而漸圖所以全身就事之計。故不覺其淪胥而至此耳。想其當時父兄師友之間。亦自有一種議論文飾。蓋覆使驟而聽之者。不覺其爲非。而真以爲是。必有深謀奇計。可以法國救民於萬

分有一之中也。邪說橫流。所以甚於洪水。猛獸之害。孟子豈欺予哉。

陳寔

勉齋黃氏曰。陳太丘送張讓父之喪。人以其爲善類。賴以全活者甚衆。前輩亦以爲太丘道廣嘗竊疑之。如此則枉尺直尋。而可爲歟。士君子行己立身。自有法度。有義有命。豈宜以此爲法。天地如此。其廢古今如此。其遠人物如此。其衆。便使東漢善類盡爲宦官所殺。世亦曷嘗無善類哉。若使是真丈夫。又豈畏宦官之禍。而藉太丘如此之屈辱。以全其身哉。吾人於此等處。直須見得分明。

不然未有不墮坑落塹者也

竇武 何進 陳蕃

龜山楊氏曰。桓靈之間。昏弱相仍。女后臨朝。權移近習。久矣。王甫曹節。以臺廝之賤。使嬖寵昵之私。竊弄神器。固天下之所同疾也。竇武倚元舅之親。操國重柄。招集天下名儒碩德。布在王庭。相與仗義。協謀勦絕。凶類正猶因迅風之勢。以揚稭粃耳。豈不易哉。然而身敗功頽。貽國後患者。幾事不密。而禍成於猶豫也。方武之不受詔。馳入步軍營。召會北軍五校士數千人。勢猶足以有爲也。張奐北州人。豪素非中人之黨。可以義動也。不能棄

機決策收爲己用。而乃遲回達旦。使逆賊得與奐等合。豈不惜哉。何進親見竇氏之敗。而不用陳琳鄭公業之諫。躬蹈覆轍。引姦凶而授之柄。卒成移鼎之禍。進實兆之也。范曄乃引天廢商之言。豈不謬哉。

朱子曰。東漢誅宦官事前輩多論之。然嘗細考其事。恐禍根不除。終無可安之理。後人據紙上語。指點前人。甚易爲力。不知事到手頭。實要處斷。毫髮之間。便有成敗。不是容易事。若使陳竇只誅得首惡一二人。後來未必不取王允五王之禍也。

南軒張氏曰。竇武陳蕃雖據權處位。而事當至難。主弱一

也。政在房闈。一也。宦者盤錯其勢已成。二也。武等雖漸引類於朝而植根未固。上則太后之心未明禍亂之原。下則中外之情未識朝廷之尊。而武等之謀。但欲速決。爲誅小人之計。夫當時宦者雖有罪。然豈無輕重先後之倫。乃一槩欲施之。舉動草草。今日誅數輩。明日誅數輩。輕重失其權。先後失其序。非天討矣。且使之人人自疑。反締其黨。與而速其姦謀。善處大事者。顧如是邪。觀朱瑀所謂中官放縱者。自可誅耳。我曹何罪。而當盡族滅。使蕃武施之。有。道。行。之。有。序。則。雖。此。曹。蓋。亦。有。心。服。者。矣。穢。厥。渠。魁。脅。從。罔。治。此。待。盜。與。小。人。之。法。而。亦。天。

心也。況其所自處者。又自有失。方是時。非衆志允從。其何以濟事。宦者竊柄已久。人知有此曹而已。爲大臣者。要當深自刻苦。至誠惻怛。舉動無失。而後人有以孚信。而趨向於我。人心向信。則勢立而形成。然後可以消弭禍亂。而武於靈帝踐位之初。一門三侯。妄自封殖。如此其誰心服乎。故王甫後來亦得以藉口。則可見此曹平日之所竊議。而衆志之所不平者矣。及難之作。雖曰忠義。而無或應之。以張奐之賢。猶且被紿而莫知逆順之所在。則以武平日所爲。未有以慰心士大夫故也。蕃雖辭爵而不能止武之封。是亦潔身之爲耳。任天下之重。

顧止如是哉。然予每讀蕃辭爵之跡，未嘗不三復歎息。其辭達其義正，東京之文若此者，蓋鮮亦足以見其忠義之氣也。可勝惜哉。

趙苞

程子曰：東漢趙苞為邊郡守，虜奪其母，招以城降。苞遽戰而殺其母，非也。以君城降而求生其母，固不可。然亦當求所以生母之方，奈何遽戰乎？不得已身降之可也。王陵母在楚，而使楚質以招陵，陵降可也。徐庶得之矣。

臧洪

龜山楊氏曰：臧洪初為張超功曹，後逼袁紹以為青州刺

史二人之遇洪，其義均矣。而洪之報二人者，何其異哉！方曹公圍超於雍丘也，洪欲赴難而請兵於紹。袁曹方睦，而紹之與超素無一日之歡，則雍丘之圍非切於己也。欲其背好用師以濟，不切之難，則紹之不聽未為過。而洪之絕紹，豈亦不量彼己歟？其不屈而死也，蓋亦匹夫匹婦之為諒也已。

總論

或有問：竊武子邦有道則智，邦無道則愚，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初理會不得。武子當衛成公無道失國之時，周旋其間，盡心竭力而不去。及成公囚京師，武子求掌橐

饋賂醫薄醜免衛侯於死終以復國及元咺之訟武子
又獨以忠而獲免其能保身以濟其君如此雖謂之知
可也而夫子曰其愚不可及又嘗曰君子哉蘧伯玉邦
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以伯玉之事責武子
雖謂之愚不識時亦可也然惓惓忠君不避險艱能為
人所不能為抑亦難矣故謂之愚蓋閔之也其稱南容
曰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免於刑戮武子之免亦幸矣
然武子仕衛兩世其君信任之義不可棄之而去其幾
於東漢王允乎允又不免被害伊尹以天下為己任治
亦進亂亦進使成湯不興聘幣不至雖五就桀其志曷

施陳蕃漢代人豪驅馳險阨之中與刑人腐夫同朝爭
衡屢退而不去者以仁為己任非人倫莫相卹也卒以
謀踈見殺亦昧於夫子免刑戮之戒然陳蕃王允猶是
當時朝廷倚任身居鼎軸義當與國存亡故程子曰亦
有不當愚者比干是也若無言責官守則如東海逢萌
當先漢之亂憤三綱之既絕挂冠東都門浮海而去惟
恐其或緩也君子之道詎可不識時幾朱子曰所疑審武子
事大槩得之但為蘧伯玉南容之愚則易為武子之愚
則難所以聖人有不可及之歎陳蕃王允固不得為伯
玉南容之愚然蕃事未成而謀已泄允功未就而志已

驕則又不能爲審武子之愚此其所以取禍也然爲逢
萌則甚易爲二公則甚難又不可以彼而責此但當問
其時義之如何與其所處之當否可也

南軒張氏曰高祖洪模大略非光武所及也高祖起匹夫
提三尺取天下光武則以帝室之胄因人心之思漢而
復舊業其難易固有間矣而高祖之對乃項籍亦蓋世
之豪也光武所與周旋者獨張步隗囂公孫述輩其去
籍蓋萬萬相遠矣至於韓信彭越之徒皆如泛駕之馬
實難駕御而盡在高祖掌握之中指麾使令無不如意
使光武有臣如此未必能用也然而創業之難光武固

不及高祖而至於光武之善守則復非高祖所及也大
抵高祖天資極高所不足者學爾卽位之後所以維持
經理者類皆踈略雄傑之氣不能自斂卒至平城之辱
一時功臣處之不得其道類皆赤族此則由其學不足
之故也光武天資雖不逮高祖而自其少時從諸生講
儒學謹行義故天下既定則知兵之不可不戢審黃石
存包桑閉玉關以謝西域之質安南定北以爲單于久
遠之計處置功臣假以爵寵而不使之任事卒保全其
始終凡此皆思慮縝密要自儒學中來至於尊禮隱逸
褒崇風節以振起士氣後之人君尤未易及此非特高祖

也嗟乎以高祖之天資使之知學爲當務則湯武之聖亦豈不可至哉是尤可歎息也○名節之稱起於衰世昔之儒者學問素充其施於用隨時著見不蘄於立節而其節不可奪不蘄乎徇名而其名隨之在已初無一毫加意也至於世衰道微於任改遲委靡之中而其能拔然自立者則世以名節歸之而士君子道學未至則亦以此自負吁亦小矣然而名節之稱雖起於衰世而於衰世之中實亦有賴乎此使併與是焉而俱亡則亦無以爲國矣西漢之儒者予甚病之蓋自董相申公數人之外自餘往往以佔畢詰訓爲儒無復氣象上焉旣不

能推尋問學之源流而其次又不能以名節立於衰世其亦何所貴於儒也考其所自亦由上之人有以致之自高帝鄙薄儒生文景則尚黃老武帝雖號爲表章然徇其文而不究其實適足以爲害至宣帝則又明示所以不崇尚之意矣則其挫抑摧沮之餘不復自振固宜然儒者之學豈必爲一時貴尚而後勉邪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漢之儒者自叔孫通師弟子固皆以利祿爲事至於公孫丞相取相印封侯學士皆歆慕之其流如夏侯勝之剛果猶有明經取青紫之言況他人乎蓋其習俗胥靡之陋一至於此且乎王莽篡竊之日貢符

獻瑞一朝成群。而能自潔者。班班僅有見於史也。故光武中興。力矯斯弊。尊德義。貴隱逸。以變其風。而中世以後。人才輩出。雖視昔之儒者。有愧然在衰世之中。守義不變。蓋有足尚者矣。至於桓靈之後。國勢奄奄。群狡並起。睥睨神器。未敢即取者。亦一時君子維持之力也。然則名節之稱。在君子則爲末。蓋而於國家亦何負哉。蓋不可不思也。○人言東漢之亡。黨錮趣之也。曾不知東漢若無數君子。其亡也尤速。譬如羸病者之服丹。一旦死則歸罪於丹。不知其所以能延數日之命者。丹之力。使其不服丹。則其死必速矣。○東京黨錮諸君子。蓋嘉

其志氣之美。而惜其所處之未盡重其天資之高。而歎其於學有所未足也。方是時。乾綱解紐。陰邪得路。天下之勢。日入於頽敗矣。而諸君子。曾不少貶以徇於世。慷慨所激。視死如歸。至於患難得喪。寧復肯顧其志氣。可謂美矣。雖然。昔之君子。其出處屈伸之際。蓋各有義。故當困之時。則有居困之道。當屯之時。則有亨屯之法。時不我用。則晦處自脩。危行而言遜。其進不可苟也。若乃居位則思其艱。而慮其周。扶持根本。漸以圖濟。其爲不可驟也。黨錮諸君子在下。則噓枯吹生。自爲題榜。圭角眩露。昧夫處困之道矣。及其有位於朝。不過奮袂正色。

搏擊豪強數輩以爲事業在是矣。又進而居高位則果於有爲。直欲一施之而不復顧身死非所問。而國勢愈傾。是又失亨屯之法矣。是豈非有所未盡爲可恨歟。若諸君子之不爲死生禍福易操。其間如李膺杜密陳蕃輩卓然一時。其天資可謂剛特不群矣。然惟其未知從事於聖門也。故所行雖正。立節雖嚴。未免發於意氣之所動。而非循乎義理之安。出於惡其聲之所感。而未盡夫惻隱之實處。之有未盡。固其宜也。豈非於學有不足歟。使其在聖門。則當入於仲由之科。聖人抑揚矯揉之。其必有道矣。或以爲陳太丘之事爲得其中。以予觀之。

太丘在諸君子之中。持心最平。蓋天資又加美焉耳。而其所處張讓之事。亦非中節。在當時隱迹自晦。豈無其方。何至送宦者之葬。此又爲矯失之過。以此免禍。君子亦不貴也。不然則郭有道乎。識高而量洪。才優而慮遠。足爲當時人物之領袖。然收斂之功。猶未之盡。要亦於學有欠也。不然則黃叔度乎。言論風旨。雖不盡見。然其氣象溫厚。圭角渾然。見之者有所感於心。其爲最高乎。使在聖門。作成之。當居顏氏之科矣。

或問高帝不免韓彭之誅。而光武乃能全功臣之世。何耶。潛室陳氏曰。此大有說。一則逐鹿之勢。外相臣服。事定。

難制。一則高祖之業名位素定，事已相安。一則草昧功臣豪傑難收。一則中興功臣謹守規矩。一則大度中有嫚罵之失。人心素疑。一則大度中能動如節度。人心素定。一則劫其死力。封爵過度。不計後患。一則赤心在人。監戒覆轍。務在保全。○問高帝只因請死事。使疑蕭何欲置之辟。光武於馮異。或譖其威權太重。百姓歸心。而帝信之愈篤。何高帝之介介於其小。而光武乃釋然於其大。曰高帝因諸將而疑元臣。光武鑒往事而全功臣。

三國

漢昭烈

或云昭烈知有權而不知有正。朱子曰先主見幾不明。經權俱失。當劉琮迎降之際。不能取荊州。烏在其知權耶。至於狼狽失據。乃不得已而出於盜竊之計。善用權者。正不如此。若聲罪致討。以義取之。乃是用權之善。蓋權不離正。正自有權。二者初非二物也。○劉備之敗於陸遜。雖言不合。輕敵亦是自不合。連營七百餘里。先自做了敗形。是時孔明在成都督運餉。後云法孝直若在。不使主上有此行。孔明先不知曾諫止與否。今皆不可考。但孔明雖正。然益去聲法孝直輕快。必有術以止之。○先主不忍取荊州。不得已而為劉璋之圖。若取荊州。雖不

爲當然劉表之後君弱勢孤必爲他人所取較之取劉璋不若得荊州之爲愈也學者皆知曹氏爲漢賊而不知孫權之爲漢賊也若孫權有意興復漢室自當與先主協力并謀同正曹氏之罪如何先主纔整頓得起時便與壞倒如龔取關羽之類是也權自知與操同是竊據漢土之人若先主事成必滅曹氏且復滅吳矣權之姦謀蓋不可掩平時所與先主交通姑爲自全計爾或曰孔明與先主俱留益州獨令關羽在外遂爲陸遜所襲當時只先主在內孔明在外如何曰正當經理西向宛洛孔明如何可出此特關羽恃才踈鹵自取其敗據

當時處置如此若無意外齟齬曹氏不足平兩路進兵何可當也此亦漢室不可復興天命不可再續而已深可惜哉

或問蜀先主以國委孔明無言不聽伐吳之役先主誠失計也而孔明曾不以爲非及其既敗乃曰法孝直若在必能制主上東行何孔明不能諫於知己之主而猶有待於孝直也潛室陳氏曰只緣孔明規模在據荊益方成伯業以荊州爲必爭之地爭而不得後方悔耳

魏曹操 吳孫權

元城劉氏謂馬未卿曰溫公退居洛一日語某曰昨夕看

三國志識破一事。因令取三國志及文選示某。乃理會武帝遺令也。公曰。遺令之意如何。某曰。曹公平生姦至此盡矣。故臨死諄諄作此令也。公曰。不然。此乃操之微意也。遺令者。世所謂遺囑也。必擇緊要言語付囑子孫。至若纖細不緊要之事。則或不暇矣。且操身後之事。有大於禪代者乎。今操之遺令。諄諄百言。下至分香賣履之事。家人婢妾無不處置詳盡。無一語語及禪代之事。其意若曰。禪代之事。自是子孫所爲。吾未嘗教爲之。是實以天下遺子孫。而身享漢臣之名。此遺令之意。歷千百年無人識得。昨夕偶窺破之。公似有喜色。且戒某曰。

非有識之士。不足以語之。或云非溫公識高。不能至此。曰。此無他也。乃一誠字爾。惟以誠意讀之。且誠之至者。可以開金石。况此虛僞之事。一看即解散也。某因此歷觀曹操平生之事。無不如此。夜卧。枕圓枕。散野葛。至尺許。飲鴆酒。至一盞。皆此意也。操之負人多矣。恐人報己。故先揚此聲。以誑時人。使人無害己意也。然則遺令之意。亦揚此聲。以誑後世耳。

或論三國形勢。朱子曰。曹操合下。便知擡河北。可以爲取天下之資。旣被袁紹先說了。他又不成出他下。故爲大言以誑之。胡致堂說史臣後來代爲文辭。以欺後世者。

來只是一時無說了。大言耳。此著被袁紹先下了。後來
崎嶇萬狀。尋得箇獻帝來。爲挾天子。令諸侯之舉。此亦
是第二大著。若孫權據江南。劉備據蜀。皆非取天下之
勢。僅足以自保耳。○曹操用兵。煞有那幸而不敗處。却
極能料。如征烏桓。便能料得劉表不從。其後來。○孫權
與劉備同禦曹操。亦是其勢不得不合。孫權若不與劉
備。卽當迎降於操。然此兩人終非好相識。到利害處。便
不相顧。劉備纔得荊州。權便遣呂蒙去擒關羽。○人謂
曹操父子爲漢賊。以某觀之。孫權旨漢賊耳。先主孔明
正做得好時。被孫權來戰兩陣。到這裏。便難向前了。權

又結托曹氏父子。權之爲人。正如偷去劉氏一物。知劉
氏之興必來取此物。不若結托曹氏。以賊托賊。使曹氏
勝我不害。守得一隅。曹氏亡。則吾亦初無利害。

諸葛亮

程子曰。孔明有王佐之心。道則未盡。王者如天地之無私
心焉。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爲。孔明必求有成。而取劉
璋。聖人寧無成耳。此不可爲也。若劉表子琮將爲曹公
所并取。而興劉則可也。孔明不死三年。可以取魏。且宣
王有英氣。久不得伸。必沮。死不久也。○孔明營五丈原。
宣王言無能爲。此僞言安三軍耳。兵自高地來。可勝。先

主嘗自觀五丈原曰。此地不可據。英雄欺人。不可盡信。
○問文中子謂諸葛亮無死禮樂其有興乎。諸葛亮可
以當此否。曰。禮樂則未敢望他。只是諸葛亮已近王佐。
又問如取劉璋事如何。曰。只有這一爭大不是。便是計
較利害當時只爲不得此。則無以爲資。然豈有人特地
出迎。他却於座上執之。大段害事。只是箇爲利。君子則
不然。只一箇義不可便休。豈可苟爲。又問如湯兼弱攻
昧如何。曰。弱者兼之。非謂并兼取他。只爲助他與之相
兼也。昧者乃攻。亂者乃取。亡者乃侮。○諸葛亮近王佐
之才。或問亮果王佐才。何爲僻守一蜀而不能有爲於

天下。曰。孔明固言明年欲取魏。幾年定天下。其不及而
死則命也。某嘗謂孫魯曰。諸葛武侯有儒者氣象。孫魯
曰。不然。聖賢行一不義。殺一不辜。雖得天下。不爲武侯。
區區保完一國。不知殺了多少人邪。某謂之曰。行一不
義。殺一不辜。以利一己。則不可。若以天下之力。誅天下
之賊。殺戮雖多。亦何害。陳恒弑君。孔子請討。孔子豈保
得討。陳恒時不殺一人邪。蓋誅天下之賊。則有所不得。
顧爾曰。三國之興孰爲正。曰。蜀志在興復漢室。則正也。
元城劉氏曰。淮陰武侯二人不同。若論人品。則淮陰不及
孔明遠甚。若論功業。而武侯何寥寥也。馬永卿曰。西南

者漢始終之地也。故漢起於西南而卒終於此。而淮陰當漢之初興。故能卓卓如此。而武侯之時。火將燼矣。故無所成也。曰。此固然矣。然淮陰所以得便宜者。以平日名太卑。而武侯所以無成者。以平日名太高也。淮陰有乞食胯下之辱也。而武侯即隱於隆中。而當時謂之卧龍。此一事也。又淮陰既從項梁。又事項羽。又歸漢。而武侯則必待三顧而後起。此又一事也。又楚漢之時。用兵者皆非淮陰之敵。而嘗易之。故淮陰能取勝也。三國之時。若司馬仲達輩。乃武侯等輩人也。而又素畏孔明。故武侯不能取勝也。譬如矣。甚有二國手。一國手未有名。

而對之。乃低其策。知其為國手。而嘗易之。故狼狽大敗。有一國手。已有名。對局者亦國手。而差弱焉。謹以待之。故勝敗未分也。且淮陰既平魏趙。而功業如此。其卓犖也。而龍且尚且輕之。曰。吾平生知韓信為人。易與耳。寄食於漂母。無資身之策。又辱於胯下。無兼人之勇。以淮陰平日名素卑也。孔明與司馬宣王對壘。不能取尺寸地。宣王受其中。幟之辱。而不敢出兵。至其已死。按行軍壘。猶曰。天下奇材也。故當時有死諸葛。走生仲達之嘲。以孔明平日名素高。故也。人品高下不同。而其功業反相去之遠者。由此。

豫章羅氏曰。西漢人才可與適道。東漢人才可與立。三國人才可與權。杜欽谷永可與適道而不可與立。故附王氏。陳蕃竇武可與立而不可與權。故困於宦官。至於諸葛孔明然後可與權。夫人才至可與權而不可以有加。張良近太公之材畧。諸葛近伊尹之出處。然良佐高祖。論其時則宜。語其德則合。亮處三國。則材大任小。惜哉。朱子曰。孔明天資甚美。氣象宏大。但所學不盡純正。故亦不能盡善。取劉璋一事。或以爲先主之謀未必是孔明之意。然在當時多有不可盡曉處。如先主東征之類。不見孔明一語議論。後來壞事。却追恨法孝直若在。則能

制主上東行。孔明得君如此。猶有不能盡言者乎。○南軒言孔明體正大。問學未至此語也好。但孔明本不知學。全是駁雜了。然却有儒者氣象。後世誠無他比。○程先生云。孔明有王佐之心。然其道則未盡其論。極當。魏延請從間道出關中。侯不聽。侯意中言。已是我底物事。何必如此。故不從。不知先主當時只從孔明。不知孔明如何取荆取蜀。若更從魏延。間道出關中。所守者只是庸人。從此一出。是甚聲勢。如拉朽。然後竟不肯爲之。○問孔明出處。曰。當時只有蜀先主可與有爲耳。如劉表劉璋之徒。皆了不得。曹操自是賊。既不可從。孫權又是

兩間底人。只有先主名分正。故只得從之。○問孔明殺劉璋是如何。曰。這只是不是。初間教先主殺劉璋。先主不從。到後來先主見事勢迫也。打不過。便從他計。要知不當恁地行計殺了他。若明大義。聲罪致討。不患不服。看劉璋欲從先主之招。傾城人民願留之。那時郡國久長。能得人心如此。○孔明之事。其於荆蜀亦合取。當日草廬亦是商量。準擬在此。但此時不當恁地。若是恁地取時。全不成舉措。如二人視魏而不伐。自合當取。兼在是時。捨此無以為資。若能聲其罪。用兵而取之。却正。但當時劉焉父子亦得人情。恐亦未易取。或問聖人處此。

合如何。曰。亦須別有箇道理。若似如此。寧可事不成。只為後世事欲苟成。功欲苟就。便有許多事。孔明大綱却好。只為如此。便有斑駁處。○義利之大分。武侯知之。有非他人所及者。亦其天資有過人處。若其細微之間。則不能無未察處。豈其學有未足故耶。觀其讀書之時。他人務為精熟而已。則獨觀大旨。此其大者。固非人所及。而不務精熟。亦豈得無欠闕耶。○或論孔明事以為天民之未粹者。此論甚當。然以為畧數千戶而歸。不肯徒還。乃常人之態。而孔明於此亦未能免俗者。則熹竊疑之。夫孔明之出祁山。三郡響應。既不能守而歸。則魏人

復取三郡。必齟齬首事者墳墓矣。拔衆而歸。蓋所以全之。非賊人諱空手之謂也。近年南北交兵。淮漢之間。數有降附。而吾力不能守。虜騎復來。則委而去之。使忠義遺民爲我死者。肝腦塗地。而莫之收省。此則孔明之所不忍也。故其言曰。國家威力未舉。使赤子困於豺狼之吻。蓋傷此耳。此見古人忠誠仁愛之心。招徠懷附之畧。恐未必如或者之論也。○孔明失三郡。非不欲盡。徒其民意其倉卒之際。力之所及。止是而已。若其心。則豈有窮哉。以其所謂困於豺狼之吻者觀之。則亦安知前日魏人之暴其邊境之民。不若今之胡虜哉。孔明非急近

功見小利。詭衆而自欺者。徒民而歸。殆亦昭烈不肯毒民之意歟。○問孔明興禮樂如何。曰。也不見得孔明都是禮樂中人。也只是粗底禮樂。○孔明擇婦。正得醜女。奉身調度人所不堪。彼其正大之氣。經綸之蘊。固已得於天資。然竊意其智慮之所以日益精明。威望之所以日益隆重者。則寡欲養心之助。與爲多焉。○看史策自有該載不盡處。如後人多說武侯不過子午谷路。往往那時節。必有重兵守這處。不可過。今只見子午谷易過。而武侯自不過。史只載魏延之計。以爲夏侯楙是曹操婿。怯而無謀。守長安甚不足畏。這般所在。只是該載不

盡亮以爲此危計。不如安從坦道。又揚聲出斜谷。又使人掘箕谷。此可見未易過。○問孔明出師每乏糧。古人做事須有道理。須先立些根本。曰。孔明是殺賊。不得不急。如人有箇大家被賊來。占了。趕出在外。墻下住。殺之。豈可緩。一纔緩。人便一切都忘了。孔明亦自言。一年死了幾多人。不得不急爲之意。司馬懿甚畏孔明。使使得幸毗來。遏令不出兵。其實是不敢出也。○諸葛公是忠義的。司馬懿。司馬懿是無狀底。諸葛公。劉禪。備位而已。南軒張氏曰。諸葛武侯左右。昭烈父子立國於蜀。明討賊之義。不以強弱利害。二其心。蓋凜凜乎三代之佐也。侯

之言曰。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又曰。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睹。嗟乎。誦味斯言。則侯之心可見矣。雖不幸功業未究。中道而殞。然其扶皇極。正人心。挽回先王仁義之風。垂之萬世。與日月同其光明可也。夫有天地。則有三綱。中國之所以異於夷狄。人類之所以別於庶物者。以是故耳。若汨於利害之中。而亡夫天理之正。則雖有天下。不能一朝居此侯所以不敢斯須而忘討賊之義。盡其心力。至死不悔者也。方天下雲擾之初。侯獨高卧。昭烈以帝室之胄。三顧其廬。而後起從之。則夫出處之際。固已有大過人者。

其治國立經陳紀而不爲近圖其用兵正義明律而不以詭計凡其所爲悉本大公曾無纖毫姑息之意類皆非後世所可及至讀其將沒自表之辭則知天下物欲舉不足以動之所養者深則所發者大理固然也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若侯者其所謂弘且毅者歟孟子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若侯者所謂大丈夫非耶○問孔明不死能取中原否曰屯田渭上根本已固必能取中原司馬懿亦是能者常不敢與戰又問蔣琬特守常之才乎曰誠不可以應變○馬謖議論與孔明畧相似其才非不可用但置

之帷幄則可以之爲將帥則違其才孔明使之領衆爲前鋒於此小有差爾

或問魯兩生謂禮樂必百年可興文中子輕許孔明何也潛室陳氏曰叔孫通人物污下故兩生却之孔明人物正大故文中子許之○問文中子曰諸葛亮而無死禮樂其有興乎近思錄程子亦以此許之敢問孔明自比管樂使果能興復漢室恐未必便能興禮樂如三代曰孔明是天資帶得又從學問中攬出來擬他用事行師調度若當升平之時做出必須光明不止漢唐人物○問巴蜀四塞非進取之地惟一江陵然諸葛亮不勸先

主都之。及關羽之危。又不聞救之。何也。曰。江陵屬荊州。武侯首陳取荊州之策。先主不能用。其後爭之於吳。而不得。吳止分數郡以與之。至關羽之敗。并數郡而失之。況得而都之耶。況荊襄爲南北咽喉。在三國爲必爭之地。乃戎馬之場。非帝之都也。

魯齋許氏曰。不問利害。只求義理。孔明見得真。當時只有復漢討賊爲當然。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睹。歸之於天而已。只得如此做。便是聖賢之心。常人則必計其成敗利害也。

臨川吳氏曰。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諸有忠慮於

國。但勤攻吾之闕。漢丞相諸葛忠武侯語也。可以爲萬世相天下者之法矣。孔明豈不知爲相之體哉。於主簿楊顥之諫也。生旣謝之。死又哀之。孔明豈不知其言之忠哉。然而罰二十以上。皆親覽。食少事繁。至爲敵國所窺。而慶幸其不久。孔明豈不知愛重其身哉。其若是者。何也。嗚呼。是未可以常情度。淺識議也。夫知相之體。而未免自勞。知言之忠。而未見樂取。知一身繫國之存亡。而竟取敵國慶幸之計。苟非甚愚者。或有所不爲。而謂蓋世絕人之智者爲之乎。予故曰。是不可以常情度。淺識議也。且當時事勢如何耶。以一木支大廈之傾。事君

而致其身。盡瘁於國。違恤其他。夫豈可已而不已者。楊
顥之諫。謂之愛孔明。則可。謂之知孔明。則未也。杜子美
詩云。三分割地紆籌策。萬里雲霄一羽毛。又云。運移漢
祚難恢復。志決身殲軍務勞。此詩字字有意。細味之。庶
乎知孔明之心。而豈常情淺識之所能測度。擬議者哉。

荀彧

龜山楊氏曰。議者謂曹公非取天下於漢。其說非也。方曹
公以強忍之資。因亂假義。挾主威以利諸侯。其包藏禍
心。天下庸人知之矣。而荀彧間關河冀。擇其所歸。卒從
曹氏。志欲扶義奮謀。以舒倒懸之急。迹其行事。可謂勇

智兼人矣。乃獨不知曹氏之無君乎。其拒董昭之議。何
也。夫豈誠有忠貞之節歟。抑欲以晚節蓋之歟。由前則
不智。由後則不忠。不智不忠而求免於亂。臣宜乎其難
矣。嗚呼。荀君安得無罪歟。觀其臨大義。斷大謀。操弄強
敵於股掌之間。輔成曹氏之霸業。至其威加海內。下陵
上逼。乃欲潛杜其不軌。是猶揚瀾潰堤以成滔天之勢。
而後徐以一葦障之。尚可得乎。而范曄猶謂彧有殺身
成仁之美。吾不知其說也。○東坡謂荀文若。其才似子
房。其道似伯夷。予以謂其才似子房。則有之矣。伯夷不
事非君。不立於惡人之朝。寧忍事操手。以爲其道似伯

夷吾不知其說

朱子曰。荀彧之死。胡文定引宋景文說。以爲劉穆之宋齊丘之比。最爲得其情狀之實。無復改評矣。考其議論本末。未見其有扶漢之心。其死亦何足悲。又據本傳。彧乃唐衡之壻。則彧之失其本心久矣。

性理大全書卷之六十二



性理大全書卷之六十三

歷代五

晉元帝

或問晉元帝所以不能中興者其病安在朱子曰元帝與王道守元不曾有中原志收拾吳中人情惟欲宴安江左耳

南軒張氏曰為國有大幾大幾一失則其弊隨起而不可禁所謂大幾三綱之所存是也晉元帝初以懷帝之命來臨江左當時之意固以時事艱難艱難分建賢王以為屏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LIBRARY, TAIWAN, R.O.C.



翰庶幾增國家之勢。折姦宄之心。緩急之際。實賴其糾率。義旅入衛王室。其責任蓋不輕矣。而瑯琊之八建業。考觀其規模。以原其心度之所安。蓋有自爲封殖之意。而無慷慨謀國之誠。懷帝卒以蒙塵。迄不聞勤王之舉。愍帝之立。增重寄委。制詔深切而亦自若也。祖逖擊楫渡江。聊復以兵。應其請。反從而制之。使不得有爲。則其意不在中原也。審矣。坐視神州板蕩。戎馬縱橫。不以動其心。不過欲因時自利云耳。愍再蒙塵。懼天下之議已。則陽爲出師之勢。遷延顧望。終歸罪於運餉稽緩。斬一無辜。令史以塞責。亦皆之異。亦深切矣。吾誰欺。欺天乎。

夫受君父之委託。而坐視其禍變。因時事之艱難。而覲幸以自利。三綱淪矣。惟其大幾既失。故其所以建國規模。亦復不競。亂臣賊子如王敦輩。不旋踵而起。蓋其弊有以致之也。使元帝痛懷愍之難。篤君臣之義。念家國之讎。率江東英俊。鼓忠義之氣。北向討賊。名正理順。安知中原無響應者。以區區一祖逖。倔強自立於群雄之間。猶幾以自振。況肺腑之親。總督之任。數路之勢。何所不濟哉。惟其不以大公爲心。而私意蔽之。甚可歎息也。

溫嶠

南軒張氏曰。溫太真忠義慷慨。風節表著。足以爲晉室名

臣古今所共推。不待詳言。然吾獨有所恨者。絕裾之事也。太真少時嘗以孝友篤。至稱。一旦奉劉琨之檄。將命江左。毋崔固止之不可。至於絕裾而行。噫。太真有母在。此身固不得以許琨矣。獨不見徐元直之事乎。元直所謂方寸亂矣。蓋其天性不可已者也。而太真獨忍於此乎。若既以委質爲人之臣。當危難而無避可也。將命之舉。豈無他人。太真念母。獨不得辭乎。度其意不過以江左將興。奉檄勸進。徼倖投富貴之機。赴功名之會耳。而其所喪。不過甚乎。或曰。使太真不來江左。則寧復有後世之事業。太真固不得以兩全矣。此殆不然。昔人之事

業皆非有所爲而爲之事。理至前因而有成之耳。若懷希慕求必之心。則其私欲而已。苟可以就異日之事。則凡背親賊性皆可以屑爲。此三綱之所由壞而弊之所由生也。故伯夷救齊不受其國。夫子以爲求仁而得仁。商之三臣微子不得不去。箕子不得不爲奴。比干不得死。皆素其位而行也。豈直太真之事業爲不足道。就使太真能佐晉室克復神州。一正天下。勳烈如此。浮雲之過太虛耳。豈足以塞其天性之傷也。夫太真順母之心而終其身。雖泯滅無聞於後。顧其所全者大。於身無愧。烏能以此易彼哉。故予謂太真稱爲功名之士則可。

尚論古人則可憾矣

顧榮 賀循

朱子曰東晉時所用人才皆中州浮誕者之後惟顧榮賀循有人望不得已而用之

王導 謝安 殷浩

或云庾亮欲移鎮石城興兵討趙王導許之郗鑒蔡謨等皆以爲不可也范陽張氏曰晉以寡弱之師一旦討強暴之寇是無異驅群羊以攻猛虎不格明矣使王導不知利害則道爲不智知而許之則道爲不忠不智不忠何以爲道予竊料其意蓋當是時道與庾亮有隙亮欲

起兵以廢導於此復沮其謀適所以激彼之怒故不若陽且許之以快其情陰使郗鑒等拒之以絕其議此乃君子之待小人不得不然耳觀史者當逆其意可也

或問老子之道曹叅文帝用之皆有效何故以王謝之力量反做不成朱子曰王導謝安又何曾得老子妙處然謝安又勝王導石林說王導只是隨波逐流底人謝安却較有建立也然有心於中原王導自渡江來只是恁地都無取中原之意此說也是但謝安也被這清虛絆了都做不得○謝安之待桓溫本無策溫之來廢了一君幸而要討九錫要理資序未至太甚猶是半和秀才

若他便做箇二十分賊。如朱金忠之類。更進一步。安亦無如之何。王儉平日自比謝安。主儉是已敗闕。底謝安。謝安特幸未踈脫底王儉耳。安比王儉。只是有些英氣。符堅之來。亦無措置。前輩云。非晉人之善。乃符堅之不善耳。然堅只不合擁衆來。謝安必有以料之。兼秦人國內自亂。晉亦必知之。故安得以鎮靜待之。堅之來。在安亦只得發兵去迎敵。當來符堅。若不以大衆來。只以輕兵時擾晉邊。便坐見狼狽。因問萬正淳曰。桓溫移晉祚時。安能死節否。曰。必不能。却須逃去。曰。逃將安往。若非死節。即北面事賊耳。到這裏是築底處。中間更無空地。

因說韋孝寬智略如此。當楊堅篡周時。尉遲迥等皆死。孝寬乃獻金罽斗。始嘗疑之。既不與他爲異。亦何必如此。結附之。元來到這地位。便不與辯。亦不免死。旣不能死。便只得失節耳。又曰。謝安之與符堅。如近世陳魯公之於完顏亮。幸而推得他死耳。又曰。如前代多有幸而不敗者。如謝安。桓溫入朝。已自無策。從其廢立。九錫已成。但故爲遷延。以俟其死。不幸而病小甦。則將何以處之。擁重兵上流而下。何以當之。於此看謝安果可當伏節死義之資乎。或曰。坦之倒持手板。而安從容閒雅。似亦有執者。曰。世間自有一般心膽大底人。如廢海西公。

時。他又不能拒廢也得。不廢也得。大節在那裏。

南軒張氏曰。符堅掃境入寇。方是時。晉室之勢亦甚殆矣。梁益既非吾有。而襄沔復為所破。在他入。且恐懼失措。之不暇。而謝安方且從容應敵。不過以江北軍事付之。謝玄及劉牢之輩。卒以成功。蓋其方略素定。非僥倖苟然也。安明於用人。考察既精。不以親踈而廢。玄有謀慮。善使人。而牢之勇銳出衆。安所施置各得其宜。蓋用兵之道。當以奇正相須。使玄將重兵于後。此正也。使牢之將精兵迎擊于前。此奇也。秦兵既近洛澗。牢之櫻其鋒。直搏而勝之。固以奪其心矣。淝水之戰。其勝筭已在目。

中。故秦兵一退。風聲鶴唳。以至山川草木皆足以懼之。惟牢之先奪其心故也。安之方畧。可謂素定矣。惟其素定。故安靜而不撓。其矯情鎮物。豈固為是哉。夫有所恃。故耳。至於却上流之兵。又其一奇也。得上流之兵。不足以助益。而適足以銷薄。聲勢搖動人心。桓沖是舉。亦無謀矣。吾慮既定。一却其兵。而戰士之心益固。國內之情舉。安安見之。明且審矣。嗟乎。國之所恃者。人才耳。以當時。晉室之勢。獨任一謝安。足以當符秦百萬之師。以予觀之。非特安方畧之妙。抑其所存忠義純固。負荷國事。直欲與晉室同存亡。故能運用英豪。克成勲業。誠與才。

合故也。大抵立大事者，非誠與才合，不足以濟。若安者，其在東晉人物中傑出者哉。

或問晉殷浩謝安少有重名，方其隱而未用也，人皆以公輔期之。或曰深源不起，如蒼生何？或曰謝安不起，當如蒼生何？及其既用也，謝安却符秦安晉室，功業亦可無負。而殷浩舉兵北伐，師徒屢敗，桓溫因朝野之怨而廢之，如棄草芥。夫人之擬二子則同，而二子事業何其相遠。潛室陳氏曰：東晉諸賢大抵務養名節，不務實用。幸而成功則為謝安，如其無成則為殷浩。然安能矯情鎮物，浩則遇事周章，較是輸他一着也。

符堅

程子曰：符堅養民而用之，一敗不復振，無本故也。

或問符堅立國之勢，亦堅牢，治平許多年，百姓愛戴，何故一敗塗地，更不可救？朱子曰：他是掃土而來，所以一敗更救不得。又問：他若欲滅晉，遣一良將提數萬之兵，以臨之，有何不可？尚必掃境而來曰：他是急要做正統，恐後世以其非正統，故急欲亡晉。此人性也。急躁初，令王猛滅燕，猛曰：既委臣陛下，不必親臨。及猛入燕，忽然堅至，蓋其心又恐猛之功大，故親來分其功也。便是他器量小，所以後來如此。○孔明臨陣對敵，意思安閒，如不

欲戰而符堅踴躍不寐而行師。此其敗不待至淝水而決矣。

桓温

朱子曰。桓温入三秦。主猛來見。眼中不識人。却謂三秦豪傑未有至何也。三秦豪傑非猛而誰可笑。

陶潛

朱子曰。陶淵明有高志遠識。不能俯仰時俗。故作歸去來詞。以見志。抑以其自謂晉臣。恥事二姓。自劉裕將移晉祚。遂不復仕。則其意亦不爲不悲矣。然其詞義夷曠蕭散。雖託楚聲而無其尤怨切蹙之病云。○張子房五世

相韓。韓之愛萬金之產。弟死不葬。爲韓報讎。雖博浪之謀。不遂。橫陽之命。不延。然卒藉漢滅秦。誅項。以摠其憤。然後棄人間事。導引辟穀。託意寓言。將與古之形解銷化者。相期於八紘九垓之外。使千載之下。聞其風者。想像歎息。不知其心胸面目爲何如人。其志可謂壯哉。陶元亮自以晉世。卒輔子孫。恥復屈身後代。自劉裕篡奪。勢成。遂不肯仕。雖其功名事業不少。旣見而其高情逸想。播於聲詩者。後世能言之士。皆自以爲莫能及也。蓋古之君子。其於天命民彝。君臣父子大倫大法之所。在。惓惓如此。是以大者旣立。而後節槩之高。語言之妙。

乃有可得而言者。如其不然。則紀述唐林之節。非不苦。王維儲光羲之詩。非不脩然清遠也。然一失身於新莽。祿山之朝。則其平生之所幸。而僅得以傳世者。適足為後人嗤笑之資耳。

鶴山魏氏曰。世之辯證陶氏者。且謂後名字之互變也。死生歲月之不同也。彭澤退休之年。史與集所載之各異也。然是所當考。而非其要也。其稱美陶公者。曰榮利不足以易其守也。聲味不足以累其真也。文詞不足以溺其志也。然是亦近之。而公之所以悠然自得之趣。則未之深識也。風雅以降。詩人之詞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以

物觀物而不牽於物。吟咏性情而不累於情。孰有能如公者乎。有謝康樂之忠而勇退。過之有阮嗣宗之達而不至於放。有元次山之漫而不以者。其迹此豈小小進退所能窺其際耶。先儒所謂經道之餘。因閒觀時。因靜照物。因時起志。因物寓言。因志發詠。因言成詩。因詠成聲。因詩成音者。陶公有焉。

臨川吳氏曰。靖節先生高志遠識。超越古今。而設施不少。槩見其令彭澤也。不過一時牧伯。辟舉拔授。俾得公田之利以自養。如古人不得已而為祿者。爾非受天子命而仕也。曾幾何時。不肯屈於督郵而去。克此志節。異時

詎肯忍恥於二姓哉。觀述酒荆軻等作。殆欲爲漢相孔明之事。而無其資。賈子有詩。與子有疏。志趣之同。苦樂之安。一家父子夫婦。又如此。夫人道三綱。爲首先生一身。而三綱舉無愧焉。忘言於真意。委運於大化。則幾於同道矣。誰謂漢魏以降。而有斯人者乎。

崔浩

或問崔浩如何。朱子曰。也是箇博洽的人。他雖自比子房。然却學得子房。歎了子房之辟穀。姑以免禍耳。他却真箇要做。

總論

五峯胡氏曰。桀紂秦政。皆窮天下之惡。百姓之所同惡。故商周劉漢。因天下之心。伐而代之。百姓親附。居之安久。所謂仁義之兵也。魏晉以來。莫不假人之柄。而有隳三綱之罪。仁義不立。綱紀不張。無以締固民心。而欲居之安久可乎。

象山陸氏曰。燕昭王之於樂毅。漢高帝之於蕭何。蜀先主之於孔明。符秦之於王猛。相知之深。相信之篤。這般處所。不可不理會。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

臨川吳氏曰。楚三閭大夫。竭其忠志。欲強六國。懷王信讒。踈之。國事日非。竟客死於秦。襄王又信諂。放之江南。原

不忍見宗國駸駸趨於亡。遂沈江而死。韓爲秦所滅。韓臣之子子房。自以五世相韓。散財結客。爲韓報讎。博浪之椎不中。則匿身下邳。以俟時。山東兵起。從沛公入關。立韓公子。成續韓後。秦亡而楚霸王沛公於漢。又殺韓成。良乃輔漢滅楚而從隱去。諸葛孔明初見昭烈。已知賊之必亡漢。而勸昭烈跨有荆益。圖霸業。復帝室。後卒償其所言。晉陶淵明自其高祖。長沙桓公爲晉忠臣。及桓玄篡逆。劉裕起自布衣。誅玄。又滅秦滅燕。滅震主之威。晉祚將易。旣無昭烈可輔。以異復。又無高皇可倚。以報復。志願莫伸。其憤悶之情。往往發見於詩。蓋四賢者

其遇時不同。其爲人不同。而君臣之義重。則其心一也。

唐

高祖

或問劉武周兵勢甚銳。關中震駭。上出手敕曰。賊勢如此。難與爭鋒。宜棄大河以東。謹守關西而已。秦王世民上表請行如何。范陽張氏曰。高祖可謂謬而無策矣。且唐所以能守關西者。以河東爲之障蔽也。今舉而棄之。則賊兵深入。是棄關西也。豈不謬哉。以此推之。高祖之取天下。賴有世民耳。不然。事未可知也。○問李密據洛口倉。流民就食。日以萬數。何也。曰。隋失其鹿。豪傑並起。而

逐之。李密據洛口。王世充據東都。竇建德據山東。以至蕭銑薛軌之徒。莫不各據險要。以爭進取。惟唐高祖用秦王策。獨決計入關。關中既定。遂尊立代王。以號令天下。除隋苛法。以陰結民心。收攬豪傑。以經營四方。則天下之柄。已在唐掌握中矣。彼李密輩。雖橫騖於外。果何益哉。

朱子曰。唐高祖辭得九錫。却是

太宗

或問貞觀之治。不幾於三代之盛乎。程子曰。關雎麟趾之意。安在。

或問范祖禹唐鑑譏太宗曰。陷父之罪。脅以起兵。古人行一不義而得天下。弗爲也。太宗終守臣節可也。愚歷觀唐史。隋煬帝旣遣江都之使。唐高祖不宜坐處夷滅。況大業之末。生民塗炭。太宗苟不爲此。必無以濟蒼生之困。范氏正大之說。果可用否。使聖賢處此。當守臣節乎。將權以濟事乎。潛室陳氏曰。孤隋之暴。何止桀紂。若欲行湯武之事。但當正名弔伐。不當自陷於盜賊之地。而脅以起兵。以斯舉事。是以亂易亂也。大桀小桀也。惜乎太宗有濟世之志。傷於欲速迫切。反以堂堂禮義之師。自陷於亂臣賊子之倫。世上有理明義直之事。只爲學

術不正舉動不明便壞了事體○問唐太宗誅高德儒之諂諛薄字文士及之不忠豈不知姦邪讒諂之士不可廁文墨議論之臣而定十八學士之選而許敬宗之女姦獨錄而不棄何耶曰知人甚難太宗不但失於許敬宗以李勣可任大事此失之尤者

中宗 武后附

朱子曰唐中宗事致堂南軒皆謂五王合併廢中宗因誅武氏別立宗英然當時事勢中宗却未有過正緣無罪被廢又是太宗孫高宗子天下之心思之爲他不憤五王亦因此易於成功耳中宗後來所爲固是謬然當時

便廢他不得○問狄梁公雖復正中宗然大義終不明做得似鶻突曰當此時做得到恁地狄梁公終死於周然薦得張柬之這能反正又問呂后事勢倒做得只如此然武后却可畏曰呂后只是一箇村婦人因戚姬遂迤邐做到後來許多不好武后乃是武功臣之女合下便有無稽之心自爲昭儀便鳩殺其子以傾王后中宗無罪而廢之則武后之罪已定只可便以此廢之拘於子無廢母之義不得胡文定謂武后之罪當告于宗廟社稷而誅之○問武后之禍曰前輩云當廢武后所出別立太宗子孫曰此論固善但當時宗室爲武后殺盡

存者皆愚暗豈可恃

南軒張氏曰。致堂胡氏論五王不誅武后事。曰。武氏誠當誅。但既立其子。難誅其母。或者以爲子奪輕重之間。不過告于唐家宗廟。廢置幽處之耳。然以中宗之昏庸。其復之如反手耳。亦豈是長策。以愚觀之。五王若有伊周之見。則當時復唐家社稷。何必須立中宗。中宗雖爲武后所廢。然嘗欲傳位與后父。是其得罪宗廟。不可負荷。已自著見。五王若正大義於唐家。見存子孫。中公選一人以承天序。告于宗廟。誅此老媪。則義正理順。唐祚有泰山之安矣。

玄示

元城劉氏嘗與馬永卿論唐史。及明皇信任姚宋事。曰。此二人與張說。乃天后時相也。非己自用。故敬憚之。至於張九齡。輩乃己所自用。故於進退輕也。永卿曰。人主用相。必要專一。明皇用二相。專。故能成開元之治。曰。明皇仰面不對除吏。雖是好事。然未也。明皇之任用宰相。是也。其以情告宦官者。非也。使力士以誠告崇固。可若加以誕謾之語。則崇何從質之。曷若以語力士之言。面諭崇。則君臣之情。洞然無疑矣。又曰。以明皇之任韓休。一事觀之。信忠臣之難遇。而佞臣之難去也。藉使令知其

人曰某人忠某人姦亦未必能任且去之也。明皇分明知韓休之忠乃速去之。分明知蕭嵩之佞乃久任之。後來任李林甫又更好笑。分明知其姦至用之二十來年。至死乃罷。人主唯患不能分別忠佞。今分明知之乃如此。欲天下不亂可乎。又曰。雖大無道之君亦惡亂亡而明皇中材之主。知姦邪而用之。何也。曰。此蔽於左右之佞幸耳。蓋所謂佞幸者。嬪御也。內臣也。戚里也。幸臣也。此皆在人主左右而可以進言者也。賢相不與佞幸交結。彼有所倖求則執法而抑之。人人與之爲讎。必旦旦而譖之。而人主之眷日衰矣。姦臣則交結佞幸。彼有所

倖求則謹奉而行之。人人感其私恩。必口旦而與言之。則人主之眷日深矣。人主雖欲用忠臣而去佞臣。不可得也。李林甫所以作相二十年不去者。正緣得高力士安祿山陳希烈等內外贊助之也。

或問唐明皇開元天寶之治。何始之不克終耶。潛主陳氏曰。開元之世。乃無妄之時。雖四夷時有不靖。乃無妄之疾。緣小人以邊功動之。致令邊釁一開。生出萬端病痛。乃無病服藥之故。

肅宗

致堂胡氏曰。玄宗既有傳位之命。太子非真叛也。其失在

玄宗命不亟行。而裴冕諸人急於榮貴。是以致此咎也。使肅宗著於父子君臣之義。豈爲諸人所移。得以移之。則其心有以來之爾。唐高祖睿玄之逼。不見幾故也。而太宗明肅之惡。欲速見小利。故父不父子。子不子。豈非後世之大鑒歟。

朱子曰。肅宗之收復京師。其功固可稱。至不待父命而卽位。分明是篡。功過當作兩項說。不以相揜可也。

憲宗

朱子曰。退之云。凡此蔡功。惟斷乃成。今須要知他斷得是與不是。古今然有以斷而敗者。如唐德宗非不斷。却生

出事來。要之只是任私意。帝剛愎不明理。不納人言。惟憲宗知蔡之不可不討。知裴度之不可不任。若使他理自不明。胸中無所見。則何以知裴公之可任。若只就斷字上看。而遺其左右前後。殊不濟事。

王珪 魏徵

程子曰。天下寧無魏公之忠亮。而不可無君臣之義。昔事建成而今事太宗可乎。

或云王魏事後世人不當盡繩以古人禮法。畢竟言向祖不當立建成。朱子曰。建成旣如此。王魏何故不見得。又何故不知太宗。如此便須莫事建成。亦只是望僥倖。問二

人如此機敏。何故不見得。曰。王魏亦只是直。

馬周 褚遂良 狄仁傑

龜山楊氏曰。馬周言事。每事須開人主一線路。終是。不如魏徵之正。如諫太宗避暑論事。親之道甚善。然又云。鑿金與之出。有日不可遽止。願示還期。若事非是。即從而止之。何用如此。此正孟子所謂月攘一鷄者。豈是以堯舜望其君乎。

褚遂良脩起居注。唐太宗曰。朕有不善。卿亦當記之乎。或爲之言曰。借使遂良不記。天下亦記之。曰。此語亦善。但人主好名。則可以此動之耳。未盡也。夫君子口告室出。

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故言行君子之樞機。不可不謹。縱使史官不記。而民之應違如此。雖欲自掩其不善。其可得乎。

狄仁傑在武后時。能撥亂反正。謂之社稷之臣可也。然亦何嘗挾數任術。觀史氏所載其議論。未嘗不以正當。時但以母子天性之說告武后。其瀆於死者亦屢矣。卒至武后怒而言曰。還汝太子。夫豈嘗姑務柔從以陰幸事之成乎。孟子曰。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人臣之事君。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可也。豈可枉已以求難必之功乎。

陸贄

龜山楊氏曰。陸宣公當擾攘之際。說其君未嘗用數。觀其奏議可見。欲論天下事。當以此為法。宣公在朝。自以不恤其身。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至於遷貶。唯杜門集古方書而已。可謂知進退者。

或問陸宣公既貶避謗。闔戶不著書。祇為古今集驗方。朱子曰。此亦未是。豈無聖經賢傳。可以玩索。可以討論。終不成。和這箇也不得理會。○陸宣公奏議末數卷論稅事。極盡纖悉。是他都理會來。此便是經濟之學。○史以陸宣公比賈誼。誼才高似宣公。宣公諳練多。學更純粹。

大抵漢去戰國近。故人才多是不粹。○問陸宣公比諸葛武侯如何。曰。武侯氣象較大。恐宣公不及。武侯當面便說得。如說孫權一段。雖辯士不及。其細密處。不知比宣公如何。只是武侯也密。如橋梁道路。并竈圍。無不脩繕。市無醉人。更是密。只是武侯密。待來嚴其氣象。剛大嚴毅。

楊綰

朱子曰。楊綰用而大臣損。音樂減。騶御則人豈可不有。以養素自重耶。

東萊呂氏曰。楊綰為吏部。欲去科舉。後世皆以為不可。但

未之知耳。及爲相半年而死。志遂不及。施唐時如陸贄。楊綰論治道皆有規模。

陽城

或論及陽城事。謂永叔不取。純夫取之。其言曰。陽城蓋有待而爲者也。後世猶責之無已。其不成人之美亦甚哉。此論似近厚。龜山楊氏曰。陽城固可取。然以爲可法則不可。裴延齡之欲相。其來非一朝一夕。何不救之於漸乎。至於陸贄之貶。然後論延齡之姦。汝無益矣。觀古人退小人之道。不然。易之姤卦曰。女壯勿用取女。夫姤一陰生未壯也。而曰壯者。生而不用。固亦有壯之理也。取女

則引而與之齊也。引而與之齊。則難制矣。陰者小人之象也。小人固當制之於漸也。故當陰之生。則知其有壯之理。知其有壯之理。則勿用娶女可也。是以姤之初爻。曰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金柅。止車之行也。陰之初動。必有以柅之。其制之於漸乎。蓋小人之惡。制之於未成。則易制之。於已成。則難。延齡之用事。權傾宰相。雖不正。名其爲相。其惡自若也。何更云待其爲相。然後取白麻壞之耶。然城之所爲。當時所難能也。取之亦是。但不可以爲法耳。

朱子曰。說者謂陽城居諫職。與屠沽出沒。果然。則豈能使

其君聽其言哉

張巡

涑水司馬氏曰。天授之謂才。人從而成之之謂義。發而著之事業之謂功。精敏辯博。拳捷矯勇。非才也。驅市井數千之衆。摧胡虜百萬之師。戰則不可勝。守則不可拔。斯可謂之才矣。死黨友存孤兒。非義也。明君臣之大分。識天下之大義。守死而不變。斯可謂之義矣。攻城拔邑之衆。斬首捕虜之多。非功也。控扼天下之咽喉。蔽全天下之大半。使其國家定於已。傾存於既亡。斯可謂之功矣。嗚呼。以巡之才如是。義如是。功如是。而猶不免於流俗。

之毀。況其曖曖者邪。

總論

或問百世可知道。程子曰。以三代而後觀之。秦以反道。暴政亡。漢興尚德行。崇經術。鑒前失也。學士大夫雖未必知道。然背理甚者亦鮮矣。故賊莽之時。多伏節死義之士。世祖興而褒尚之。勢當然也。節久而苦。視死如歸。而不明乎理義之中也。故魏晉一變。而爲曠蕩浮虛之習。人紀不立。相胥爲夷。五胡亂華。仁之弊也。陰極則陽生。亂極則治。形隋驅除之。唐混一之理。不可易也。唐室三綱不立。自太宗啓之。故後世雖子弟不用父兄之命。

玄宗使其子睿肅宗使其弟反。選武才人。以刺王妃入也。納壽王妃。以武才人進也。終唐之世。夷狄數爲中國患。而藩鎮陵犯。卒以亡唐。及乎五季之甚。人爲而致也。元城劉氏曰。嘗考前世已然之事。蓋有真朋黨而不能去。亦有非朋黨而不能辨者。此實治亂消長之機。不可不察也。東漢之衰。姦人先以黨事誅戮。禁錮天下之賢者。而在朝皆小人也。故漢以之亡。此所謂非朋黨而不能辨者也。唐之季世。牛李之徒。迭進相毀。巧相傾覆。而善人君子。廢斥無餘。其所用者。皆庸鄙不肖也。故唐以之亂。此所謂真朋黨而不能去者也。蓋君子之進。則至公。

引類以報國。小人之進。則徇私立黨。以固寵。雖世主深疾臣下之背公成朋。而小人窺見間隙。鄉原上意。閉匿其私。陽若可信。反指君子引類之公。以爲有黨。黨之與類。相似而不同。是非虛實。簡不容髮。辨之不早。遂生亂階。此正人所以常被誣。而小人所以常得志也。

五峯胡氏曰。漢唐以來。天下既定。人君非因循自怠。則沈溺聲色。非沉溺聲色。則開拓邊境。非開拓邊境。則崇飾虛文。其下乃有惑於神仙真空之術者。曷若講明先王之道。存其心。正其情。大其德。新其政。先其國。爲萬世之大君乎。後世必有高於漢唐賢君之聰明者。然後能行。

之矣。而漢唐賢君志趣識量亦未易及也。可輕棄哉。又況三代之盛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者其仁何可及乎。

豫章羅氏曰。漢武帝知汲黯之賢而不用。唐太宗知宇文士及之佞而不去。何其謬耶。夫人主知賢而不能去。若不知之爲善。知佞而不能去。未若不知之爲愈。苟知賢而不能去。則善無所勸。知佞而不能去。則惡無所懲。雖然。武帝知賢而不用。猶愈於元帝知蕭望之之賢而反罪焉。太宗知佞而不去。猶愈於德宗知盧杞之姦而復用焉。觀元帝德宗之與武帝太宗。豈不相寥絕哉。○

石守道採摭唐史中女后姦臣宦官事。各以其類作三卷。自之曰唐鑑。而言曰魏魏巨唐。女后亂之於前。姦臣壞之於中。宦官覆之於後。考其所論。可爲萬世鑑惜乎。不推其本而言之。故人主欲懲三者之患。其本不過有二。以內則清心。以外則知人。能清心則女后不能亂之。能知人則姦臣不能壞之。宦官不能覆之。請借明皇一君而論。開元能清心矣。能知人矣。武惠妃蕭嵩楊思勉豈能易其志。及天寶之際。不能清心矣。不能知人矣。而楊貴妃李林甫高力士遂亂其心。清心知人。其人主致治之本歟。○人主欲明而不察。仁而不懦。蓋察常累明。

而懦反害仁也。漢昭帝明而不察，章帝仁而不懦，孝宣明矣而失之察，孝元仁矣而失之懦。若唐德宗則察而不明，高宗則懦而不仁，兼二者之長，其惟漢文乎。

樂庵李氏曰：人讀書須是識字，固有讀書而不識字者，如漢之孔光、張禹，唐之許敬宗、柳宗元，非不讀書，但不識字。或問其說，曰：孔光不識進退字，張禹不識剛正字，許敬宗不識忠孝字，柳宗元不識節義字。

朱子曰：漢高祖取天下，却正當為他直截恁地做去，無許多委曲。唐初隋大亂，如此高祖、太宗，因群盜之起，直截如此做去，只是誅獨夫，為他心中打不過，又立恭帝，假

援回護委曲如此，亦何必耳。所以不及漢之創業也。○漢高祖私意分數少，唐太宗一切假仁借義以行其私。○劉漢而下，高祖、太宗亦是如此，都是自智謀功力中做來，不是自聖賢門戶中來，不是自自家心地義理中流出。使高祖、太宗當湯武固自不得，若當桓文尚未可知。問使二君與桓文同時，還在其上，還在其下。曰：桓公精密，做工夫多年，若文公只是六年，已自甚快，但管仲作內政，盡從脚底做出，所以獨盛於諸侯。漢高從初起至入秦，只是虜掠將去，與項羽何異。但寬大不甚殺人耳。秦以苛虐亡，故高祖不得不寬大。隋以拒諫失國，故

太宗不得不聽人言。皆是他天資高。見得利害分明。稍不如此。則天下便叛而去之。如太宗從諫。甚不得已。然當時只有這一處服得人。○太宗從魏鄭公仁義之說。只是利心意。謂如此便可以安居民上。漢文帝資質較好。然皆老氏術也。○太宗功高。天下所係屬亦自無安頓處。只高祖不善處置了。又建成乃欲立功蓋之。如玄宗誅韋氏有功。睿宗欲立宋王成器。宋王成器便理會得事。堅不受。○論三代而下。以義爲之。只有一箇諸葛孔明。若魏鄭公全只是利。漢唐之興。皆是爲利。須是有湯武之興。始做得。太宗亦只是爲利。亦做不得。曰。漢高

祖見始皇出。謂丈夫當如此耳。項羽謂彼可取而代也。其利心一也。○問唐宦官與東漢末如何。曰。某嘗說唐時天下尚可爲。唐時猶有餘策。東漢末直是無著手處。且是無主了。如唐昭宗。文宗。直要除許多宦官。那時若有人。似尚可爲。那時只宣宗便度得事勢。不能誅。便一向不問他。也是老練了。如此。伊川易解也。失契勘說。屯其膏云。又非恬然不爲。若唐之僖昭也。這兩人全不同。一人是要做事。一人是不要做。與小黃門啗果食。度日。呼田令孜爲阿父。不知東漢時。若一向盡引得忠賢布列在內。不知如何。只那都無主。可立天下大勢。如人衰

老之極。百病交作。畧有些少變動。便成大病。如乳母也。聒噪一場。如卑超徐璜也。作恠一場。如張讓趙忠之徒。纔有些小權柄。便作恠一場。這是甚麼時節。或云。從那時直到唐太宗。天下大勢方定。疊曰。這許多時節。直是無著手處。然亦有幸而不亡者。東晉是也。汪莘作詩史。以爲竇武陳蕃誅宦者。不合前收。鄭颯而末收。曹節王甫侯覽。若一時便收。却四箇便了。陽球誅宦者。不合前誅王甫段熲。而末誅曹節朱瑀。若一時便誅。却四箇亦自定矣。此說是。

東萊呂氏曰。自古以來。雖經太康之亂。三代之季。只是一變。其罪皆由商君。雖漢文帝。唐太宗出來扶持天下。然此骨子終不換得。井田最先壞。其次封建。其他亦未盡壞。府兵尚存古制。及張說方壞。盡兩稅壞於楊炎。自然有此等人來。○兩漢以來。明君良臣屬。竟於邦本者多矣。賈誼治安之策。言雖忠。而道則踈。義府承華之箴。言雖切。而心則詐。元稹教本之書。言雖華。而要則寡。用智囊爲家令。則輔之非其人。開博望延賓客。則處之非其地。養之無素。導之無術。無惑乎其治效之卑污蹇淺也。潛室陳氏曰。漢高祖事事不能。只有一箇帝王器度。本不擬到此地位。自是天人推出來。所以規模比三代。太宗

事事了得。本是唐之第一君。爲其必欲做帝王。不待天人自安排。所以只做得魏晉規模。○問高祖之興計謀有人。光武之起。旣身爲之謀。又身爲之戰。遂復故物。馬援乃以爲光武不及高帝。意者用人者太。自用者小邪。曰。光武太宗身經百戰。真千古英雄之將。所以不似漢高者。蓋漢高不能爲將而善將將。此光武太宗所以見容於漢高也。○問漢宣帝之麒麟閣。明帝之雲臺。二十八將及唐太宗之十八學士。凌煙閣皆所以圖畫功臣也。須觀漢之人主務實不務名。唐之太宗務名而無實。以許敬宗之姦佞而與十八學士之選。以侯君集之小

人而與凌煙之數。皆失實也。不然漢唐之皆有得失否。曰。此未免以成敗論。所可論處者亦多。却不只在二子。二子不足爲輕重。唐學士之選。即淮南王安之招致賓客。羽翼旣多。便有相軋之勢。凌煙雖祖麒麟雲臺。然漢時却有教化之意。寓其間。如以蘇武而與麒麟。以馬援而不與雲臺。此殆有深意。唐則無之。○問唐太宗恭儉不若孝文。而功烈過之何耶。曰。三代而下。英主無出文帝。太宗止做得創業功臣。君德上可議處甚多。不止恭儉。文帝不是無功。但當守文時。故不以征伐顯耳。太宗只是削平盪定之功。而德在人心處少。○問漢七制。景

性理大全書卷之三
帝昭帝何爲不與。唐三宗宣宗武宗何爲不錄。願聞其說。曰。景帝天資刻薄。無人君之度。但以不失文帝之恭儉。故史人之辭稱曰文景。昭帝雖聰明早成。而享國不永。所以不在七制之數。唐三宗已不似漢。更添宣武何爲。

庸齋許氏曰。高祖天資本明。而將之以寬大。太宗識見固高。而將之以詳審。惟其寬大。故事爲常。暗與道合。而間失之踈。惟其詳審。故事爲每。關於念慮。而或過於密。

性理大全書卷之六十三

性理大全書卷之六十四

歷代六

五代

後唐明宗

致堂胡氏曰。明宗美善頗多。過舉亦不至甚。求於漢唐之間。蓋亦賢主也。其尤足稱者。內無聲色。外無遊畋。不任宦官。廢內藏庫。賞廉吏。治滅蠹。若輔相得賢。則其過舉當又損矣。其焚香祝天之言。發於誠心。天既厭亂。遂生聖人。用是觀之。天人交感之理。不可誣矣。

後周世宗



朱子曰。周世宗規模雖大。然性迫無甚寬大氣象。做好事亦做教顯顯地。都無些含蓄之意。亦是數短而然。○晉悼公幼年聰慧似周世宗。只是世宗却得太祖接續他做將去。雖不是一家人。以公天下言之。畢竟是得人接續。所做許多規模不枉却。且如周武帝一時也自做得好。只是後嗣便如此弱了。後來雖得一箇隋文帝。終是不甚濟事。○周世宗亦可謂有天下之量。纔見元稹均田圖。便慨然有意。○周世宗天資高於人才中。尋得箇王朴來用。不數年間做了許多事業。且如禮樂律曆等事。想見他都會得。故能用其說成其事。

馮道

程子曰。馮道更相數主。皆其讐也。安定以爲當五代之季。生民不至於肝腦塗地者。道有力焉。雖事讐無傷也。苟或佐曹操誅伐。而卒死於操。君實以爲東漢之衰。或與攸視天下無足與安劉氏者。惟操爲可依。故俯首從之。方是時。未知操有他志也。君子曰。在道爲不忠。在或爲不智。如以爲事固有輕重之權。吾方以天下爲心。未暇鄙人議已也。則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涑水司馬氏曰。忠臣不二君。賢女不二夫。策名委質。有死無二天之制也。彼馮道者。存則何心。以臨前代之民。死

則何面以見前代之君。自古人臣不忠。未有如此比者。然而尊官重祿。老以沒齒。何哉。夫爲國家者。明理義。獎忠良。褒義烈。誅姦回。以厲群臣。群臣猶愛死而忘其君。況相印將節。以寵叛臣。其不能永享天命宜矣。然庸愚之人。徃徃猶稱其智。蓋五代披攘。人主歲易。群臣失節。比踵於朝。因而譽之。欲以自釋。余恐後世以道所爲。爲合於理。君臣之道。將大壞矣。臣而不臣。雖云其智安所用哉。

宋

太祖

元城劉氏曰。太祖極好讀書。每夜於寢殿中看歷代史。或至夜分。但人不知。及口不言耳。至與大臣論事時。出一語。徃徃盡利害之實。又曰。太祖旣平孟蜀。而兩浙錢王入朝。群臣自趙普以下。爭欲留之。聖意不允。一日趙相拉晉王於後殿。奏事畢。晉王從容言錢王事。太祖曰。我平生不曾欺善怕惡。不容易留住這漢。候捉得河東薛王。令納土。於後數日。錢王陞辭。太祖封一軸文字與錢王。王曰。到杭州開之。錢王至杭。會其下。開視。乃滿朝臣僚乞留錢王表劄。君臣北面再拜謝恩。至太平興國四年。河東已平。乃令錢王納土。太祖此意何也。馬永卿對曰。此所

謂不欺善也。曰：此固然也。錢氏久據兩浙，李氏不能侵，藉使錢王納土，使大將鎮之，未必能用其民。須本朝兵去鎮服，又未必能守。兩浙必不敢附李氏。李氏既平，則兩浙安歸乎？此聖模之宏遠也。

或言太祖受命盡除五代弊法，用能易亂為治。朱子曰：不然。只是去其甚者，其他法令條目多仍其舊。大凡做事，底人多是先其大綱，其他節目可因則因。此方是英雄手段。○問：藝祖平定天下如破竹，而河東獨難取，何耶？以為兵強則一時政事所為皆有敗亡之勢，不知何故如此。曰：這却本是他家底。郭威乘其主幼而奪之，劉氏

遂據有并州。若使柴氏得天下，則劉氏必不服，所以太祖以書喻之，謂本與他無讐，而渠答云：不忍劉氏之不血食也。此其意可見矣。被他所直理順了，所以難取。

太宗 真宗 仁宗

朱子曰：太宗真宗之朝，可以有為而不為。太宗每日看太平廣記數卷，若能推此心去講學，那裏得來。不過寫字作詩，君臣之間，以此度日而已。真宗東封西祀，糜費巨萬計，不曾做得一事。仁宗有意於為治，不肯安於小成，要做極治之事，只是資質慈仁，却不甚通曉，用人驟進驟退，終不曾做得一事。然百姓戴之如父母，契丹初陵

中國後來却服仁宗之德也是慈仁之效緣他至誠惻怛故能動人如此

神宗

朱子曰神宗銳意為治用人便一向傾信他初用富鄭公甚傾信及論兵鄭公曰願陛下二十年不可道著用兵二字神宗只要做鄭公只要不做說不合後來傾信王介甫終是坐此病只管好用兵用得又不著費了無限財穀殺了無限人殘民蠹物之政皆從此起○神宗極聰明於天下事無不通曉真不世出之主只是頭頭做得不中節拍如王介甫為相亦是不世出之資只緣學

術不正當遂悞天下使神宗得一真儒而用之那裏得來此亦氣數使然天地生此人便有所偏了

欽宗

朱子曰欽宗勤儉慈仁出於天資當時親出詔答所論事理皆是但於臣下賢否邪正辨別不分明又無剛健勇決之操纔說著用兵便恐懼遂致播遷之禍言之使人痛心

孝宗

問或言孝宗於內殿置御屏書天下監司帥臣郡守姓名作揭貼于其上果否朱子曰有之孝宗是其次第英武

劉恭甫奏事便殿嘗見一馬在殿庭間不動疑之一日問王公明公明曰此刻木爲之者上萬機之暇即御之以習據鞍騎射故也○孝宗小年極鈍高宗一日出對廷臣云夜來不得睡或問何故云看小兒讀書念不得甚以爲憂某人進云帝王之學只要知興亡治亂初不在記誦上意方少解後來却恁地聰明

寧宗

寧宗即位踰月留揆以一二事忤旨特批逐之人方服其英斷朱子被召至上饒聞之有憂色曰人心易驕如此某方知可懼或問曰某人專恣當逐尙懼之有曰大

臣進退亦當存其體貌豈宜如此又問恐是廟堂諸公難其去故以此勸上逐之曰亦不可如此何不使其徒諭之以物論不佳恐丞相久勞機務或欲均佚俟其請去而後許之則善矣幼主新立豈可導之以輕逐大臣邪

向敏中 王隨

程子曰本朝向敏中號有度量至作相却與張齊賢爭取一妻爲其有十萬囊橐故也王隨亦有德行仁宗嘗稱王隨德行李淑文章至作相蕭端公欲得作三路運使及退隨語堂中人曰何不以溺自照面看做得三路運

使無。皆量所動也。今人何嘗不動。只得綾寫一卷便動。又干他身分甚事。

揚億

朱子曰。揚億工於織麗浮巧之文。已非知道者所爲。然資稟清介。立朝獻替。略有可觀。而釋子特以爲知道者。以其有八角磨盤之句耳。然既謂之知釋氏之道。則於死生之際。宜亦有過人者。而方丁謂之逐菜公也。以他事召億。至中書。億乃恐懼。至於便液俱下。面無人色。當此時也。八角磨盤果安在哉。

范仲淹

程子曰。張橫渠謂范文正才氣老成。

朱子曰。范文正傑出之才。○近得周益公書論呂范解仇事曰。初范公在朝。大臣多忌之。及爲開封府。文爲百官圖以獻。因指其遷進遲速次序曰。某爲超遷。某爲左遷。如是而爲公。如是而爲私。意頗在呂相。呂不樂。由是落職出知饒州。未幾呂亦罷相。後呂公再入。元昊方犯邊。乃以公經略西事。公亦樂爲之用。嘗奏記呂公云。相公有汾陽之心之德。仲淹無臨淮之才之力。後歐陽公爲范公神道碑。有懽然相得。戮力平賊之語。正謂是也。公之子堯夫。乃以爲不然。遂刊去此語。前書今集中亦不

載疑亦堯夫所刪。他如叢談所記說得更乖。某謂呂公方寸隱微雖未可測。然其補過之功使天下實被其賜。則有不可得而掩者。范公平日胸襟豁達毅然以天下國家爲己任。既爲呂公而出。豈復更有匿怨之意。况公嘗自謂平生無怨惡於一人。此言尤可驗。忠宣固是賢者。然其規模廣狹與乃翁不能無間。意謂前日旣排申公。今日若與之解仇。前後似不相應。故諱言之。却不知乃翁心事政不如此。○范文正公自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己任。無一事不理會過。一旦仁宗大用之。便做出許多事業。今則所謂負剛大之氣者。且先一筆勾斷。秤

停到第四五等人。器宇厭厭布列臺諫。如何得事成。故某向謂姓名未出。而內外已知其非天下第一流矣。○問范文正公振作士大夫之功爲多。不知使范公處韓公受顧命之時。處事亦能如韓公否。曰。看范公才氣亦須做得。又曰。祖宗以來名相如李文靖王文正諸公。只恁地善亦不得。至范文正時。便大厲名節。振作士氣。故振作士大夫之功爲多。

韓琦

程子嘗與韓公泛舟於潁湖。有屬吏求見韓公。公旣已見之。退而不悅。曰。謂其以職事來也。乃求薦舉耳。程

子曰。公爲州太守不能求之。顧使人求君乎。范公曰。子之固每若是也。夫今世之仕者求舉於其上。蓋常事耳。程子曰。是何言也。不有求者。則遺而不及知也。是以使之求之。歟。韓公無以語愧且悔者。久之。程子顧范公曰。韓公可謂服義矣。

朱子曰。韓魏公爲相。或謂公之德業無愧古人。但文章有所不逮。公曰。某爲相。歐陽永叔爲翰林學士。天下之文章莫大於是。○韓魏公作相。溫公在言路。凡事頗不以魏公爲然。魏公甚被他激撓。後來溫公作魏公祠堂記。却說得魏公事分明。見得魏公不可及處。溫公方心

服他。記中所載魏公之言曰。凡爲臣者盡力以事君。死生以之。顧事之是非何如耳。至於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成。遂輟不爲哉。公爲此言時。乃仁宗之末。英宗之初。蓋朝廷多故之時也。

南軒張氏曰。韓魏公登第時。唱名未終。太史奏五色雲見。未幾。色映殿庭。此不偶然。魏公後來果有大功於社稷。

司馬光

程子曰。司馬君實能受盡言。故與之言必盡。又曰。能受盡言。儘人迂逆。終不怒。便是好處。○君實之語。自謂如人參甘草。病未甚時。可用也。病甚。則非所能及。觀其自處。

必是有救之之術。○問司馬公辭副樞名冠一時。天下無賢不肖浩然歸重。呂申公亦以論新法不合罷歸。熙寧未取公起知河陽。先生以詩送行。復爲詩與溫公。蓋恐其以不出爲高也。及申公自河陽乞在京宮祠。神宗大喜。召登樞府。人以二公出處爲優劣。曰。呂公世臣。不得不歸見上。司馬公諱臣。不得不退處。

朱子曰。溫公可謂知仁勇。他那活國救世處。是其次第。其規模稍大。又有學問。其人嚴而正。

南軒張氏曰。司馬溫公改新法。或勸其防後患。使他人答之。必曰。苟利社稷。遑恤其他。只如此說。已自好。使其答之。亦不過如此。溫公乃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更不論一己利害。想其平日所養。故臨事發言。能如是中理。雖聖人不過如此說。近於終條理者矣。

呂公著

呂申公嘗薦處士常秩。秩既起。他日稍變其節。申公謂知人實難以語程子。且告之悔。程子曰。然。不可以是而懈好賢之心也。申公矍然謝之。

上蔡謝氏曰。申公寡言。在中書議事。衆人議畢。然後以一語去取之。人亦不能易其議。至於用人。於己分合。除得若干人。須教是當初自洛中上君道十篇。不止可用於

當時為君之道幾無出此

王安石

程子曰。介甫之言道。以文為耳矣。言道如此。已則不能然。是已與道二也。夫有道者。不矜於文學之門。啓口容聲。皆至德也。○或曰。未有大臣如介甫得君者。曰。介甫自知之。其求去。自表於上。曰。忠不足。取信。事事待於自明。使君臣之契果深。而有是言乎。○王介甫當初只是要行己志。恐天下有異同。故只去上心上把得定。他人不能搖。以是拒絕言路。進用柔佞之人。使之奉行新法。今則是他已去。不知今日却留下害事。

涑水司馬氏曰。介甫文章節義過人處甚多。但性不曉事。而喜遂非。致忠直踈遠。讒佞輻輳。敗壞百度。以至于此。龜山楊氏曰。神宗嘗問伯淳。王安石如何人。伯淳云。王安石博學多文。則有之。守約則未也。又嘗問是聖人否。伯淳云。詩稱周公。公孫碩膚。赤馬几几。聖人蓋如此。若安石剛褊自任。恐聖人不然。○荆公云。利者陰也。陰當隱伏。義者陽也。陽當宣著。此說源流發於董仲舒。然此正是王氏心術之蔽。觀其所為。雖名為義實為利。以此觀王氏之學。其治天下專講求法度。如彼脩身之潔。宜足以化民矣。然卒不逮王文正。呂晦叔。司馬君實諸人者。以

其所爲無誠意故也。明道嘗曰：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蓋深達乎此。

元城劉氏謂馬永卿曰：金陵有三不足之說，聞之乎？永卿曰：未聞。曰：金陵用事，同朝起而攻之，金陵闕衆論進言於上，曰：天變不足懼，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此三句，非獨爲趙氏禍，乃爲萬世禍也。司馬溫公嘗云：人主之勢，天下無能敵者，或有過舉，人臣欲回之，必思有大於此者，把攬庶幾可回也。天子者，天之子也。今天變，乃天怒也，必有災禍，或可回也。今乃教人主使不畏天變，不法祖宗，不恤人言，則何等事不可爲也。永卿曰：此言爲

萬世禍，或有術可以絕此言，使不傳於後世乎？曰：安可絕也。此言一出，天下人皆聞之，不若著論明辯之曰：此乃禍天下後世之言，雖聞之不可從也。譬如毒藥，不可絕，而神農與歷代名醫言之曰：此乃毒藥，如何形色，食之必殺人，故後人見而識之，必不食也。今乃絕之，不以告人，既不能絕，而人誤食之，死矣。

樂菴李氏曰：荆公長處甚多，亦不易得。方其執政時，豈有意壞亂天下，第所見有不到處。故溫公曰：介甫無他，但執拗爾。此言正中荆公之病，可謂公論。

或論荆公云：他當時不合於法度上理會。朱子曰：法度如

何不理會。只是他所理會。非三代法度耳。○問荆公節儉恬退。素行亦好。曰。他當時作此事。已不合中。如孔子於飲食衣服之間。亦豈務滅裂。他當初便只苟簡要似一苦行然。○問王介甫其心本欲救民。後來弄壞者。乃過誤致然。曰。不然。正如醫者治病。其心豈不欲活人。却將砒霜與人喫。及病者死。却云我心本欲抹其病。死非我之罪。可乎。介甫之心固欲抹人。然其術足以殺人。豈可謂非其罪。

南軒張氏曰。王介甫執拗。只是不曉事。若是曉事。言有當于吾心者。當幡然而改矣。

范純仁

程子曰。范公堯夫之寬大也。昔余過成都。公時攝帥。有言公於朝者。朝廷遣中使降香峨眉。實察之也。公一日訪予。款語。予問曰。聞中使在此。公何暇也。公曰。不爾則拘束已而中使果怒。以鞭傷傳言者耳。屬官喜謂公曰。此一事足以塞其謗。請聞於朝。公既不折言者之為非。又不奏中使之過。其有量如此。

鄒浩

或曰。鄒浩以極諫得罪。世疑其賣直也。程子曰。君子之於人。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

曾肇

龜山楊氏曰。曾子開不以顏色語言假借人。其慎重爲得大臣之體。於今可以庶幾前輩風流者。惟此一人耳。

宗澤 李綱

朱子曰。宗澤守京城。治兵禦戎。以圖恢復之計。無所不至。上表乞回鑾數十表。乞不南幸。乞脩二聖宮殿。論不割地。其所建論。所謀畫。是非利害。昭然可觀。觀其勢駸駸乎中興之基矣。耿南仲沮之於南京時。使不歸京城。汪黃沮之淮甸時。動相掣肘。使不得一有所爲。惟天下之義。莫大於君臣。其所以纏綿固結而不可解。

者是皆生於人心之本然。而非有所待於外也。然而世衰俗薄。學廢不講。則雖其中心之所固有。亦且淪胥陷溺。而爲全軀保妻子之計。以後其君者。往往接迹於當世。有能奮然拔起於其間。如李公之爲人。知有君父。而不知有其身。知天下之有安危。而不知其身之有禍福。雖以讒間竄斥。屢瀕九死。而其愛君憂國之志。終有不可得而奪者。是亦可謂一世之偉人矣。

汪伯彥 黃潛善

朱子曰。舜舉十六相。誅四凶。如此方恰好。兩邊方停勻。後世都不然。惟小人得志耳。方天下無事之時。則端人正

士行義謹飭之士爲小人排擯不能一日安于朝廷遷竄貶謫及擾攘多故之秋所謂忠臣義士者犯水火蹈白刃以捐其軀而小人者平世固是他享富貴及亂世亦是他獨寬縱橫顛倒無非是他得志之日君子者常不幸而小人者常幸也如汪黃在高宗初年爲宰相後來竄廣中正中原多故之日却是好好送他去廣中避盜及事稍定依舊取他出來爲官高宗初啓中興而此等人爲宰相如何有恢復之望在維揚時番人兵矢簇在胸前了他猶自不管世間有此愚人

趙鼎

或問中興賢相皆推趙忠簡公如何朱子曰看他以做來做去亦只是王茂洪規模當時廟論大槩亦主和議使當國久未必不出於和但就和上却須有些計較如歲幣稱呼疆土之類不至一一聽命如秦會之樣草草地和了後來秦沒意智乃以不合沮撓和議爲詞貶之却十分送箇好題目與他問趙好處何如曰意思好又孜孜汲引善類但其行事亦有不強人意處○趙丞相中興名臣一人而已然當時不滿人意處亦多且如好伊洛之學又不大段理會得故皆爲人以是欺之○沈公雅言趙丞相鎮靜德量之懿而諳練事機則恐於秦公不逮

張子恭以爲不然。且曰：燾在都司日，忠簡爲相，有建議者，公必計曰：如是則利在上而害在民，如是則害在上而利在民。今須如此行，則利澤均而公私便。至秦公則僚屬凡有關白，默無一語，而屬諸吏事出，則皆吏輩所爲，而非復前日之所擬。

或問趙忠簡公南軒張氏曰：人品甚高，如元祐黨籍至忠簡始除。○五峯云：過江來，如趙丞相，做得五分宰相，若充之以學，須做成十分。

洪皓

西山真氏曰：蘇武之還自匈奴也，詔拜爲典屬國，賜錢二

百萬緡，田宅副焉。洪忠宣公之節，亡媿蘇武，而高宗皇帝之所以寵錫者，有過漢庭。其褒表忠義，皆可爲後世法。然武不幸見抑於霍光，公亦不幸逢怒於秦檜。武之見抑，不過不爲公卿爾，而公方違陰山之北，復貶瘴海之南，是公之不幸，視子卿爲甚，而檜之罪，又浮於博陸也。

張浚 張俊 韓世忠 劉光世 岳飛

朱子曰：張魏公材力雖不逮，而忠義之心，雖婦人孺子亦皆知之。故當時天下之人，惟恐其不得用。○張魏公不與人共事，有自爲之意也。是當時可共事之人，少然亦

不可如此。天下事未有不與人共而能濟者。○問如張韓劉岳之徒富貴已極如何責他死了宜其不可用。若論數將之才則岳飛爲勝然飛亦橫只是他猶欲向前廝殺曰便是如此有才者又有些毛病然亦上面人不能駕馭他若撞著周世宗趙太祖那裏怕他駕馭起皆是名將緣上之舉措無以服其心所謂得罪於巨室者也。又問劉光世本無能然却軍心向他其裨將亦多可用者。張魏公撫師淮上督劉光世進軍。是時虜人正大舉入寇光世恐懼遂背後懇趙忠簡。是時趙爲相折彥質爲樞密折助之請樞密院遂命劉光世退軍。魏公聞

之大怒遂趕回劉光世約束云如一八一馬渡江者皆斬。光世遂不敢渡江便回淮上樞府一面令退軍而宣撫令進軍淮上然終退怯。魏公既還朝遂力言光世巽懦不堪用罷之而命呂安老董其軍。及安老爲瓊等所殺降劉豫。魏公由是得罪而趙忠簡復相。趙旣相遂復舉劉光世爲將都弄成私意。魏公已自罷得劉光世好了。雖呂安老敗事然復舉能者而任之亦足矣。何必須光世哉。此皆趙之私意以其觀之必竟魏公去得光世是而趙所爲非豈有虜人方入你却欲掉了去一邊令進軍一邊令退軍如何作事。因言諸將驕橫張與韓較

與高宗密故二人得全。岳飛較踈。高宗又忌之。遂爲秦所誅。而韓世忠破膽矣。只有韓世忠在大儀鎮。箝殺得虜人一陣好。高宗初遣魏良臣往虜中講和。令韓世忠退師渡江。韓聞魏將至。知其欲講和也。遂留之。云某方在此措置得略好。正抵當得虜人住。大功垂成。而主上乃令追還。何也。魏云。主上方與大金講和。以息兩國之民。恐邊將生事。敗盟。故欲召公還。慎勿違上意。韓再三嘆息。以爲可惜。又云。旣上意如此。只得抽軍歸耳。遂命士卒束裝。即日爲歸計。魏遂渡淮。兀不問以韓世忠已還否。魏答以某來時。韓世忠正治壘行。即日起離矣。兀

亦再三審之。知其然。遂稍弛備。世忠乘其懈。回軍奮擊之。兀亦大敗。魏良臣惶恐無地。再三哀云。實見韓將回。不知其結已。乃得免。

岳飛恃才不自晦。郭子儀晚節保身甚闕。葺然當緊要處。又不然。單騎見虜。是也。飛作副樞。便直是要去做。張韓知其謀。便只依違。然便不做。亦不免。直是忠勇故也。

秦檜

或問胡文定公與秦丞相厚善之故。朱子曰。秦會之嘗爲密教。翟公巽時知密州。薦試宏詞。游定夫過密。與之同飯。于翟奇之後。康侯問人才於定夫。首以會之爲對。云

其人類荀文若。又云無事不會京城破虜。欲立張邦昌執政而下無敢有異議。惟會之抗疏以爲不可。康侯亦義其所爲。力言於張德遠諸公之前。後會之自海上歸。與聞國政。康侯屬望尤切。嘗有書疏往來。講論國政。康侯有詞掖講筵之召。則會之薦也。然其雅意堅不欲就。是必已窺見其微隱有難處者。故以老病辭。後來會之做出大疏。脫則康侯已謝世矣。定夫之後。及康侯諸子會之皆擢用之。又曰。此老當國。却留意故家子弟。往往被他牢籠出去。多墜家聲。獨胡明仲兄弟。却有樹立終是不歸附他。嘗問和仲先世遺文。因曰。先公議論好。但只是行

不得。和仲曰。聞之先人。所以謂之好議論。政以其可以措諸行事。何故却行不得。答曰。公不知。便是六經也有說得行不得處。此是這老子由中之言。看來聖賢說話。他只將做一件好底物事。安頓在那裏。又曰。此老千鬼百怪。如不樂這人。貶竄將去。却與他通愆。懃不絕一日。忽招和仲飯。意極拳拳。比其還家。則臺章已下。又送白金爲贖。如欲論去之人。章疏多是自爲。以授言者。做得甚好。傅安道諸公往往認得。如見彈。洪慶善章曰。此秦老筆也。○秦老倡和議。以誤國。挾虜勢。以邀君。終使彝倫斁壞。遺親後君。此其罪之大者。至於戮及元老。賊害

忠良攘人之功以爲己有又不與也

胡銓

南軒張氏語門人曰。胡澹庵大節極好。曾見其諫書否。門人對曰。見之。曰。雖與日月爭光可也。

張九成 李椿

朱子曰。張子韶人物甚偉。高廟時。除講筵。嘗有所奏陳。上云。朕只是一箇至誠。張奏云。陛下對群臣時如此。退居禁中時不知如何。云亦只是箇誠。又問對宮嬪時如何。上方經營答語間。張便奏云。只此便是不誠。蓋高宗容諫。故臣下得以盡言。

直敷文閣李公椿莊重簡淡。巖然有守。泊然無欲。喜怒不形見於色。故人不可得而親疎。而中夷易平直。廉不近名。介不絕物。應事存心。悉主於厚。平生未嘗失節於於權倖。然非有意以矯厲爲高也。

總論

程子曰。熙寧中洛陽以清德爲朝廷尊禮者。大臣曰富韓公。侍從曰司馬溫公。呂申公。位卿監以清德早退者。十餘人。好學樂善有行義者。幾二十人。邵先生隱居謝聘。皆相從。忠厚之風聞於天下。里中後生皆知畏廉恥。欲行一事必曰無爲不善。恐司馬端明邵先生知。○嘗觀

性理大全書卷之六十四
自三代而下。本朝有超越古今者五事。如百年無內亂。四聖百年受命之日。市不易肆。百年未嘗誅殺大臣。至誠以待夷狄。此皆大抵以忠厚廉耻爲之綱紀。故能如此。蓋睿主開基規模自別。

武夷胡氏曰。自熙寧元祐靖國間。事變屢更。當其時。固有名蓋天下。致位廟堂。得行所學者。然夷考其事。猶有憾焉。如張天祺朱光揆等。可謂奮不顧身。盡忠許國。而議論亦多過矣。乃知理未易窮。義未易精。言未易知。心未易盡。聖賢事業未易到也。

臨川吳氏曰。韓司徒張文成侯。漢丞相諸葛忠武侯。唐司空狄文惠公。宋參知政事范文正公。四人之功業不盡同。而其爲百代殊絕之人物則一。文成身事漢。而心在報韓仇。文惠身事周。而心在復唐祚。常人莫能測知。卒克遂其志。故邵子稱其忠且智焉。忠武扶漢於末造。文正佐宋於盛際。器局公平。廣大設施精審。詳密心事。如青天白日。遘時雖異。易地則皆然。故朱子稱其磊磊落落。無纖芥之可疑也。

性理大全書卷之六十五

君道

程子曰君道以至誠仁愛為本又曰大要以正心窒欲求

賢育材為先又曰人主當防未萌之欲○君道以人心

悅服為本○君道稽古正學明善惡之歸辨忠邪之分

兢兢趨道之至正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矣夫義理不

先定則多聽而易惑志意不先定則守善而或移必也

以聖人之訓為先當從以先王之治為必可法不為後

世駁雜之政所牽滯不為流俗因循之論所遷改信道

極於篤自知極於明去邪勿疑任賢勿貳必期致治如



三代之隆而後已也。然患常生於忽微而志亦戒乎漸習。故古之人君雖從容燕閒必有誦訓箴諫左右前後罔匪正人。輔成德業。誠能尊禮老成訪求儒學之士不必勞以官職俾日親便坐講論道義又博延俊彥陪侍法從朝夕延見講磨治體則睿智益明王猷允塞矣。○人君欲附天下當顯明其道誠意以待物恕己以及人發政施仁使四海蒙其惠澤可也。若乃慕其小惠違道干譽欲致天下之親己則其道狹矣。○古之聖王所以能化姦宄爲善良綏仇敵爲臣子者由弗之絕也。苟無含弘之道而與己異者一以棄絕之不幾於棄天下以

離君子乎。故聖人無棄物王者重絕人

涑水司馬氏曰。夫道者萬世無弊。夏商周之子孫苟能常守禹湯文武之法何衰亂之有乎。故武王克商曰乃反商政。政由舊然則雖周室亦用商之舊政也。書曰無作聰明亂舊章。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然則祖宗舊法何可廢也。

元城劉氏曰。書稱堯之德曰稽于衆舍己從人舜戒其臣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伊尹之告太甲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傳說之復于高宗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然則古

之聰明睿智之君所以能大過於人者未有不以求諫為先務也○昔之聖人深居九重以謂竭其聰明猶不足以盡天下之聞見遂以耳目之任付之臺諫之官而臺諫之論每以天下公議為主公議之所是臺諫必是之公議之所非臺諫必非之人君所以不出戶庭而四海九州之遠物無遁情者用此道也

龜山楊氏曰人君所以御其臣只有一箇名分不可易名分既正上下自定雖有幼冲之主在上而臣下不亂若以智籠臣下智有時乎困則彼不為用矣○問或謂人主之權當自主持是否曰不為臣下奪其威柄此固是

也書稱湯曰用人惟己而孟子亦曰見賢焉然後用之則人君之權豈可為人所分然孟子之論用人去人殺人雖不聽左右諸大夫之毀譽亦不聽國人之公因國人之公是非吾從而察之必有見焉而後行如此則權常在我矣若初無所見姑信己意為之亦必終為人所惑不能固執矣

上蔡謝氏曰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有內聖之德必有外王之業其所以存心一言以蔽之曰公而已

華陽范氏曰人君以一人之身而御四海之廣應萬務之衆苟不以至誠與賢而役其獨智以先天下則耳目心

志之所及者其能幾何。是故人君必清心以涖之。虛已以待之。如鑑之明。如水之止。則物至而不能罔矣。夫權衡設而不可欺。以輕重者。唯其平也。繩墨設而不可欺。以曲直者。唯其正也。我以其正。彼以其邪。我以其真。彼以其僞。何患乎邪之不察。佞之不辨。一爲不誠。則心且蔽矣。邪正何能辨乎。是故鑑垢則物不能察也。水動則形不能見也。已不明故也。且待物以誠。猶恐其不動也。況不誠而能動物乎。○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朝廷者四方之極也。非至公無以絕天下之私。非至正無以止天下之邪。人君一不正其心。則無以正萬事。苟以術御

下。是自行詐也。何以禁臣下之欺乎。是以術行而欺愈多。智用而心愈勞。蓋以詐勝詐。未有能相一者也。禮曰。王中心無爲也。以守至正。夫惟正不可得而欺。欺則不容於誅矣。豈不約而易守哉。○鼂錯有言。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故自親事。此本刑名之言也。豈足以知帝王之道哉。然而後世或稽其說。以誑人主。至使爲上者行有司之事。宰相失職。天下不治。由其臣不學之過也。夫人主任一相。一相舉賢材。賢者各引其類。豈不易而有成功乎。是故上不可代其下。下不可勤其上。若爲上而親有司之事。豈獨治天下不可爲也。一縣亦不可爲也。

奚獨一縣也。一家亦不可爲也。

武夷胡氏曰。君遇臣下。恩禮雖一。而崇高嚴格常行於介胄爪牙之夫。以折其驕悍。難使之氣。柔遜謙屈必施於林壑退藏之士。以礪其廉靖無求之節。乃能駕馭人才。表正風俗。威有所當加。勢有所可屈。加於所當加以立威。則強。屈於所可屈以忘勢。則昌。

致堂胡氏曰。夫以違拂對順從。則有恭與不恭之似。以恣肆對儆戒。則有樂與不樂之殊。惟聰明睿智之君。則知違拂之爲恭。而順從之爲大不恭也。知儆戒之可樂。而恣肆之有大不樂也。

五峯胡氏曰。人皆生於父。父道本乎天。謂人皆天之子。可乎。曰。不可。天道至大至正者也。王者至大至正。奉行天道。乃可謂之天之子也。○養天下而享天下之謂君。先天下而後天下之謂君。反是者。有國危。國有天下危。天下。○人君不可不知乾道。不知乾道。是不知君道也。君道如何。曰。天行健。人君不可頃刻忘其君天下之心也。如天之行。一息或不繼。則天道壞矣。○天下有三大。大本也。大幾也。大法也。大本。一心也。大幾。萬變也。大法。三綱也。有大本然後可以有天下。見大幾然後可以取天下。行大法然後可以理天下。是故君克以天下自任。則

皇天上帝畀付以天下矣。君以從上列聖之盛德大業自期。則天下仁人爭輔之矣。君以保養天下爲事而不自奉養。則天下黎民趨戴之矣。上得天心中得聖賢心。下得兆民心。夫是之謂一心。心一天下一矣。天下之變無窮也。其大幾有四。一曰救弊之幾。二曰用人之幾。三曰應敵之幾。四曰行師之幾。幾之來也變動不測。莫可先圖。必寂然不動。然後能應也。其大法有三。一曰君臣之法。二曰父子之法。三曰夫婦之法。夫婦有法。然後家道正。父子有法。然後人道久。君臣有法。然後天地泰。天地泰者。禮樂之所以興也。禮樂興。然後賞罰中。而庶民

安矣。○人君盡下則聰明開。而萬里之遠親於衽席。偏信則昏亂。而父子夫婦之間有遠於萬里者矣。人君欲救偏信之禍。莫先於窮理。莫要於寡欲。窮理寡欲。交相發者矣。○天下有二難。以道義服人難。難在我也。以勢力服人難。難在人也。由道義而不舍禁勢力而不行。則人心服而天下安。○易詩春秋者。聖人之道也。聖人之道若何。曰。聖人者。以一人理億兆人之德性。息其爭奪。遂其生養者也。○天下之臣有三。有好功名而輕爵祿之臣。是人也。名得功成而止矣。有貪爵祿而昧功名之臣。是人也。必忘其性命矣。鮮不及哉。有由道義而行之

臣是人也。爵祿功名得之不以爲重，失之不以爲輕。顧吾道義如何耳。君天下，臨百官，是三臣者雜然並進爲人君者，烏乎知而進退之？孟子曰：君仁莫不仁。○義理群生之性也。義行而理明，則群生歸仰矣。敬愛兆民之心也。敬立而愛施，則人心誠敬矣。感應鬼神之情性也。誠則能動，而鬼神來格矣。

豫章羅氏曰：祖宗法度不可廢，德澤不可恃。廢法度則變亂之事起，恃德澤則驕佚之心生。自古德澤最厚，莫若堯舜。向使子孫可恃，則堯舜必傳其子。至於法度則莫若周家之最明。向使子孫世守，則歷年至今猶存可也。

○人君納諫之本，先於虛己。禹拜昌言，故能納諫。德宗強明自任，必能拒諫。

朱子曰：天下之紀綱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紀綱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閉塞私邪之路，然後乃可得而正。○天子至尊無上，其居處則內有六寢六官，外有三朝五門，其嬪御侍衛飲食衣服貨賄之官皆領於冢宰，其冕弁車旗宗祝巫史卜筮瞽侑之官皆領於宗伯，有師以道之教訓，有傅以傳其德義，有保以保其身體，有師氏以媿詔之，有保氏以諫其惡。前